

姜是老的辣，年轻气盛的人就怕来软的。

他的气消了，扭头便走。

“晁小友，你不把那七位仁兄带走吗？”冷剑在他后面叫道：“葛天龙把这烂摊子丢下来，老朽实在收拾不了，你就饶了他们吧！”

“不能饶。”他转身说道：“他们死不了，痛苦九日之后，经脉自会复原，但气机变异，内功的根基毁定了。”

“这……”

“叫他们去找葛天龙父子，前辈根本不需要铁肩担这份道义，除非北校场袭击是前辈所授意的。”

“可是……”

“有件事请教，请前辈据实相告。”

“老朽知无不言。”

“前辈与妙手空空交情如何？”

“同道而已。同仇敌忾，奔走的事由他负责。”

“前辈抵达武昌，可曾与妙手空空见过面吗？在下是指尊夫人咸宁道发生事故之前。”

“愚夫妇到达的当天，还是他至码头接船的，订下的宾阳客店，也是他经手。之后他的事忙……”

“该死的！”晁凌风突然咒骂。

“老弟怎么啦？”冷剑一怔。

“哼！尊夫人遇险，假使妙手空空恰在一旁，他会坐视吗？”

“当然不会。”

“那就怪了。”

“有何可怪？”

晁凌风哼了一声，将那天所发生的事故一一说了，直说到干预九天玄女掳劫白鲤公冶胜宇一段经过。

“西雨获得尊夫人南行的消息，据说是从一个自称马斌的人获得的。”晁凌风最后说道：“妙手空空知道是我戏弄飞天蜈蚣，可知他早已潜伏在凉亭附近了，而他自始至终，不现身与尊夫人相见，未免太违常情。前辈，在下知道在下屡遇风险的原因了，以为内情复杂，原来如此简单。诸位的处境相当险恶，得好好打算了。在下不想与你们这些人勾心斗角，你们好自为之。”

声落人动。三两闪便消失在屋顶。

“老弟请留步……”冷剑急叫。

夜空寂寂。晁凌风早已去远。

厅中气氛沉重，十二个人你看我我看着我，惊怒的表情，挂在每个人的脸上

“我十分相信晁小哥的话。”冷剑的妻子女飞卫咬着银牙说：“飞天蜈蚣在要发射蜈蚣毒镖的刹那间，突然摔倒跌了个手脚朝天是事实。当时我只感到奇怪而没留意是何缘故，现在想起来的确不合情理。柏大空躲在亭后，他

到底在打什么主意？”

“还有，我们在街上碰上刺客的事，也是在见过柏大空之后才发生的。当时葛天龙在场，他说他老爹没来，现在却来了。”夜游神眼中有了杀气，说道：“景老哥，我们真的要小心了。”

“咱们被人摆了一道。”定一刀徐二庄主气得拍桌子跳起来道：“这口蜜腹剑的混帐东西！”

“咱们离开吧！恐怕真的要被人埋葬在此地呢！”紫霄散仙苦笑道：“知人知面不知心。我有勇气面对最凶残的敌人，可不愿被朋友在背后捅一刀。”

“咱们这时如果走了，何以向同道交代？”冷剑冷冷一笑道：“有人就希望咱们悄悄溜之大吉。”

“景施主的意思……”

“等待。”冷剑斩钉截铁地说。

“等死？”紫霄散仙说话毫无忌讳。

“不见得。”

“哪……”

“咱们不走，希望咱们走的人是不会甘心的。”

“不错。”

“就会有人不择手段，用尽千方百计送咱们上西天。以便任所欲为。”

“那是一定的。”

“咱们不是坐以待毙的人，就让他们来吧！对付这些玩弄阴谋诡计的无耻之徒，咱们实在没有和他们堂堂正正周旋的必要。”

“哦！贫道明白了。”

“明白就好，咱们已经知道他们的阴谋，凶险便已减掉三成。我担心的是，郝谷主可能已经知道了一些风声，或许会趁火打劫，咱们内外交煎，情势殆危。”

“我愿意冒这趟风险，与景老哥共进退。”夜游神坚决地表明态度道：“除死无大难，没有什么好怕的。”

“谋而后动，咱们先冷静下来，明日再好好商量。”冷剑毫不激动道：“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想不到敌人会帮助我们揭发奸谋，而图谋的人却是最好的朋友，真是令人寒心！”

次日，店伙们发觉这几位武林领袖人物，神情似乎比往昔轻松得多，紧张的气氛似已一扫而空。

晁凌风确是厌倦于和这些风云人物勾心斗角，决定不再理会这些无谓的仇怨。

他发觉自己无端地卷入这场纠纷，成了那些人利用的对象，简直是岂有此理，再不及早抽身，后患无穷。

报复的念头，一念之间，他便不放在心上了。

一早，他出现在文昌门码头，手中提着行囊包裹，剑他已经丢掉了。

他自己知道，像他这种人，手中有没有刀剑都是一样，带了刀剑反而是累赘。

文昌门码头，可以雇得到上行的小型长程船只，乘大船必须到平湖门设法找船行。

两个码头中人领着他，登上一只小客船。

“这位是罗船主，船籍在岳州府。”一位中人替他引见道：“昨天刚将旅客送抵府城，正好赚几文外快。罗船主，这位晁公子要雇船上航。”

“请诸位进舱里奉茶。”罗船主布满风霜的朴实面孔堆满笑意，肃客入舱。

“你们谈。”中人含笑拒绝说道：“我和李兄弟要到郑三爷处听候差遣，听说事情相当急迫。”

两个中人已匆匆走了，晁凌风上了舱面。

“郑三爷，是不是这段码头的管事？”他信口问。

“是的，晁爷。”罗船主信口答道：“不怕官，只怕管；吃这门饭，就得听这些人管。晁爷要到岳州？多少人？何时……”

晁凌风有点后悔，他不该向那两个中人通了姓。

所谓管事，正是青龙帮在码头的混混，只要两个中人与郑三爷一照面，他的行踪就会暴露了。

“我一个人，马上走。”他说：“船资多少？”

“哎呀！晁爷，可不能说走就走呢！得到市泊司去办手续，得缴纳规费……”

“我要马上走，给你一百两银子……”

“老天爷！你给我一千两银子我也不敢，被衙门查出来，不但要吊销船籍，还得罚款打屁股。”罗船主叫起苦道：“我尽量赶办手续，约摸午后就可启碇。急不得的，晁爷。船资嘛！我也不敢多要，四十两银子就够了，六天才到岳州。”

“哼！正正当正的走，十两银子就够了。”他的心中焦躁，显然走不了啦！他怎能逼这些奉公守法的人犯法？

“晁爷，不瞒你说……”

“你到底接不接受？”

“抱歉，小的有家有小……”

他将一两碎银放在舱板上，向跳板走。

“打扰了，我另外找敢接受的船。”他一面说，一面登上码头。

每个人生活的圈子，有一定的范围和规律、门槛，进了这圈子，你就得遵守这些规律和范围的约束。

如果不懂门槛，很可能处处碰钉子，寸步难行。

晁凌风不懂门槛，没摸到门路，又硬不起心肠冒充江湖好汉，门都没有。

一咬牙，他舍舟就陆，乖乖走咸宁道，从何处来，仍向何处去。

他却不知，有不少船只，正沿江上航，搜寻上航的小型孤舟，查询他的下落。

青龙帮的人以为他另雇船只走了，所以随后追寻。

乘船到岳州是上航，脚程快的人其实走陆路要快些，晁凌风真不该去找船打草惊蛇。

青龙帮已经受到妙手空空那些人控制了，白道黑道相结合，他们的力量也因此增强了三倍。

结合江湖所有力量而成为一，这是古往今来所有野心家追求的目标。

冷剑不想与黑道人士走得太近，可知他是个胸无大志的，自以为超然的武林侠义人士，这是他的致命伤。

妙手空空走的是相反路线，广结天下朋友，黑、白、侠义、邪魔、甚至绿林，都是他的朋友。

青龙帮和太极堂都是黑道，在大江南北颇有实力，能控制一帮一堂，等于是掌握了精华地区的活动势力范围。

妙手空空花了三年时间在这里准备，冷剑这个一板一眼的人怎知其中秘辛？

假使不是夜游神陆光消息灵通，这位只知在荆门山庄安居纳福的宇内五大高手第一人，还不知道天绝谷的人在武昌秘密活动呢！

晁凌风的消息更不灵通，有飞燕杨姑娘在身边时，随时可以供给他最新的消息，目下杨姑娘不在，他只找些自己所需要的消息，不及其他。

因此，他对青龙帮为何突然成了妙手空空的人，大惑不解。

太极堂为何突然销声匿迹，他也是毫无所悉，也懒得打听，这又不关显凌风的事。

事不关己不劳心，他毕竟经验还不够，缺乏江湖人的机警与才干，做什么事只以牵涉到与自己有关的事才着手，不知道多方探索求证。

已牌末，他已经远离府城二十里以上。这里是江夏地境，上次他护送白鲤公冶胜宇返城，走的就是这条路。

远出二十余里，目光无意中落在路右的一座小树林，远在三里外，他看到刀剑的闪光，心中一动，闪入路旁的桑园。

他藏妥了包裹，悄然急走。

远远地，便听到几声叱喝，以及清越的金铁震鸣。

但等他进入树林，便知道来晚了些，打打杀杀的事已经结束了，附近看不见人，仅留下打斗的遗痕，草木摧折的情景一目了然。

没什么好看的了，但晁凌风却心中怀疑，背着双手，信步往里走，沿途察看地面的足迹。

前面出现一座位于林空的茅屋，四周沉寂鬼影俱无，茅屋柴门紧闭，大白天怎么门关得紧紧地。

好静，他突然感到体内升起一股凉气。

茅屋本身似乎有一股阴森的气氛流露，附近的树木也同样阴森。

他感觉出看不见的凶险，凶险就潜隐在四周。

身形一晃，他前掠三丈，好快，有如鬼魅幻形。

“且慢……”娇喝声同时到达。

飒飒剑气徐消，四周阴森寂静的气氛陡然消失。

他已转身回望，身形乍现便已转过身来了。

一个面貌威猛的中年人，站在他先前所站的地方，收回的剑仍发出隐隐的震吟。

显然，这位仁兄悄悄地向他的背部，以奇快的身法扑上，出剑攻击他的背部，一剑落空。

看光景，这一剑偷袭，决不可能因那一声娇喝而收招，招落空之时，娇喝才传到了而已！

假使他慢了一刹那，保证这一剑贯体透胸。

“咦！”

惊讶的叫声乍起，是两个人的惊叫声。

电射而来的人，是穿劲装的公冶纤纤。

那一声且慢的娇喝，毫无疑问是出于这位骄傲的姑娘口中。

他身形转过，中年人与公冶纤纤当然是已看清了他的面貌，所以他们同时发出了惊呼声。

“好霸道的一招穿针引线。”他极感不悦，刚才的一剑确是太阴毒了：“你老爹教你的偷袭手段十分到家。”

中年人怪眼一翻，剑重新举起了。

公冶纤纤身形垫止，伸手阻止中年人欺进。

“怎么你也在这里？”公冶纤纤讶然问道：“晁爷，难道说，你是真的在帮助太极堂吗？”

左面不远处两株大树后，出现了姑娘的奶母孙大娘，剑随肘后徐徐接近，眼神极不友善。

“据在下所知，太极堂有不少人归顺了贵帮。”晁凌风冷冷地说：“太极堂已经名存实亡，就算在下想帮助他们，也找不到人拉线了。”

“这里就是太极堂的秘站，阁下，你不要假撇清了。”中年人沉声说道：“阁下不像个有担当的人，事实俱在，能掩饰得了吗？”

他哼了一声，扭头瞥了寂静的茅屋一眼。

“晁爷。”公冶纤纤不安的神情中，夹杂着不满的神色：“是真的吗？”

“我说不是真的，你相信吗？”他不想多加解释。

“这……”

“你当然不会相信，你们三个人的神色已经够明显了，贵帮吞并了太极堂……”

“敝帮并没有吞并太极堂，而是柏大侠的人，查出三江船行下毒杀人案，确是太极堂的人所为，是副堂主金狮的一位手下所做的好事。真相大白之后，太极堂的一些人，不齿该堂的所为，为表白自己不曾参与这天人共愤的阴谋，所以转投敝帮以明清白。”

“哦！真的？”他颇感意外说道：“凶手呢？”

“叫黑煞星金坤，已被擒获交由柏大侠囚禁，招出冉堂主的儿子冉世纶是主谋。上次九天玄女劫持我二哥，确是奉冉世纶的指示行事，用意是掩饰血案的转移注意力的手段。晁爷如果不帮助太极堂，那……那来此有何贵干？冉世纶带了几个死党，躲在茅屋里利用暗器死守待援……”

“他就是援兵。”中年人毫不客气声色俱厉说道：“谁敢保证上次九天玄女劫持二少帮主的阴谋，没有这位姓晁的一份？他故意解救二少帮主，掩饰罪行的阴谋确实是相当的高明了！”

晁凌风大感吃惊，楞住了。

本来，太极堂的确是涉嫌甚重，晁凌风信任金狮的保证，没想到真是太极堂所为。

可是，他所获得的线索，却又在表明与太极堂无关。他浪费了多日工夫，原来一开始就找错了方向。

他不理会中年人的严重诬赖。转身向茅屋走去。

“站住！你想走？”中年人沉叱。

“在下要问问冉世纶。”他脚下没停。

“你想与那个混帐东西会合？哼：”

“在下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多方面求证，单方面的认罪并不可靠……”晁凌风身后剑气压体，中年人又重施故技，闪电似地扑上偷袭，剑化

匹练疾射他的背心。

这次，公冶纤纤竟然不加阻止。

剑尖眼看入体，中年人狂喜地前扑。

他身形疾扭，剑挟风雷几乎贴背而过，一剑落空。

“噗”一声响，他一掌反劈在中年人的右耳门上，顺势一抓，将狂冲而来的中年人拖倒，一脚踏住了背心。

“哎呀……”公冶纤纤惊呼，疾抢而至。

他迅疾地夺过中年人的剑，一脚将已经昏迷的中年人踢开。

“你最好不要用天痴八式向在下递剑。”他剑向前伸说道：“在我还没查出确证之前，任何人阻扰我的调查，必须先想想后果。”

“无礼！”一旁的孙大娘怒叱，一闪而至，剑出风雷骤发，涌出夺目的无数光华。

“铮铮！”

两声暴震，火星飞溅，孙大娘飞退丈外，脸上变了颜色。

他哼了一声，丢掉剑大踏步向茅屋走去，伸手推门，门应手而开。

三进的茅屋，鬼影俱无。

公冶纤纤和奶娘正在救醒中年人，突然发觉晁凌风就站在身旁，吃了一惊，弄清他是怎么接近的。

“这人是柏大空的人吗？”晁凌风指指中年人间。

“他是敝帮九江分舵的舵主，翻江鼈吴胜。”公冶纤纤戒备地说。

“劳驾姑娘转告柏大空，在下要那个叫黑煞星金坤的人。”

“本姑娘管不了柏大侠的事，他目下正准备向天绝谷主魏战，无暇兼顾其他事务。”公冶纤纤态度转硬了。

“好，我会自己去找他的。”他冷冷一笑，大踏步扬长而去，走的却是回头路。

“大娘，不可……”公冶纤纤叫住了要扑上的奶娘说道：“茅屋没有人，不能指证他就是来帮助太极堂的人，不宜与他冲突，师出无名。”

在宾阳客店的贵宾花厅中，青龙帮的总舵令主八极灵官神气极了。

以往他在冷剑这种高手名宿面前，哪配平起干坐？

真得感谢柏大空把他捧上了江湖名流之林，目下他是柏大空的得力臂膀，事实上已取代帮主的地位。

“景大侠，不是柏大侠的意思，而是江湖同道们的意思。”八极灵官毫不掩饰自己的得意说道：“江湖同道们不想真的三刀六眼玩命，能过得去谁又愿意刀头添血？所以在下代表江湖同道，请景大侠放弃与天绝谷主在武昌了断的打算，让同道与天绝谷主协商和平相处事宜。天地间没有永久的仇恨，能和平相处实是江湖一福。”

“程令主可曾问过柏大侠的意见？”冷剑心中早有准备，因此显得心平气和，毫不激动。

“柏大侠并没露骨地表示赞同，也没表示反对。”八极灵官技巧地说：“但他认为只要大家同意，他并无异议，他也不想走极端，惨重的死伤毕竟非大家所愿。”

“据景某所知，柏大侠是主战员力的人。”冷剑笑笑道：“既然他不想走极端，确实是令人费解。不管是杀戮或和平，并非是单方面所能决定的事，

诸位是不是太过一厢情愿呢？天绝谷主的态度，诸位左右得了吗？”

“只要景大侠肯置身事外，天绝谷主方面，决不会有问题，他会了解我方的诚意。”

“说来说去，你是要求景某出面声明，撤销侠义柬除魔卫道的宗旨……”

“不，这件事有柏大侠处理，只请景大侠向侠义道朋友打个招呼就行。”

“侠义柬具名没有柏大空，他能处理吗？”冷剑仍能保持平静的风度。

“景大侠一打招呼……”

“如果景某认为不妥，必须与天绝谷主当面商谈，诸位大概是不愿意的。”

“同道们希望景大侠不要这样做。”八极灵官的修养就不上道了，真有暴发户的嘴脸。

“景某不但要这样做，而且坚持这样做。”冷剑不介意对方的威胁态度道：“景某不是贪生怕死，有始无终的人，以景某的身份地位声望，也不允许做这种下三滥的勾当。”

阁下可以回去告诉你们的同道，告诉柏大空，景某在与天绝谷主面对面交涉之前，不与任何人谈有辱声誉的条件。你们的一切作为，景某也不加过问，也无权过问；景某说得够明白吗？”

“这……景大侠……”

“少陪。”冷剑含笑离座。

“景大侠何苦……”

冷剑脸色一沉，神光炯炯的虎目，不转瞬地逼视着对方，眼神威严无比。

八极灵官打了一个冷战，要说的话吓回腹中了。

冷剑一抖袖，庄严地出厅而去。

人的名，树的影，八极灵官站在他的面前，在气势上就矮了一大截，庄严的神情，决不是八极灵官这种黑道枭雄所能抗衡得了的。

人都是自私的，众叛亲离，皆可能发生在任何领导人身上。

侠义英雄也不例外，冷剑景青云目下的处境，用众叛亲离来形容虽然不恰当，但事实却是如此，也用不着在用词方面来挑毛病，这四个字并不是暴虐人物的专用名词。

如果他真的一走了之，从此就不用江湖道上露脸了，但可以保全性命。

但他不能因能保全性命而一走了之，人格和声誉比生命重要。

人死留名，豹死留皮；像他这种誉满天下的名人，保全声誉的确比保全性命重要得多了。

连八极灵官这种黑道二流混混，居然也公然前来侮辱他，他为保持风度和尊严不便发作，其实心中愤火中烧，也感慨万千。

当然，他知道这是柏大空玩弄的把戏。

他心中更明白，他不但成为侠义道朋友的眼中钉，更成为江湖朋友嫉恨的中心，真正所谓众矢之的。

上台不易，下台更惨；顶尖风云人物的悲哀在此。

天一黑，三进客院静悄悄，黑沉沉，连照明用的廊灯也取消了，唯一的灯火，是院厅的一盏朦胧的菜油灯。

宇内五大高手皆在座，在朦胧灯光之下，悠闲地品茗闲聊。五人都佩

带了兵刃，游僧已经换了一把新的方便铲，搁在凳旁趁手处。

“你估计会有人来赶咱们走吗？”定一刀徐二庄主向夜游神问。

“不是赶我们走，而是要我们的命。”夜游神笑笑说道：“我们已经成为人家迈向江湖霸主途径的绊脚石，眼中钉，不把我们埋葬掉，岂肯甘心？”

“陆老哥，不会这么严重吧？”

“徐施主，恐怕比这更严重呢？”紫霄散仙说；“目下的所谓宇内五大高手，是二十年前江湖的白道朋友半真半假捧出来的，以后五年，又增加五位，成了所谓武林十大高手。武林并不限于白道人士，会练几手拳的人都可以称武林人。二十年，不是一个短日子。长江后浪催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二十年来，你知道出了多少功臻化境的后起之秀？你我这些老朽，可说是这些人扬名立万的目标。晁凌风击败了天地一笔和游僧昙本道兄，就已经取代第六第五的地位。”

“这还不算是威胁，潜在的威胁是有人暗中招兵买马培植自己的实力，罗致那些功臻化境的新秀与名宿，等候机会埋葬老一辈的成名人物，他们才能出头。”紫霄散仙说：“敝派在最近二十年来，严格调教本门子弟，不许门下子弟在外打起武当的旗号争名夺利，这步棋可能下错了，所以二十年来，我武当门下没调教出一个叱咤风云的人才。”

“还来得及呀！道友。”游僧半真半假地笑说：“贵派是内家拳之祖，贵山门受朝廷供养财力雄厚，集中全力调教三两百出色的门人并非难事，总比那些三个人称派的门派容易得多。”

“就是因为受朝廷供养，敝派才不敢假公济私恐遭物议！贫道在紫霄宫中十年期间，就没有收徒传艺。这里事了结，如果幸而度过劫难，真得回山苦修，找三两个有根基的弟子授艺传艺。”

他们的语音清嘲露耳，可知所说的话，并不是说给自己听的，而是故意提高声调，让屋外的人听得一清二楚，话中带有浓浓的讽刺意味。

院子里，先后已经出现四个黑影了。

最早来的两个黑衫蒙面人，已经来了许久啦！

“你们说的确是见解透彻，不愧称武林拔尖前辈。”一个蒙面人忍不住发话了：“既然你们都知道大势，真应该早早回家安居纳福，不再在江湖抛头露面以保持令名，岂不皆大欢喜吗？但你们却不识时务，委实咎由自取，呜呼哀哉！”

五人一订眼色，会意地点点头，泰然离座出厅，从容不迫进入院子中心。

“瓦罐不离井上破，将军难免阵前亡；阁下，这叫做身不由己呀！”冷剑神态轻松地，说话也风趣：“景某本来就在荆门山庄纳福，含饴弄孙惬意得很，十几年不曾在江湖行走了。可是，早年的恩怨未清，奈何！郝谷主在武昌活动，下一站就必定是我的荆门山庄，景某不来了断二十年前的恩怨，行吗？”

“呵呵！诸位蒙面掩去本来的面目，就算能杀掉名列第一的景老哥，对诸位成名似乎成效并不大呀！谁知道你们是哪一位神佛？”夜游神也笑着道：“这表示你们的信心和服气都不够，很可惜。”

“到时候就会有人知道咱们是谁了，对不对？”黑衫蒙面人不受激，无意拉掉他们的蒙面巾。

“也许吧！”冷剑不再多说：“诸位还有同伴，何不请他们都出来？”

“该他们现身时，他们会出来的。”

“也好，那就请你们明示来意吧！”

“就是你们刚才所说的原因，够了吗？”

“真的呀？好，就算理由够了。怎么说，画下道来吧！景某洗耳恭听。”

“在下要见识你的天下第一剑，看是否浪得虚名。”这人一面说，一面迈出了三大步说道：“在下也练了几年剑，不甘菲薄，毙了你，在下就可以取代你的地位了。”

院角暗影中踱出一身劲装的景春莺姑娘，剑插在腰带上，脚下从容，颇有名家的风度气概。

“阁下还不配与家父论剑。”她一面沉静地说：“并不是每个阿猫阿狗，都可以任意指名向有身份地位的前辈挑战。本姑娘也练了几年剑，自信还可以打发你这种三流剑手。如果你害怕，让你的同伴先上吧！”

“泼妇好大的口气。”蒙面人怒火上冲说；“打了小的，还怕老的不出来丢人现眼？你上吧：在下要你永远后悔今晚说这些大话。”

一声剑吟，青芒闪烁的长剑出鞘。

剑向前一指，立即传出慑人心魄的剑气咻咻异鸣。

姑娘一点也不激动，缓缓拔剑出鞘，轻轻一拂，星光下，幻出细碎的闪烁光华，一拉马步立下门户。

在气势上，她显得太弱了，剑上似乎没注入内力，一点也看不出惊人的气势。

22

蒙面人哼了一声，一不作势二不运劲，突然闪电似的身剑合一攻到，一眨眼就锋尖破空近身。

速度骇人听闻，猝然抢攻气势如迅雷疾风！

如果换了旁人，必定手忙脚乱心惊胆跳。姑娘家学渊源，而且出身归州白衣庵三圣尼门下。

家学以冷静享誉武林，师门以定静傲世，任何狂急的声势，也撼动不了她。

她掏出了所学的精髓，面对狂猛袭来的可怕剑涛，身形略闪，飘逸地信手挥剑，神乎其神地楔入对方袭来的剑涛空隙中。

恍若电光一闪，随即连人带剑斜逸出八尺之外，俏巧的身影乍隐乍现，身形倏现时，剑向上植立，神定气闲点尘不惊。

“呃……”传出半窒息的叫声。

狂猛的剑涛骤然消失，剑吟也碎然消散。

人影重现，蒙面人急冲的身影一顿，然后重新向前冲出三四步，想稳下马步，却力不从心，晃了两晃向前仆倒。

咽喉中剑，锋尖贯入颈右，食道与喉管开了孔，鲜血像喷泉般喷出，难怪只传出半窒息的叫声。

一招送命，姑娘仅反击了一剑。

这一剑真冷酷无情，一击便中要害。

“这人真可怜！”夜游神感慨地大声说：“竟然狂妄得离谱，要向天下第一剑挑战，要取代天下第一剑的地位，却是连景姑娘轻描淡写的一剑也没接下，枉送了性命，哀哉！”

另三个蒙面人似乎惊呆了，这怎么可能？身剑合一雷霆万钧的狂攻，对方除了闪躲以避锋锐之外，别无他途。决不敢冒险封架，更不敢反击，怎么同伴竟然死了？

黑夜中虽有星光，但双方出招太快，旁观的人决难看出剑势，所以当然不可能知道死因。

“大哥……”

终于，另一位黑衫蒙面人发出了可怕的凄厉呼叫声，向躺在地上血泊中抽搐的蒙面人冲去。

在经过景姑娘立身处的刹那间，左手无声无息地发出一枚暗器。

相距仅一丈左右，根本不可能看得见暗器的形影。

姑娘命不该绝，恰在这刹那间迈步向乃父所立处靠，迈出半步，暗器到了，她感到右肋有物以高速擦过去。

暗器从右臂与肋的空隙中飞列她的身后去了。

“鼠辈该死！”她怒叱，向那位蒙面人冲去。

蒙面人抖手又发射了一枚三棱透风镖，扭身拔剑、出剑，飞星逐月攻向姑娘的上盘。

姑娘不再上当，这次她看到暗器了，扭纤腰让镖贴右肋飞过。

剑也在身形扭动的瞬间，改接招为反击，不封对方的飞星逐月，剑光疾沉、斜掠，似电火，似流光，斜逸出丈外。

“哎……”

她惊叫了一声，立脚不牢，感到一阵头昏目眩，气血一窒，双脚突然一软，向前面一栽。

蒙面人也狂叫一声，向前冲，左臂齐肘而断，左肋也开了缝，内脏外流，重重地冲倒在两丈外。

两败俱伤，都倒了。

“哎呀……”

暗影中抢出女飞卫，尖叫着向倒地的爱女奔去。

“我中了毒……毒镖……”姑娘全力大叫。

叫声惊动了躲在馆角下的人，人影飘降。

两个蒙面人，发出震耳的怪啸。

四面八方人影纷现，屋顶、外院墙、院角……足有二三十个蒙面人，疯狂似的向院子集中涌来。

厅内和屋角，冷剑的四位朋友也奋勇冲出支援。

蒙面人多了三倍以上，广阔的院子正好施展。

此时，一场可怕的混战疯狂地展开！

女飞卫刚到达爱女身侧，一刀一剑已经夹攻而至，两个蒙面人的刀剑极见功力，立即缠住了她。

她心急如焚，展开所学拼命，一连七八剑，把两个蒙面人逼得连连后退，但她想将人摆平也力不从心。

很不妙，两个蒙面人奔向她的爱女。

不，有三个，另一个不是蒙面人。

女飞卫想抽身向爱女的那一面退，但已抽不开身了，只感到心中一凉，急得她要吐血。

两个蒙面人似乎早就注意景春莺，所以丝毫不爽地冲向倒地的姑娘，不撒兵刃，显然意在生擒活捉。

对面从檐下飘落的人，没戴蒙面巾。

两个蒙面人似在争功，四只手不约而同向下伸，都想先一刹那将人抓起。

“去你娘的！”

没蒙面人破口大骂，双脚疾飞，这一记蝴蝶双飞真够狠，双足先后刹那之差，分别踢中两个蒙面人的下颚。

“砰嘭……”两个蒙面人飞翻、摔落。

“何处中毒镖？”那人一把扶起景姑娘的上身急问。

“右……肋……”姑娘虚脱地叫，声音微弱，眼前朦朦胧胧，已逐渐陷入昏沉的境界。

如果是见血封喉的毒镖，这时她早就死了。

“身全放松……”那人叫，运指如飞，将她的空太阴、少阴、厥阴；足太阴、少阴、厥阴、阳明、少阳；心包、络经的两穴，迅速制止血液加速的流势。

口中塞入一颗护心的丹丸，她总算还能吞咽。

“你把人杀死了，但愿我能替你搜出解药。”那人一面说。一面将她抱起往墙根走去。

一名蒙面人侧冲而至，接近便分清敌我，一声怪叫，刀光猝下。

抱着她的人身影疾转，一闪便反而到了蒙面人的身左，闪势未止，腿已扫中了蒙面人的背腰。

传来了脊背的折断声，清晰入耳。

她知觉仍在，知道那人将她塞在院墙下的黑暗角落，拍了她两下表示要她不可妄动，便转身走了。

院子里剑气飞腾，刀光旋舞。

冷剑夫妇的一双剑有如电掣雷轰，配合着夜游神几位同伴交叉搏击，所经处波开浪裂。

这位宇内五大高手的第一人，不再逞英雄与对方公平拼博，旋走如飞，避实击虚，威力似乎平空增加三倍。

不攻则已，剑一出必定有人非死即伤。

看了看院中的情势，三十余名蒙面人已经死掉一半了，人多的优势正迅速地消失。

一名蒙面人接了游僧一记横扫千军，手中剑被方便铲震得向外荡，连人带剑斜震出了丈外。

那蒙面人凶猛地冲向了救了景姑娘的人，不假思索地挥剑便拂。

剑过人影无踪，一无阻滞，惊骇中收剑已来不及了，身形也一冲而过。背心，却被一只大手贴上了。

“去你的！”

喝声入耳，背部如受雷殛，直挺挺加快前冲，冲过女飞卫的身侧。

女飞卫反手就是一剑，贯入蒙面人的右肋，这才发现自己所刺的人，

完全没有闪避的能力。

她已听出了喝声熟悉而又陌生，也发现发出喝声的人赤手空拳，身影也有点熟悉。

她拔剑退走，退至乃夫冷剑身侧，出其不意剑奔刚闪避

冷剑一剑急袭的蒙面人，一击便中。

她便把先前所发生的事忘了，又重新投入血腥刺鼻的斗场。

二十余名蒙面人，都是内外兼修武功十分高明，而且狂野骠悍的脚色，其中又有暗器霸道的高手。

本来抱有必胜之念而来，料定这些侠义道拔尖的名宿，必定泥古不化堂堂正正拼搏，岂知料错了，一步错全盘皆输。

十二位顶尖名宿舍弃了堂堂正正的拼搏方法，采用了联手合击，正反交叉的诡奇搏斗术。

几乎一个人发挥了三个人的力量，而且出手凶狠辛辣，混战中威力发挥至极致，把这群蜂拥而来的蒙面杀手，杀得七军八落。

而且，有一个更可怕的人恰好加入。

杀人一万，自损三千，这十二位拔尖的高手名宿，也损失不轻。

当死得剩下了三个蒙面人见机逃掉之后，冷剑几个人站在尸堆中，他们全都有力尽的感觉。

二十九具尸体，有三分之一仍在血泊中作垂死的挣扎。

站立的只有七个人，其中游僧和电剑受伤不轻，但总算还能支撑。

紫霄散仙和一位朋友，重伤躺在地上无法动弹。

另外两位朋友，再也起不来了，背部被暗器击中要害，死了。

所有的人皆浑身浴血，快到了油尽灯枯境地。

两名侍女奔出，掌起灯协助众人救死扶伤。

“女儿……”女飞卫这才发觉女儿不在场。

“夫人，小姐在……在这里……”在墙脚找到景春莺的侍女兴奋地叫道：

“小姐受了伤……”

女飞卫惊喜万分奔到，心中略宽。

景春莺的疲倦双目，似乎被灯光所吸引，不住眨动，神智逐渐恢复。

“女儿，怎样了？”女飞卫扶起女儿的上身，同时检查女儿的伤势。

“毒镖……”景春莺吃力地说：“擦……擦伤……”

“我曾经听到你的叫声，随即失去你的形影……”

“女儿被人所救……”

“谁？”

“晁凌风。”

“什么？晁凌风？那人是晁凌风？哦！是他！”女飞卫恍然道：“难怪口音厮熟，他……”

“他拿来解药，女儿是……是再世为人……”

“噢！他呢？”

晁凌风躲在对面的屋顶上，正悄悄退走。

五个人在小洪山镇东面的山脚，仔细搜查一栋农舍。

三进大农舍空闻无人，附近鬼影俱无。

五个人，代表了四种身份。

葛天龙，侠义道英雄西极神熊的儿子。

分水犀廖勇，青龙帮武昌分舵大爷，黑道的好汉。

九天玄女于天香，太极堂义坛的坛主，但因绑架白鲤公冶胜宙事件失败，被黜另调总坛赋闲。

现在，她又成了风云人物，成了妙手空空的得力臂膀，算是黑道的女英雄，仍然代表着太极堂的人，虽则太极堂已经瓦解了。

一指高升麻天华，邪道的高手，目下投效妙手空空。代表了邪道人物与白道人士携手合作。

九幽吊客洪旭，无所不为的江湖浪人。

“这里真是贵堂的秘密连络秘坛的。”葛天龙向九天玄女问道：“你是不是弄错了？似乎，这里已经许久没有人居住了呢？”

“我是从金狮宋斌宋副堂主，无意中透露的口风知道此处秘坛的。”九天玄女肯定地说：“平时本来就很少有人走动，连五坛的人都不知道这里是秘坛，只有总坛的主要执事人员，才了解秘坛的情形。”

“人撤走了，错不了。”一指高升向厅外走：“看来，旱天雷已经真的吓破了胆，连秘坛都放弃啦！于姑娘，你大可放心重建太极堂香坛，只要你登高一呼，星散了的弟子都会回来支持你的，犯不着花工夫去找他们。”

“查不出旱天雷的下落，我总有点不放心。”九天玄女有些不安说道：“他如果站出来，我的处境危如垒卵，怎能奢言重建太极堂？”

“你放心，于姑娘。”葛天龙傲然地说：“有柏大侠支持，旱天雷敢站出来找死？旱天雷躲不了多久的！咱们将出动所有的人手搜出旱天雷的下落来。走吧！我们到别一处的秘坛去找找看吧！”

五个人出厅，踏入前院的晒谷场。

前面的院门本来是虚掩着的，突然被人推开了。

首先进来的是两位侍女，接着出现穿一身黛绿劲装的景春莺姑娘。

“咦！”

为首的葛天龙吃了一惊说：“景姑娘，你来这里有何贵干？”

“来找一些人。”景春莺明艳的面庞隐现杀气说道：“前天晚上，夜袭宾阳客店的一群蒙面人，有三个受伤的人被救活了，招出主使人的底细，所以我要找这些人！”

“可能吗？”葛天龙笑笑说道：“那些人既然蒙面掩去本来的面目，不会招供的，招也是假供，姑娘能信？”

“我信。”

“这……谁？”

“一个叫马斌的人。”

“马斌？是何来路？”

“要问他才知道。”景春莺向一指高升一指说：“这个老邪居然和你们侠义道的人走在一起……”

“景姑娘，人是会有所改变的。”葛天龙抢着说：“麻前辈已经改邪归正，你应该欢迎才对。呵呵！别忘了你也是侠义门人……”

“你说得不错，人是会有改变的。”景春莺也抢着发话：“我对做侠义门人烦透了，所以也有所改变，前晚挨了一记毒镖幸而不死，所以下定决心要改变自己。”

“改变什么？”

“改变为邪魔外道，这样就不会活得那么辛苦。飞燕杨娟是江湖女英雄，非常了不起、我要学她。今后，江湖道上将出现一个魔莺景春莺。我正在设法找杨大姐，飞燕魔莺连袂飞翔，把江湖搞个天翻地覆。”

“你……”

“葛天龙，你最好离开我远一点。”景春莺风目中杀气怒涌说；“麻老邪，我要擒你问口供。”

“混蛋！小女人，你是什么东西？”一指高升凶性大发，跳起来咒骂道：“不要认为你是冷剑的女儿，就敢狂妄地在老夫面前充人样。”

“你过来！”景春莺神气地向他招手。

一指高升气得肺快要爆炸了，顿忘了利害，忘了这些青年俊彦身怀绝技，也忘了自己的精力状况不如年轻人。

他忘了上次在东湖几乎栽在公冶纤纤手下的往事，一声怒不可遏的愤极怒吼，狂冲而上劈面连点三指。

威震江湖的穿云指，丈内可洞胸穿腹的惊世绝学，指劲破风声，令人闻之心胆惧寒。

盛怒激愤中，他忘了自己只有三指的耐劲。

更糟的是，他不知道景春莺的内功拳剑，比公冶纤纤高明多多，公冶姑娘的愚人指，也比天心指差得很远。

而且，景春莺已下定决心，不再做正大光明的所谓侠义门人。

景春莺根本不在乎他形如疯狂的气势，站在原地不闪不避，左掌左拂右捺，用上了三圣尼的绝学落英缤纷掌，极为锐利猛烈的指力，在无涛的掌劲下消散无踪。

人影近身，三指劳而无功。

他大吃一惊，火速拔剑。

来不及，双方已面面对。

“还你三指。”景春莺冷比。

“嗤！嗤！”两声击破护身气功的异响传出，然后传出长剑坠地声。

一指高升仅挨了两指，两指就够了。

景春莺第三指不再点出，冷冷一笑收手。

急冲的一指高升身形一顿，如中雷殛，脚下大乱，总算吃力地站稳了。

右肘穿了一个指大的血洞，可能肘骨也碎了。

左膝也鲜血染裤，也穿了一个血洞。

“哎……”

他终于支持不住，屈膝挫倒。

“拖走。”姑娘向侍女挥手叫。

上来一名侍女，毫不客气地图了一指高升两脚，再抓住发结向后拖，像拖死狗。

大名鼎鼎的邪道高手，以成名绝学全力施展，一照面就倒了。

“我要将人带走，你不反对吧？”景姑娘向脸色不正常的葛天龙含笑问，美丽的面庞杀气消失了。

葛天龙怎能不反对？同伴分水犀与丸幽吊客怎么说？日后还用在江湖上拍胸膛叫字号吗？

景姑娘这一招狠棋，显然是有意将他的军。

“你不能这样做，景姑娘。”葛天龙不能不出头说道：“麻前辈并没有冲

犯你，你捉他的理由不值一驳，我相信令尊也不会允许你这样做……”

“我的所做所为，与家父无关，我所做任何事，我自己负责。”景姑娘打断了他的话；“我只重视我自己的理由，而且我认为我的理由是合乎道义的，不需要你驳辩，何况你也不配。”

话的份量愈来愈重，一步步逼对方往绝路上走。

“救……救……”一指高升声嘶力竭狂叫。

“放了他！”葛天龙沉喝，怒火急升。

“你凭什么？”景姑娘依然微笑。

“凭你是侠义门人……”

“你太健忘，我已经明白地表示不做侠义门人。”

“冲家父与令尊的交情……”

“令尊已经与家父断情绝义，你居然有脸提出来，真是人不要脸，万事可为。”

葛天龙忍无可忍，立即戴上爪套。

“景姑娘，不要欺人太甚。”他随即拔剑。

“我正在打算欺人太甚，来对付你们这种卑鄙小人。”

“你会玷辱令尊的……”

“你的行为，也不见得替令尊增光彩。令尊的行为，更使侠义英雄蒙羞。你收剑走吧！目前我还没有惩治你的打算，所以你还来得及全身而退。”

一步步紧逼，逼对方走上绝路。

“你们去救麻前辈。”葛天龙愤然向三同伴下令说：“我要重惩这个不知死活的小泼妇。”

景春莺随父母外出，平时没有露面与人打交道的机会，即使碰上了事故，也有她的父母出面解决。

以冷剑的名头威望来说，敢在他们面前撒野出事的人少之又少，所以江湖朋友根本就不知道这位景姑娘，到底有多少斤两。

看她的年岁只有十六七，穿上劲装，身上的曲线也并不明显，完全是一个发育还没成熟的小丫头。

即使家传武学了不起，也好不到哪里，谁也没将她列为或看成劲敌。

唯一与她正式交过手的人是晁凌风，也只有晁凌风知道她的底细，知道她身怀三圣尼的佛门绝学，知道她的武功了不起。

飞天蜈蚣也与她交过手，但她并没获得发挥的机会，经验还不够，挨了一记蜈蚣毒镖吃尽苦头。

那天晚上蒙面人大举袭击宾阳客店，她也没有获得发挥的机会，同样挨了一枚三棱毒镖。

所以迄今为止，她一直就没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乃父宇内五大高手第一位的声威，压得她无法出人头地。

今天，她横定了心，要自己闯出自己的天下来。

一指高升是她第一个在众目睽睽下击倒的高于，她向成名的途径踏出了第一大步。

葛天龙，是她第二大步的进阶，她必须全力以赴。

葛天龙真不该找上她的，葛天龙的老爹西极神熊，与她的父亲有些交情，虽则这份交情已经变质了。

西极神熊也不该背弃她父亲，改投入柏大空这边的。

蒙面人的袭击宾阳客店，毫无疑问地与柏大空有关，为了侠义道的领导权翻脸成仇，给予她的刺激几乎到了刻骨铭心的地步。

假使那晚没有晁凌风及时救了她，她的身躯应该已经装进棺材了。

她如果想保持侠义道门人子弟的身份，就不能向葛天龙挑战叫阵，双方长辈，就不允许她这样做。

葛天龙年纪比她大，更不应该用这种有失身份的态度对待她。

她的剑缓缓出鞘，风目中的杀机比先前强烈十倍。

葛天龙愚蠢得还没看出危机，自以为艺高人胆大，以为景春莺的剑术即使火候不差，也仅是“不差”而已。

一个十几岁默默无闻的小丫头，能有多少份量？自己左手的铁爪套，是专门克制刀剑的武器，吃定她了。

一声冷哼，葛天龙豪勇地攻击了，长剑无畏地从中宫探入，要诱景春莺出手来封架这攻击。以便贴身抓剑，他妄想一出手便取得胜利。

但是，景春莺也有同样的取胜念头，她果然起剑接招，剑虹疾吐，迎着点来的剑影封搭。

双剑即将接触的刹那间，也就是葛天龙大喜过望的刹那间，她吐出的剑虹随然疾沉、斜挑、逸走。

好快，有如电光一闪，剑势令人莫测来踪去迹，所走的剑路完全出乎对方意料之外，闪动的身法也大逾常规。

就这么一眨眼间，她已重现在葛天龙的右侧方。

“呃……”

葛天龙闷声惊叫，刹不住马步，向前冲出八尺，狼狈地急速转身布下了防卫的剑势，想反扑却又力不从心，脚下不稳岂能攻击。

右肋血流如注，衣衫猩红的血迹迅速地加宽加长。

“你其实接不下我一招。”景春莺讽刺的语气锋利伤人。轻拂着剑甚有傲视苍穹的气概说道：“你葛家的武功有限得很，虽则在兵刃上标新立异变来变去，变不出什么惊世的伎俩来。而且是每下愈况，我看连第八的排名也快保持不住了，你又何必在我面前大言不惭的？”

“你……你你……”葛天龙惊恐地发现自己受伤甚重，右半身正在发紧发麻，痛楚剧增。

他即使不检查伤势，也知道肋肋被割裂、刺破，至少有三根肋骨被划伤，对方剑下如果不留情，该已剖开他的肋肋，有死无生。

景春莺一步步逼近，凤目仍然充满浓浓的杀机。

“伤你的剑招很诡异，是吗？”景姑娘的剑尖徐升说道：“我绰号叫魔莺，剑称魔剑，看你还能接得下本姑娘多少招，准备了！”

“在……在下认……认栽……”葛天龙站不住了，身形一晃，摇摇欲倒。

“丢下剑和爪套！”

“你……”

剑虹电射，锋利的剑尖点在葛天龙的咽喉下。

“你不丢剑弃爪，我一定毫不迟疑杀死你。”景春莺冷酷地说，剑上力道徐增。

“你不能……”

“你忘了我是邪魔外道？”

“景姑娘，何……何必……”

剑尖向上略抬，软弱的咽喉皮肤开始沁血。

“当！”

葛天龙魂不附体，失手弃剑。

“我要把你的爪套砍下来……”

“不……不要……”葛天龙厉叫，右手狂乱地卸解左手特制的爪套往脚下一丢。

“给我滚！”景春莺收剑赶人。

“快扶……扶我走……”葛天龙狂叫，向同伴求援，屈右足跪下一腿，快要支撑不住了。

九天玄女与九幽吊客本来向两位侍女逼进，却不敢快速冲近，因为两侍女两支剑冷电森森，正无畏地等候她们上前送死。

葛天龙发起攻击时，两人不约而同止步，留意交手的情势，看到葛天龙一招就受伤了，两人吓得心胆俱寒，斗志全消，抓剑的手不住颤抖。

这才是真止的尚手相播，一招胜负即判。

两人不敢引颈自逃，心惊胆战等候恶运临头。因为两个侍女已到了身旁，随时皆可能发剑攻击，想逃已经来不及了。

九天玄女惊恐地奔到，收剑扶住了葛天龙。

“快替我裹……裹伤止……止血，不……不然我……”葛天龙改变主意说：“血一流……流尽就……”

“可是，葛爷，先脱离险地……”九天玄女更惊恐不安，不愿久留。

“不要怕，快……快给我裹……”

九幽吊客也过来了，立即把葛天龙扶倒摆平。

两侍女也过来了，拾了葛天龙的剑和爪套。

一位侍女踢了九天玄女一脚，粗鲁地将人抓起缴剑。

九幽吊客是个老江湖，乖乖地主动解剑奉上，以免挨揍受辱。

裹好伤，葛天龙似乎腰部粗大了一倍。

“我誓报此仇……”葛天龙向已经远去的景姑娘背影狂叫，信誓旦旦不容怀疑。

一指高升右肘左膝受伤不轻，被两名侍女分别抓住肩衣，拖死狗似的拖着走，不住发出痛苦的叫嚎和呻吟。一代邪道名宿，栽得好惨。

□

面对着这位态度坚决、性情已变的景春莺，飞燕杨娟颇感意外，也感受到一股沉重的压力让她不安。

“我只请求你让我见他一面，告诉他袭击他的是那些人，到底是些什么货色。”景春莺美丽的面庞，似乎掩上一层浓霜：“我并不想请他原谅，只想表白我是无辜的。”

“你这人真奇怪。我一再告诉你他不在我这里。你怎么讲不通呢？”飞燕杨娟柳眉锁得紧紧地道：“我不骗你，我已经好几天没见到他了，我一直就在找他，而他一直就在躲避着我。”

“杨姐，我知道……”

“你什么都不知道。”飞燕杨娟逐渐有点不耐说道：“袭击他的人是你老爹的朋友，这是不会错的，内情也非常的简单。你目下唯一可做的事，是离他远一点，以免双方的仇恨愈结愈深。”

“不会有什么仇恨可结的。”景春莺的口气一直就显得十分自信说：“我

相信他已经知道与我爹无关，要不，他就不会在生死关头救我。”

“他在生死关头救你？”飞燕一征。

“不错，所以我知道他已知道内情。”

“他当然已经知道内情，但另有内情他不知道，我已经查证得一清二楚，所以暂时不想公然活动，等候时机了断。我不骗你，我正在设法找他，听你的口气，好像最近你曾经见过他，可否将他救你的经过说来听听？”飞燕的态度显得友好了些，但仍有明显的戒意。

“斗心机论权谋，我甘拜下风，在你面前，我不想多说话，避免暴露了自己的弱点。”景春莺毫不让步地说：“我能找得到你隐身的地方，证明我的消息相当灵通。你是他的好朋友，我不能得罪你，我只希望你让我当面向他……”

“你简直岂有此理！”飞燕气往上冲：“应该知道我也在倾全力找他，我没有和你斗心机论权谋的必要。哼！你不能得罪我？你已经找上门来得罪我了。”

“杨姐……”

“你走不走？”飞燕粉脸一沉，声色俱厉。

“我不走，我要在这里等他。”景春莺坚决地说：“我相信他会出来的？”

“你不走？哼！”飞燕阴沉沉地向前接近，凤目涌起浓浓的杀机。

“我不怕你。”景春莺冷冷地说。她的手缓缓落向剑把。

她来找晁凌风，晁凌风与飞燕在一起的事，武昌的江湖朋友尽人皆知，她深信只要找得到飞燕，就可找得到晁凌风。

这是位于东湖南岸的一座大宅，飞燕是昨天才搬进来的。飞燕不让她会晤晁凌风，她当然不便硬往里闯。

她也会斗心机论权谋，只要门口一打起来，还怕里面的人不出来？出来的人自然少不了有晁凌风。

因此，景春莺把心一横，态度也就相当强硬。

飞燕杨娟这几天为了找寻晁凌风，焦急得心中冒烟，她发觉自己对晁凌风的思念已经到了魂牵梦萦的地步。

以往，她逗弄那些追求她的男人，觉得很有趣，没有任何一个男人能进入她飞燕的心扉里。

像无双秀士这种佳子弟，也引不起她的兴趣。

在江湖闯荡五载，她声誉鹊起，也艳名四播，追逐在她裙下的位子弟不知凡几，却没有任何一个人留给她稍像样的印象。

晁凌风不是最出色的佳子弟，似乎才貌都不比无双秀士，而且并没向她追求或表示好感。

偏偏她像被鬼迷似的，第一眼便被晁凌风的风度气质吸引住了，再一共患难，她再也无法矜持，逐渐陷入情网不克自拔。

令她忧伤的是，晁凌风显然在逃避她。

一个女人陷入爱河，就会变得特别敏感，飞燕也不例外。

飞燕杨娟不怕仇敌向她所爱的人寻仇，却对找晁凌风表示善意的少女们怀有深深的戒意。

爱是自私的，男女都一样。

她对景春莺就怀有强烈的戒心，尤其是景春莺已明白地向晁凌风表示善意。

以往，景春莺与晁凌风站在敌对的立场，用不着耽心引起爱情的纠纷，而现在……

她第一个反应，便是把景春莺看作情敌。

对付情敌，那还有什么好客气的？男人争风，女人吃醋，都会闹得天翻地覆。

一声剑鸣。飞燕的剑出鞘。

院门内。四侍女急掠而出。

景春燕今天身边没带侍女，是独自出城找来的。

在最近满城风雨，各方高手四出寻仇的恶劣情势中，居然敢独自在外乱闯，可知她已横定了心，敢于应付任何挑战了。

龙吟隐隐，景春燕也长剑出鞘。

一燕一燕，锋刃相见。

“你老爹号称天下第一剑。”飞燕的凤目中冷电极为阴森，逐步逼进说：“我却不信你景家的剑术。真有那么吓人的威力，今天正好了断恩怨。”

“我与你无恩无怨，不要说得那么难听。”景春莺一点也不激动，剑在手反而更冷静：“我只要在这里等晁爷，你想赶我走，没有那么容易。”

剑出鞘，难免火气旺，火气不旺当然不至于拔剑，剑在手自然各走极端。

一声冷叱，飞燕毫不客气地进手出招，一记白虹贯日攻上盘，似实犹虚。

按理，这种剑招不但攻势威力有限，而且最易暴露空门，防卫力极为薄弱，一出手便用上这种下乘招式，那一定表示情绪不够稳定。

但在飞燕手中发出，却又成了雷霆万钧的可怖狠招，而且招式中含有无穷诡变，不管对方闪避或封架，皆难逃过后续的更凌厉迫攻。

景春莺一声轻笑，剑向上一拂。

只要一搭上攻来的剑尖，就可以乘势反击，一定可以取得空门长驱直入。

双剑即将接触的瞬间，双方几乎同时变招，风雷乍起。剑虹吞吐有如无数的金蛇乱舞。

人影倏分，景春莺换了方位，乱舞的金蛇骤然收敛，空间里仍可听到隐隐的虎啸龙吟声。

“你很狡猾。”飞燕冷笑说：“一沾即走，闪避的身法确是高明，轻而易举便摆脱我的剑网。”

“我不能得罪你，所以不会接你的猛烈攻击。”景春燕脸上的笑意颇为飘逸：“你在江湖闯荡了五年，身经百战经验丰富，我才不会傻得和你硬碰自找苦吃。”

“那你来干什么？”飞燕杨媚一下愣住了，她受到对方示弱性的称赞，毕竟是相当愉快的事。

“我来等晁爷。”

“我要你滚蛋！”

“我会缠住你。”景春莺毫不脸红地说：“我会绕着屋子转，我不相信晁爷能不理不睬不出来。”

“你不怕我的人围住你？”

“你不会这样做。”

“真的？”

“当然，你是成名的人物，有成名人物的尊严。”

“你是冷剑的女儿，现成的名人……”

“你我都明白，状元老爹养不出状元儿子，倚靠门第来抬高身价是最靠不住的，没有人会介意我是谁的女儿，你就不在乎，对不对？”

一声冷笑，飞燕身剑合一再次发起狂野的攻击，剑动风雷发，用上了狠招乱洒星罗。

景春莺闪掠如电，“铮铮”两声清鸣，封住了近身的极险两剑。

她共换了七次方位，并且摆脱了飞燕的乱洒星罗八方激射的绵绵剑虹，足足退出三丈之遥。

“何必呢？”景春莺笑着说：“杨姐，我相信我所要说的消息，与你和晁爷被人迫害的事有关。”

“哼！这件事我早就查明了。”飞燕傲然地说：“本来要和凌风商量的，偏偏他这几天不知躲到什么地方鬼混，你的消息一点也不正确。”

“笑话！凭什么你说我的消息不正确？”

“因为你的消息如果正确，武昌早就暴风雨满城了。”飞燕冷冷地说。

“胡说！”

“我没工夫与你缠夹不清，你们侠义道英雄的事，我一点也不感兴趣，你到底走不走？”飞燕要发狠了。

“我既然来了，目的没有达到，是不会走的……”

飞燕冷哼一声，剑虹闪烁，速度似乎增加了一倍，身剑合一，剑山涌发。

景春莺早有提防，手中剑猛地斜飞。

匹练从涌来的剑山侧方楔入、逸走！

传出数声错剑与轻触的锐鸣，急剧闪动的人影陡然斜分，带着快速的破风声，交错的电芒乍敛。

景春莺远在两丈外，脚下轻灵地移位。

“我已经自取绰号为魔莺。”她俏巧地说：“魔，是会变化的。杨姐，你的剑术即使神乎其神，也无奈我这个魔何。”

“你在玷污你爹天下第一高手的名头，用游斗术撑场面。”飞燕一面逼进一面嘲弄地说：“我实在看不出你景家那几手欺世盗名的剑术，到底有……”

“杨姐，你将有机会看我的剑术，到底有多大的威力。”景春莺并不受激，轻灵地继续游走。

“我等着你。”

“不，在你面前，我不会让你看到的。”

“你怕我？”

“不是。”

“为何？”

“因为你是晁爷的伴侣。”

飞燕的气消了一大半，甚至有点喜欢这个心直口快捧她的小姑娘了，这等于是明白承认她与晁凌风之间的关系，不会插进来醋海兴波。

“你知道，假使你游斗，我会下令围攻的，我是不在意名头声誉的。”飞燕不再紧迫打人：“小丫头，你最好是相信。”

“我宁可不相信，而且希望不要有人向我施用暗器。”景春莺的风目中，

突然涌现浓浓的杀机，放射出令人心悸的冷厉光芒：“因为我已经舍弃了侠义门人子弟的宗旨，按我自己的宗旨处事。”

“你是说……”

“我会毫不迟疑杀掉意图不利于我的人。”景春莺的神情完全变了，变得阴森冷酷地说：“你是我唯一愿意向你让步的敌人，而你的侍女，我可不能保证她们的安全，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哼！我明白得很……”

“我是当真的。”

飞燕杨娟用行动作为答复，突然发起猛烈的攻击，浑雄的剑气，挟千重剑虹漫天蔽地而至。

总算不错，四侍女并没加入围攻、

“铮铮……”

一阵清越雷鸣传出，猛烈的二十余剑狂攻一一化解，景春莺快速闪掠的身影如虚似幻，在急剧喷射的漫天剑影中出没无常。

她手中的剑仅轻灵地化解攻要害的剑虹，不构成威胁的不加以理睬，看似惊险万状，其实毫无凶险，刹那间变换了二十余次方位，最后人化流光，从正北方向脱出重重剑网。

“唔！的确很了不起。”飞燕不再追击，掠了掠汗湿了的鬓脚，然后纤手一张，亮出手心的一枚绝魂银梭：“你小心了，准备接我的绝魂小银梭。”

“我不会傻得接你的绝魂银梭玩命。”景春茸轻灵地移位，神色毫不紧张：“杨姐，何必呢？你不可能击中我的，小银梭打磨极为精致，锋尖触石便不能用了，何必浪费在我的身上？”

“你敢夸口……”飞燕纤手一扬，飞掠而进。

景春莺一声娇笑，身形连闪，在电光石火似的刹那间，在七处方向共幻出七个如虚似幻的人影。

最后身影重现时，已经到了西南角五丈以外。

飞燕并未发梭，确被景春莺快速的身法所惊。

“七煞幻形轻功。”她有点心惊问：“你是三圣尼的门人，怎么具有这种邪门轻功的？”

“谁告诉你我是三圣尼的？”

“凌风。”

“好哇！你承认了吧？”景春莺欣然说：“只有他才知道我的师承。喂！晁爷！你不打算出来吗？晁爷……”

“你鬼叫什么？”飞燕娇叱：“你难道不明白。我现身在此地，用意是等他现身相见吗？”

“我不信……”

“那你就叫吧！”飞燕转身收剑，向侍女举手一挥，进了古朴的大门，院门随即掩上。

景春莺低头沉思片刻，收了剑悄然隐入大宅右面的茂密竹林。

通向湖北岸的小径上出现八个急急赶路的人，脚下甚快，片刻便到了院门外。

“打进去！”一个青袍人沉声发令。

屋角的树丛突然踱出一个中年人，生了一双冷电四射的怪眼，哼了一声，缓步向前接近。

八个不速之客的目光，不约而同向中年人集中，中年人那一声冷哼，声不大但震耳欲聋，极为反常。

“冯堡主，你真替你万松堡增光彩。”中年人一面接近一面说话，语音也冷森刺耳；“你跟了妙手空空没几天，就把无所不为的坏习惯都学会了。妙手空空算是做贼，你们却进一步带人登门抢劫啦！”

领头的人，赫然是潜山万松谷的万松堡堡主、天地一笔冯略，武林十大高手排名第六的高手名宿。

“混蛋！”天地一笔怒火上冲，破口大骂：“什么人？胆敢在老夫面前胡说八道？”

“不要管我是谁。”中年人已在丈外止步：“这座庄院，是楚王府长吏路老先生的别墅。你要是吃了豹子心老虎胆，敢踏进半步，你万松堡保证会在人间消失，你冯家一门老小，活的人就没有几个了。”

天地一笔像是挨了一记闷棍，其他七个人也像被人捅了一刀，僵住了。

“楚王府一纸公文，就可以要你下十九层地狱。”中年人再增加压力；“而王府草拟公文的人，就出于这位路老先生一枝生花妙笔。”

“你是……”天地一笔悚问。

“我是路府的护院，姓杨，你可以去打听。”

“老夫会打听的。你说，江湖浪女飞燕杨娟，是不是藏在尊府？”

“杨姑娘与路家某个人有交情，她在此作客。”

“老夫要找他。”

“她也要找你们。”

“这……”

“你看。”杨护院向屋右的小径一指。

百步外，小径中站着飞燕杨娟，四周是短草坪，她一双明亮的凤目，在百步外似乎仍可感觉出凌厉的煞气，显然在那儿久候多时。

天地一笔哼了一声，举手一挥，领了七个爪牙，向小径举步。

杨护院冲八人的背影阴阴一笑，转身向院门走。

飞燕杨娟身旁，突然多了一个人。

“是你把他们带来的？”她冷冷地问。

“我否认。”景春莺说：“杨姐，你真能干，引来了不少人，这也是表示你受到重视。奇怪！这些人没有找你的理由。”

“理由是我是晁凌风的朋友，你不懂？”

“哦！我现在懂了。”

“懂了就好。”

“让给我几个。”

“什么？让给你？他们是你老爹的朋友。”

“现在不是了。从那天晚上他们群起而攻，几乎血洗宾阳客店的时候开始，他们就不是我爹的朋友。”

“哦！你敢公然与他们翻脸？”

“敢不敢打赌？”

“打赌？你是说……”

“我如果和他们翻脸，你把晁凌风的下落告诉我。”

“你真的很笨。”飞燕笑了笑说：“我故意现身，本来就希望凌风来找我。”

不瞒你说，你希望见到凌风的念头，绝对没有我殷切。”

“这……他……”

“他好可恶，一直就在回避我。”飞燕脸上有掩不住的幽怨：“我相信会有大批混帐的东西来找我，来的人一批比一批强，我一定会遭遇重重凶险和困难，我不信他能忍心袖手旁观。”

“我帮你。”景春莺拍拍酥胸。

“帮我？”

“是呀！这才能把那些高手名宿引出来呀！”

八个人声势汹汹，左右一分。

所有的人目光，全向景春莺集中。

这些人当然认识景春莺，天地一笔甚至曾经叫她为侄女呢！

他看到景春莺出现在飞燕杨娟的身旁有说有笑，不但感到很惊讶，同时也感到十分的愤怒。

“你怎么与妖女在一起？”天地一笔声色俱厉：“妖女是晁小辈的同谋，令尊是晁小辈的死仇大敌，你……”

“冯堡主，你不要胡说八道。”景春莺毫不把对方当长辈看，话说得锐利伤人：“家父被一群丧心病狂的混帐朋友挑唆出来与晁爷结怨，这件事已经真相大白。冯堡主，你也是挑唆者之一，没错吧！”

这已明白表示，天地一笔是丧心病狂的混帐朋友之一。

飞燕发出一串银铃似的娇笑，最后叫声“好！”

天地一笔即使有乌龟肚量，也会愤火中烧，哼了一声，怪眼彪圆的向前举步。

“冯兄，交给我。”一位留山羊胡子的佩剑人伸手相阻说：“毕竟你是她的长辈，何必和她一般见识？让我狠狠地教训她，再带她去找她爹理论。”

“你配吗？你是什么东西？”景春莺粉脸一沉：“我警告你，假使你敢撒野，我会让你灰头土脸。”

“气死我也……”

“你怎么不死？其实你早就该死了。”

一声怒啸，人扑上了，半途长剑出鞘，身剑合一，愤怒地发招猝然向景春莺立处攻击过来。

剑如匹练横空，挟隐隐风雷而至。

景春莺身形一晃，剑倏然出鞘，从匹练的空隙中楔入，但见电虹倏吐倏吞，身形出现在侧方八尺之处。

电虹乍敛，传出一声剑入鞘的轻响。

留山羊胡的人刹不住脚步，直冲出三丈外。

噗一声剑失手坠地，一阵晃动，他总算稳下马步，吃力地转过身来，咬牙切齿摇摇欲倒。

右肋下，血染衣袍。

“噢！”天地一笔七个人，几乎同时惊讶地叫。

“下一个是你的，杨姐。”景春茸笑吟吟地向飞燕说，似乎刚才并没发生过任何事故的样子。

她的剑倏出倏隐，拔剑收剑的速度快得惊人，似乎刚才她并没有拔剑反击。

“抽冷子一剑，可怕。”飞燕也脸有惊容说：“敌动我先动，动则必中。”

你剑上的内劲非常神奇，对方的无俦剑气没有丝毫抗拒力，你是怎么练的？”

“下苦功呀！杨姐。”景春莺俏巧地伸手掠掠鬓脚说：“我苦修了整整十年，心无旁骛。我欠缺的是经验，目前正在留心学，今后，我不会再上当，不会让人伤害我了，我要让那些想伤害我的人哭泣。”

“助我……”留山羊胡的人终于支撑不住了，狂叫呼救向前仆倒。

一名中年人飞跃而上，要上前将人救回。

飞燕一闪即至，劈面拦住了。

“冲上来！”她拉开马步，纤掌向前微吐。

中年人大喝一声，一掌拍出，风雷乍起，劈空掌力挟雷霆而出。

“你是神掌翻天……”她沉喝，微吐的左掌一拂，近身的劈空掌劲突然消散，她的右掌随即吐出。

中年人的右掌，也同时拍出，双方都快，双掌无可避免地接实。

啪一声巨响，中年人连退五六步，哇一声喷出一口鲜血，仰面便倒。

“小妹妹！交给你啦！请。”她笑吟吟地向景春莺伸手虚引，似乎刚才她并没有与人交手。

“杨姐，你的掌力丈内可裂石开碑，但掌出毫无威势，难怪这位以掌功威震江湖的神掌翻天会上当。”景春莺的笑容可爱极了，不像是即将与人拼命的人：“他们下一个可能十分了得，不知道我是否能接得下呢？”

23

来的八个人，都是身份声誉高人一等的武林名人，却是在两个小姑娘的面前一而再的失手了。

两女笑谈伤人的神情，也实在令人受不了。

天地一笔更是受不了，因为景春莺是他的晚辈，居然没把他放在眼下，难怪他怒火焚心。

哼了一声，天地一笔拦住愤怒抢出的两位同伴，独自上前向尚未退出的飞燕杨娟逐渐的接近。

“你走开，我要问问她姓景的小泼妇。”他阴森冷做地向挡路的飞燕挥手赶人：“真是年头大变……”

“连你这种自命不凡的所谓名宿高人也在变，年头大变又何怪哉？”飞燕不让开，出言讽刺：“你与景姑娘的老爹颇有交情，你背叛了她老爹。再用小泼妇三个字来咒骂她，是你变呢？抑或是她……”

“没你的事！滚开！”天地一笔暴怒地叱喝，右手大袖一抖，是风乍起，像狂飚般的向飞燕涌去。

飞燕粉脸一沉，动人的笑容消失了，双手一拂一抖，身形突然急进，袖风刮得她裙袂飘举。

她凌风上扑，纤掌闪电似的光临天地一笔的面门，食指与无名指微屈，目标是他的双目。

奇异的劲气及体，天地一笔吃了一惊，强劲的袖风无功，他已经感到惊讶，幸而早怀戒心。不然飞燕这一手很可能得手。

一声沉喝，他挫身双手上绞，金绞剪要硬接到了眼前的纤手，双手成

了坚如金铁铸造的铁手。

可是，飞燕攻出的右掌突然停顿，左掌已趁隙从下方吐出。

神奇的掌力骤然像山洪般暴发，好快好猛烈，掌劲及体方发出令人心惊的怪响，令人防不胜防。

砰一声怪响，天地一笔腰腹挨了沉重一击，马步一乱，倒退八尺几乎摔倒，脸色突然变苍白泛青。

“凭你这点修为，居然排名武林十大高手第六。”飞燕冷冷地说：“果真是浪得虚名可耻可悲。”

天地一笔大吃一惊，这一掌挨得真冤枉，料错了对方的主攻方向，真不该用双手接对方的一手的。

“杨姐，你怎么抢我的生意呀！”景春莺走近提出了抗议：“这一场应该是让我来吧！”

“小妹妹，他是冲我而来的。”飞燕提出反驳说：“我就是看他这张嘴脸不顺眼，不要和我争，瞧！他威震武林的天地一笔掏出来了。”

天地一笔果然羞怒难当，拔出了锋尖光芒耀目的判官笔，鹰目中杀气怒涌。

一直就走在最后的一位灰袍中年人，怪眼中涌现奇异的光芒，突然举步上前，拉住了天地一笔的手臂，顿首示意不可冲动，然后向飞燕接近。

“你就是飞燕杨姑娘？名不虚传。”灰袍人微笑，伸手撩起袍袂，慢慢掖在腰带上说：“姑娘刚才那一掌，已到了阳极阴生的化境，掌上的红光已隐，修为已经突破不可能境界，可喜可贺。”

“你到底是想说什么？”飞燕眼神一动：“是不是认识我的碎玉掌？”

“哈哈！老夫说过碎玉掌吗？那是……”

“那是无双秀士的绝学，本姑娘在他那儿学过……”

“哈哈！姑娘是欲盖弥彰，碎玉掌即使火候已修至十成，也不可能再在冯堡主已功行全身时，把他一掌震退八尺外。姑娘，你不姓杨……”

一旁的景春莺，突然身形一晃，向下一栽，倒下便寂然不动，像是死了。

飞燕大吃一惊，突然感到眼前发黑，头重脚轻，摇摇欲倒。

“搜魂天君……”她全力惊呼，向下一仆。

一名青衫人，身形急闪，到了景春莺倒下处，毫无戒心地伸手要将人抓起。

“钓到了大鱼……”这人兴奋地大叫，俯身便抓。

昏迷不醒的景春莺星目乍睁，左手疾抬，半分不差地扣住了青衫人的右肘，右掌连连挥出。

“噼啪噼啪！”四记正反阴阳耳光暴响。

变化太快太突然，连一旁的搜魂天君也没看清变化，更无法抢救。

“砰！”青衫人飞抛出丈外，滚了两滚鬼叫连天。

景春莺已不知何时，出现在搜魂天君身左，剑已在手，锋尖抵在对方的左肋上。

“你……”搜魂天君骇然变色，僵住了。

天地一笔几个人，目定口呆心惊胆跳。

“你栽在你自己手上的。”景春莺风目中涌起浓浓的杀机：“当你抄起袍袂时，我便发现你藏在袂缝中的搜魂喷毒管了。妖道，你该知道所喷出的毒

粉功效如何，本姑娘倒下的时间，是不是快了些？你这搜魂奇毒并不可能入鼻即昏，对不对？”

“你……你怎么知道贫……贫道的身……身份？”

“因为家父已经问出口供，知道柏大空身边，隐伏着一群可怕的魔泉。你虽然化装易容，但搜魂喷管暴露了你的身份。柏大空自以为聪明，却勿略了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的明训。他是一个侠义道风云人物，暗中结合了一大群为世人所不齿的凶泉。阴谋是一瞒不了人的，所以本姑娘有最堂皇的藉口，来诛戮你们这些魔泉与狼狈为奸的假侠义高手名宿。”

“你……贫道要求公平一决……”

“你已经不配要求了。”景春莺语音冷酷无比：“你已经无耻地用搜魂毒粉来暗算人。”

“贫道……呃……”

剑无情地从肋骨缝中贯入，入体四寸以上。剑一拂，按魂天君狂叫一声，摔跌出丈外，挣扎难起。

“这是冷血的谋杀！”天地一笔厉叫：“景姑娘，你是侠义道……”

“闭上你的狗嘴！”景春莺口不择言暴叱；“你呢？你这无耻的老狗，居然与搜魂天君这种宇内人神共弃的恶魔走在一起，你到底是什么东西？”

天地一笔愤怒如狂，挺笔恶狠狠地向前逼进。

“我一定截断你一手一脚，再拷问口供。”景春莺声色俱厉，剑起处龙吟隐隐：“你是柏大空的心腹，所知道的秘密一定比别人多。冲上来，老狗！”

“救……救……”挺起上半身的搜魂天君狂叫。

一名青衣人飞跃而至，伸手相扶。

“把飞……燕带……走……”搜魂天君吃力地叫：“十分重……重要，她……她是……”

昏倒在地的飞燕，突然贴地飞射而至，有如电光一闪，双手齐出，打击似雷霆，手下绝情。

“喂……”青衣人骤不防地，天灵盖挨了致命一掌，向下仆倒。

飞燕的右手，劈在搜魂天君的耳门上，一击即昏倒在地上，夹领拖着人向后急退出三丈外。

本来想扑上攻击的天地一笔大惊，糟了，八个人来，已经有一半人死伤，再拖下去，不全军覆没才怪。

同时，他发觉自己的心虚极为不利，已经没有信心，景春莺剑上的气势已经压倒了自己。

“我会去找令尊理论。”他打退堂鼓，心虚地后退：“要令尊还找公道。哼！我要把受伤的人带走。”

“家父会用剑还你公道。”景春莺停止不进：“对付你们这种无义无耻的贱狗，家父决不手下留情，你去吧！这次饶你。”

“谁也休想活着离开。”一脚踏住按魂天君的飞燕厉声说：“景小妹，你可不要送人情。对付这种贱狗，唯一的办法是杀光他们，永绝后患。”

不远处的院门口，四侍女正飞奔而出。

后面，跟出四名骠悍的大汉。

天地一笔大骇，举手一挥，转身飞掠而走，不再理会同伴的死活了。

还算不错，两个受伤的同伴跟来了。

景春莺瞥了院门一眼，发觉四名大汉中没有晁凌风，叹了口气，收剑

就走了。

飞燕拖了搜魂天君便走，凤目中冷电四射。

“可弄到一个重要活口了。”她喃喃地说：“这恶道鬼迷心窍，居然在我面前玩起毒来了。一次上当一次乖，我再也不会上当了。”

晁凌风坐在长堤的大柳树下，眺望江上往来的船只，神情显得特别悠闲。

一旁出现公冶纤纤明艳照人的倩影，小蛮腰上居然没佩剑。

她想上前招呼，却又脚下迟疑，羞怯怯的神情十分可爱，一点也不像往日一样娇横自负了。

“你有什么话想说吗？”久久，晁凌风终于打破沉寂向她注目招呼：“你就说吧！”

“不要怕，我不会吃人的，是好是歹我都不会怪你。”

“我……我我……”公冶纤纤怯怯地走近，期期艾艾地说：“我想请……请你到舍下……”

“呵呵呵……”晁凌风突然大笑。

“晁爷，我……我好笑吗？”她怯怯的神情消失了，换上了惊讶。

“硬的不行来软的，好转变。”晁凌风玩世的神情显而易见：“是不是想知道我重返府城的用意？你达到目的了，因为我从你口中，证实了三江船行的血案，我已经插不上手追究，只好转回来冷眼旁观另一场把戏。”

“另一场把戏？”她惑然。

“是呀！令人觉得值得一看的把戏。”

“你是说……”

“江湖领导权争夺的老把戏。呵呵！公冶姑娘，柏大空一定拒绝将黑煞星金坤，交给我追查，对不对？”

“这……是的，柏大侠要追查其中内情。”她点头承认：“家父也觉得需要深入追凶，所以希望你谈谈……”

“谈什么呢？希望我替你们找出冉少堂主冉世纶？”

“我不大清楚……”

“呵呵！你应该清楚，你们已失去太极堂重要人物藏匿的线索，想利用我出面。请回去告诉柏大空，他太聪明，也笨。我不会放弃我的侦查方向，不会冒失找冉少堂主，指着冉世纶的鼻子说他是主谋，我要向黑煞星亲自讯问才放心。柏大空利用你这位美人，想引我进他的天罗地网，真是妙想天开，他打错主意了，哈哈……”

“你怎么……”她要冒火了。

晁凌风跃起，露出登徒子态度，邪邪地一笑，出其不意快速地在对方白嫩的粉颊上拧了一把，一声轻笑，一掠三丈，向府城如飞而去。

冷剑景青云几个人，离开了宾阳老店。

他们匆匆出了武胜门，消失在城北的郊野。

两个跟踪的眼线，也消失在城外。

受伤最重的紫霄散仙，离城时竟然健步如飞，可知伤势已经无妨，武当的丹药果然非常了不起。

他们在新河洲的一座农舍住下了。

这附近，也就是晁凌风受到高手埋伏攻击，凶手被人灭口的地方。

他们并不打算躲起来，景春莺就是从这里独自前往东湖，她找到飞燕希望能见到了晁凌风。

她却失望地绕城郊小径，匆匆返回农舍。

她返回后不足半个时辰，十余名气势汹汹的男女，便出现在农舍前，可知这些人是接到天地一笔的信息，才追踪而至。

十二个男女中，没有天地一笔，领队的人，却是西极神熊葛雄；武林十大高手中排名第八的风云人物，葛天龙的老爹。

腰胁裹了伤巾的葛天龙，跟在乃父身后，气色甚差，但行动依然灵活，可知景春莺给他的一剑，并没造成严重的伤害。

一位青衫中年佩剑人上前，正将手伸出叩门，门却悄然而启，佩了剑的冷剑景青云当门而立。

“诸位消息果然灵通，请进。”冷剑泰然迎客；

西极神熊哼了一声，站在院子里像是吃了一桶火药。

“景老兄，最好到外面来说。”西极神熊的话，更是充满火药味。

“呵呵！葛兄来势汹汹，看样子，交情已付流水，的确没有在屋子里坐下的必要了。”冷剑毫不激动地说，迈步而出。

他后面，妻女、电剑，一家亲友跟出来了。

看清了西极神熊身后的十名男女，冷剑仅皱了皱眉头，但女飞卫与电剑的脸上，却变了颜色，又惊又怒。

“今早所发生的事，景兄大概不需兄弟浪费唇舌了。”西极神熊镇静下来了，语气中的火药味淡了些，怪眼狠盯着微微冷笑的景春眼。

“哦！你是说小洪山镇太极堂废坛，以及东湖路家的事？”冷剑景青云也开始冷笑。

“令媛的行事……”

“景某当然负责。”冷剑脸色一沉，不怒而威。

“那是说，是景兄所授意的了。”

“也未尝不可。”冷剑虎目怒睁：“俗语说，人在人情在，人死两丢开；可是，世风日下，人还没死呢！诸位便一切都丢开了，而你们居然一点也不感到可耻。令郎与一指高升、九幽吊客那种世所不齿的凶魔歹徒，五个人无耻地向小女递剑。在东湖路家，天地一笔位高辈尊，也带着搜魂天君那种狗都不吃的货色，向小女无情地出手攻击。哼！”

你还有脸在这里向我称兄道弟？你已经够不要脸了。你投靠柏大空没几天，什么无耻的事都可以做出来了！你身后那三位两尊一残，二十年前便是侠义道誓不两立的死仇大敌，目下各地官府的档案中，足有三百件以上的如山血案。你，你怎么有脸带他们出现在我面前耀武扬威？呸！狗都不如的东西。”

侠义道宇内五大高手，与武林十高手，都是可以堂堂正正站出来的所谓正道高手名宿，并不包括邪魔外道在内。

邪魔外道不敢堂堂正正站出来称英雄道好汉，尤其是那些有罪案在身的人。

至于邪魔外道的武功修为，可不比五大高手十高手差，以天绝谷主血手天绝郝天绝来说，就不比排名第一的冷剑差。

二十年前侠义道群雄攻破天绝谷，集合天下侠义道的高手名宿同时进

袭，声势之庞大空前绝后，也奈何不了天绝谷一谷之众，不但血手天绝从谷脱身，手下四大使者也全身而走。

以冷剑为首的数十名侠义道高手，凭的仅是人多势众而已，也仅能毁去天绝谷的建筑，连一个稍具声威的重要人物也除不了。

两尊一残，正是比四大邪魔更令武林朋友害怕的高手中的高于，江湖中提起两尊一残的名号，确是心胆俱寒。

鬼尊弓同、魅尊惠梅姑、百残管独，全都是血腥满手的凶残恶毒邪魔外道，武功深不可测的血腥杀手。

他们活了将近一甲子年纪，真不知造了多少令人惊悚的血案，白道人士恨之入骨，却又无奈他们何。

骂得很毒，西极神熊居然受得了，只是脸上红白不定，毕竟还有点羞耻心。

“景兄，话不是这样说。”西极神熊口气软了：“为了对付天绝谷主，不能蹈二十年前的覆辙，必须结合天下各路高手，不分正邪共除此獠，这就是柏老哥比你高明的地方，连两尊一残也愿意为此次行动尽力，兄弟认为……”

“你认为理直气壮？你已经把自己的良心正义丢给狗吃了。”冷剑毫不留情地指责：“亏你怎么能说得出口？哼！你们不是已经表明了，要和血手天绝和平共存吗？”

“那只是一种策略，兵不厌诈，表面上谈和，骨子里早有歼灭的准备，只要查出郝老魔的藏匿处，就可以出其不意，一举铲除他们……”

“所以，你们要派那些隐身在暗处的人，大举袭击宾阳老店，想先铲除景某这些人吗？”

“景兄，有你在，实在妨碍柏老哥的大计，柏老哥只想赶诸位离境，决无铲除诸位老朋友的意思。”

“哈哈！高论高论，我景青云活了这一大把年纪，居然被你们看成笨驴，可悲！阁下带了大批高手前来示威，有话你就快说吧！”

“接回一指高升和搜魂天君，取回犬子的铁爪。”西极神熊声色俱厉：“令媛如此任性妄为……”

“口供已经取得，本姑娘给你了断。”景春莺抢出沉声说，举手一挥。

屋内出来两位侍女，一个押着神色委顿的一指高升，一个提着葛天龙的铁爪套，将人推倒，爪套也往地上一丢，冷然后退。

“救我……”一指高升嘎声厉叫。

“一指高升已招出柏大空的一切毒谋，破了他的气门饶他一死。”景春莺美丽的面庞布满煞气；“搜魂天君被飞燕杨娟擒走的，天地一笔应该知道该向谁讨人。人和爪交给你们带走，走了就不要再来。家父不管你们的无耻勾当，你们也不要来打扰家父与天绝谷主，堂堂正正了断的行事，你们可以走了。”

“可恶！”西极神熊怒吼着：“景青云，你就这样任由令媛在长辈面前胡说八道撒野吗？”

“这叫做自取其辱。”景春莺语利如刀：“你本来就没有做长辈的风度，只是一个见利忘义，趋炎附势不值一文的小人，一群野心勃勃的垃圾结合……”

“你这个没教养的小泼妇，老夫……”西极神熊愤怒得几乎失去理智，举步冲出。

魅尊鸟爪似的怪手一伸，挡住了愤怒如狂的西极神熊，轻拂着手中的两尺二寸乌光闪亮铁如意。怪眼中闪烁着慑人心魄的厉光，青裙飘动，眨眼间便远出三丈，身形乍隐乍现，速度骇人听闻，到了景春莺身前八尺左右。

“小泼妇，你骂人骂得真够刻毒。”老太婆的语音冷森刺耳：“老身就算是垃圾吧！”

你如果收拾不了我，我就会埋葬了你。老身横行天下四十寒暑，没有人胆敢用这种猖狂的话来侮辱老身……”

“现在，你看到一个人了。”景春莺的手落在剑把上：“你如果想吓唬我，我会掩埋垃圾费不了多少劲。”

所有的人，皆被景春莺无所畏惧的神态，激怒得愤火中烧，也被她的胆气所惊慑。

一声刺耳的咒骂从魅尊口中发出，如意乌光一闪，走中宫直指姑娘的胸口，有如电光一闪。

相距约八尺，如意长两尺二寸，加上手臂的三尺长度，只要向前踏出一步，便可伸及姑娘的高耸酥胸，快极。

剑鸣入耳，剑尖已神乎其神地迫近魅尊的右肘附近。

似乎，姑娘要快了一刹那，因为她需要拔剑的时间，按理她不可能来得及拔剑，除了急退决无生路。

可是，她不但拔出剑，而且更快地反击。

魅尊骇然一震，本能地闪退，如意撤招封剑，反应之快，似乎在这种年纪的老女人，绝不可能如此快捷的。

剑光疾沉疾吐！

如意一封走空，锋尖化虹，然后斜掠而出！

旁观的人根本无法看清变化，但觉剑光闪烁，人影中分，如此而已。

这瞬间，鬼尊弓同人似流光从中楔入！

半途出现了火红色的武林凶器血剑，有如火龙横空，向身形尚未稳住的景春莺集中汇聚。

斜刺里射来一道耀目的长虹，冷剑景青云电射而至！

“铮！”

一声龙吟，一白一红两支剑骤然分开！

“无耻！”身影倏止的景青云咒骂。

鬼尊斜震出丈外，火红色的血剑缓慢下垂，鬼脸上苍白失血，有冷汗沁出，鬼眼凶光一敛。

侧方，魅尊的左手掩住右肋，有血从指缝中流出，身形摇摇欲坠。

假使鬼尊抢出慢了一刹那，魅尊很可能让景姑娘补上致命的一剑。

景姑娘哼了一声，举剑向鬼尊迈进。

“两尊一残，如此而已。”景姑娘凤目中杀气怒涌：“我魔莺今天替你们在江湖上除名了！”

一照面便伤了凶名昭著的魅尊，她的话没有人觉得是在吹牛，事实上，魅尊已经在她的剑下除名了。

鬼尊虽然不曾受伤，也没接下冷剑的一剑截击。这时看景春莺逼近的气势极为凌厉，难免有点虚，本能地向自己人列阵处缓缓后退，手中火红色的怪剑，发出阵阵震吟，内力御剑的现象显而易见。

景春莺的剑上，似乎没发出异象，平平凡凡，不像曾经注入内力。

魅尊已经退出，退至一旁由一名中年妇人，帮助处理右肋不算严重的伤势。

西极神熊已看出不妙，再不发动可就嫌晚啦！自己这一面的人，恐将被对方逐一铲除，一比一，自己这一方面的人决难讨好。

一声沉叱，西极神熊撤出威震武林的虎爪。

这也是发动攻击的信号，希望在最短期间内，把正主儿冷剑摆平，其他的人不必耽心，何况夜游神陆光几个人并未现身，一定还躲在农舍里，即使这时出现，也来不及抢救。

十二个人，连正在裹伤的魅尊，全部发疯似的向前疾冲，情急拼命了，主要的目标，指向在旁替爱女戒备的冷剑，西极神熊的虎爪最先到达。

百残管独的目标是景春莺，要帮助鬼尊。

景春莺恰好在这瞬间，闪电似的猛扑鬼尊。

鬼尊的朱红色怪剑，涌起火红色的绵密剑网！

剑气进发中，采用后退防卫，意在封住景姑娘鬼神莫测的剑势。让同伴及时行致命一击。

如意算盘打错了一档，景春茸的神奇剑虹连闪两次，透网吞吐，随即挟雷霆万钧之威，斜楔入百残管独急攻而来的铁骨扇影内，无可抗拒的剑气骤然进爆，传出可怖的撕裂肉体怪响。

响起一声娇叱，剑虹贯入第三个冲来的中年人小腹，景春莺的身影似流光，如逸电，到了第四个人身旁。

第四个冲来的人是魅尊，竟然不曾发现景春莺近身，如意还来不及挥出自保，剑已贯入右肋。

是同一部位，这次不是轻伤了，剑入体半尺，直透内腑。

“嗯……”

老女人闷声叫，如意脱身坠地，惊怖地用目光寻找景姑娘的身影，看到景姑娘已远在三丈外，正一剑刺入另一个中年道装同伴的心坎。

四个人先后仆倒，两尊一残同时死在景姑娘剑下。

电剑与女飞卫，双剑交叉攻击，势如雨打残花，策应冷剑主攻，由景春莺趁隙收买人命。

四支剑结成无可克当的致命电霆，配合得神鬼莫测，奇正相生千变万化，把潮水般涌来的十二个人杀得七零八落，两冲错便消灭了四分之三，说惨真惨。

农舍门口，夜游神、紫霄散仙、定一刀、游僧、两侍女和六名随从，背手而立袖手旁观，不住摇头叹息。

冷剑发出一声低叱，剑气乍消，人影急退。

十具尸体散布四周，有三具仍在抽搐。

斗场中。站着三个人。

死剩下西极神熊父子，并肩而立脸无人色。

景春莺在他们面前丈余屹立，血迹斑斑的长剑前伸，脸色阴冷，呼吸平稳，似乎刚才并没损耗多少精力。

“留你们一个人回去报信。”她语气阴森冷酷无比：“对付你们这种卑鄙无耻的无义猪狗，留一个人已经够仁慈了，你父子谁回去见柏大空？”

“景……景青云，你……你你……”西服神熊向远在三丈外的冷剑厉叫，声如鬼哭：“你杀光了我……我的人，你……”

“大概是的。”冷剑木无表情地收剑说。

“你是侠义道朋友的仁义领袖……”

“哦！我是吗？不是柏大空？”

“你……你这种残暴手段……”

“你这人真无耻，我实在没料到你居然说出这种话来，十二比四，发动的人是你，竟然指责景某残暴！称怎么说得出口？老天爷！我可怜你、”

“这是一个世间最无耻的人，何必听他叫屈？”电剑扭头便走，懒得看结果了。

冷剑夫妇也冷冷一笑，转身向农舍举步。

“景青云……”西极神熊不死心全力大叫：“你这样做，断送了……一世的侠名……”

“葛老狗，不必浪费口舌了。”景春莺沉声说：“家父的侠名，已经被你们这些丧心病狂的野心家葬送了！今后荆门山庄景家不再奢言行侠！举起你的虎爪，为你的生死全力挣扎吧！冲上来！你这懦夫！”

虎爪在怒吼声中，挟罡风劲气进攻。

葛天龙的剑，也从旁策应猛攻景姑娘的左肋背，父子俩配合得恰到好处，剑爪同时汇聚，风声乍起。

景姑娘的剑反而收回隐于肘后，身形似逸电流光，在剑光爪影中飘忽闪动，有惊无险地避过了父子俩十余招狂攻，绕走移位奇快绝伦。

蓦地，出现另一道剑芒，有如电光一闪，随即逸出两丈外，风止雷息，人影急剧中分。

“呃……”

西极神熊闷声叫，直冲出丈外，左肋血染衣裤。一片猩红，血出得太多太快，表示肋部中剑，创口又大又深。

葛天龙斜退出两丈左右，脸色死灰。

“你这位排名第八的高手名宿，其实接不下本姑娘多少招。”姑娘收剑后退，脸色冷森：“葛天龙，留你回去报信，你走吧！”

砰一声大震，西极神熊倒了。

葛天龙咬牙切齿收剑，背起乃父仍在抽搐即将断气的身躯，发出一声凄厉的叫号，吃力地踉跄而走。

一位随从站在树下看守尸体，等候柏大空派人来善后，目光留意着前面的小径，派来的人应该快到了。

身后突然传来一声轻咳，令随从大吃一惊。

这位随从是荆门山庄的高手，平时负责女飞卫的警卫，居然被人不知不觉地接近身后，难怪会大吃一惊。

人转过身来，剑已在手。

随从又是一惊，是一个老态龙钟的村夫，干枯的面孔，寒酸的村夫短衣破裤，除了一双半闭半开的眼睛略带生气之外，可以说已经是入土大半的朽人。

“噢！你……你是怎么来的？”随从吃惊地问，接着脸一红，收剑入鞘。面对一个老朽村夫，手中有剑耀武扬威，像话吗？

五六十步外，是静悄悄柴门紧闭的农舍，屋前是晒谷场，两侧是稻田，唯一接近的方向是前面的小径。

奇怪，这老村夫是怎么来的？

“这些人活着的时候，老夫就来了。”老村夫指指十具男女尸体：“他们估错了贵庄主父女的实力，尤其料错了景姑娘的武功修为。第一次袭击宾阳客店失败情有可原，这次失败就不可原谅了，算是他们的主事人无知……”

“也不见得。”身后传来冷剑的清晰的语音：“事实上，宾阳客店他们是成功的，景某的朋友死伤惨重。因此认为仅需两尊一残，就足以消灭景某这几个残余了。倒是他们的确估错了小女的修为，而且也料错了景某的性情改变，所以失败得很惨。”

“阁下的性情如何改变？”老村夫转身笑问。

“不再死执着侠义的浮名虚誉，保命第一。”冷剑背着手，虎目炯炯不住打量这个貌不惊人的怪村夫。

“老来变性，不是吉兆，呵呵。”老村夫怪笑。

“至少，景某已经保住性命了。”

“能丧心病狂吗？”

“还不至于。”

“你们本来是休戚相关而结合的一群英雄豪杰，没想到反而成了你死我活的死仇大敌，人间世真是奇幻莫测。”老村夫感慨地说：“他们要与天绝谷主和平解决，应该对你会有利。”

“他们必须用景某做牺牲，才能达到目的。等他们如愿赶走景某之后，与天绝谷取得协议。下一步，就是我荆门山庄毁灭的时候。而且，他们与天绝谷主和平解决的诚意只有两分，甚至不到两分。”

“有何根据？”

“目下已经不是正邪之争，已转为江湖霸主之争。主，只许有一个，双雄不并立，早晚会有一个倒下去。所以，景某不能背黑锅，必须与天绝谷主光明正大了断，不牵涉任何名利之争，景某对号令江湖毫无兴趣，不希望把事情搞得太复杂。不能忍受他们那些人的手段和阴谋。”

“理由不够充分。”

“哼！在武昌附近暗中活动多年，那群用鬼面具掩去本来面孔的人，就是他们最具力量的争霸本钱，景某已经查出一些线索。当需要时，他们会动用这批人的，必要时不但用来对付我荆门山庄，也可以用来对付天绝谷主。如果我所料不差，不久之后，就会由这些人来对付我了。”

“你还不够聪明。”老村夫摇头苦笑。

“怎么说？”

“你知道他们网罗青龙帮的目的吗？”

“知道，青龙帮人手众多，消息灵通，无孔不入，景某摆脱不了他们的追踪，就是青龙帮的眼线发挥了作用。利用这个大江两岸最强大的黑道组织，逐鹿江湖霸主的事已成功了一半。”

“所以你不够聪明。”老村夫说：“青龙帮沿岸大埠每一分舵，设有一组最具威力的雷霆小组。他们在江上追逐仇家有如雷霆般迅疾，每个人都是神箭手，在江上风涛中，射断百步外的帆索轻而易举。用这些人集中对付你们这些侠义英雄或江湖绝顶高手，结果会如何？你想想看？”

“这……”冷剑一怔，脸色一变。

“快船传信已经远出数百里外，集中雷霆小组的命令，已由龙王帮主发出，岳州与九江两分舵的人，已在昨晚到达，与武昌分舵的一组配合，三组

人不下百名之多，用来对付你们十几个人，足有八成胜算。这就是柏大空暗中策划多年，终于大功告成的目标。

今晚，如果你们还在这里逗留，明早你们将和这些尸体一样，摆放在这里等人收拾了。

阁下。好自为之。”

老村夫再苦笑一声，摇摇晃晃要死不活地走了。

冷剑与随从目送老村夫的背影发怔，都有毛骨悚然的感觉。

“庄主，及早为谋。”随从悚然地说：“没有人能在百名箭手攒射下侥幸逃得性命。”

“还来得及。”冷剑说：“奇怪，这人是何来路？化装易容术精湛无匹，高明极了。”

“反正是友非敌，错不了。”随从肯定地说。

“不必理会尸体了，进屋去准备。”冷剑转身便走。

24

返府城的路，通过新河的小桥。

老村夫坐在桥栏上，目迎青衫飘飘泰然赶路的晁凌风，老眼突然全睁，冷森的光芒一闪，随即恢复要死不活的原状。

“这小子像个鬼，出没无常精得很。”老村夫自言自语：“还以为青龙帮的人去追他的船了！岂知他却在相反的方向出现。唔！很可能是来找冷剑的。哼！可不能让他们走得太近了。”

其实，青龙帮已撤回追踪晁凌风的船，因为晁凌风已和公冶纤纤打过交道，已证实晁凌风并没离境。

所有的人，皆对晁凌风雇船的事莫测高深，弄不清他在玩什么玄虚把戏，出动了许多眼线，却无法把握他的意向和动态。

晁凌风从容踏上桥，目光扫过安坐在桥栏的老村夫身上，老村夫恰好向晁凌风阴阴一笑。

他心中一动，突然站住了，脸上也涌起怪怪的笑意，目不转瞬地捕捉老村夫的神色变化。

老眼瞪小眼，谁也不想先开口，僵住了。

“你来干什么？”老村夫终于忍不住冷笑着问。

“来看看那些侠义道名宿，是不是真的聪明了。”晁凌风笑答，神情依然是怪怪地。

“聪明如何，愚蠢又如何？”

“聪明，就得赶快溜之大吉；愚蠢，是留在武昌，等柏大空那些从前的朋友宰，等天绝谷的人杀。”

“他们并没有离开溜走，那些侠义道名宿是相当固执的。说他们不聪明也不正确，至少冷剑父女已经宰了西极神熊，弄清了柏大空的阴谋，认识了谁是朋友谁是仇敌，所以并不愚蠢。”

“通常，最要好的朋友，才会变成誓不两立的死仇大敌。为名为利，甚

至为了一点点好处，不但可以出卖朋友，甚至可以出卖父母妻子。”

“你会吗？”

“我不会，因为我很笨，对名利兴趣缺缺。呵呵！老伯，你似乎不是监视我的眼线吧？”

“何以为证？”老村夫阴笑着问。

“因为你的口气，显然同情冷剑那些人。”

“你料错了，我立即纠正你的错误。”

声落人动，老村夫突然一闪即至。

矫捷绝伦，双手齐出来一记快速的上下交征，上取五官下攻腹阴，强劲的内力如山涌发，正面强攻毫无顾忌手下绝情。

晁凌风哈哈一笑，在指尖前斜飞而起，似若凌风飞去，远出三丈外，单足一点桥面，再次飞出四丈外，飘落桥头点尘不惊。

“好强劲浑雄的内力。”他脸色一变：“好家伙，我知道你是谁了。”

老村夫吃了一惊，没料到他竟然能脱出内力的控制，脱身的身法如此惊人，一怔之下，失去连续出招通攻的机会，眼神一变。

“你小子果然高明，居然轻而易举地脱出老夫上下两种奇劲的控制，劲道着体即消，有如泥牛入海，吸与吐两种劲道皆无着力处。”老村夫一面说一面逼近，双手一屈一伸，掌心炽红如火：“我不信你能禁受得起老夫全力一击，准备了。”

“你无奈我何，呵呵！”他大笑，开始游走：“你的三昧真火要出来了，要恼羞成怒了。宗老，你的化装易容术很高明，但压箱子的绝学一动就露出马脚。你是杨姑娘的长辈，我不好得罪你，最好见好即收，我让你一步。哈哈！走也！走也……”

老村夫急剧地多次想冲上近身，皆劳而无功，他躲闪的身法快得匪夷所思，明明左闪却出现在右方，真像鬼魅幻形，无法预测动向，抓不住出招的机会。

这时说走便走，眨眼便出现在四五丈外，沿小径冉冉而去，但见他大油飘飘，身形如行云流水飞泻而逝。

“这小子可恶！”老村夫宗老脱口大叫，其实叫声中丝毫不带怒气：“看来，我是操之过急，弄巧成拙啦！得设法补救才行。”

强敌来得比想像的更快。

两艘快舟靠上了洲岸，二十余名箭手与八名三山五岳好汉飞跃登岸。

船是从上游来的，来自陈公套青龙帮总舵，主事的人迫不及待，出动精锐明火执仗了断啦！

领队是武昌分舵舵主分水犀廖勇，率领分舵的精锐作孤注一掷。

这位分舵主是帮主龙王的心腹，与二少帮主白鲤公孙胜宙是口盟兄弟，对青龙帮忠心耿耿。

这一队箭手，也就是武昌分舵的雷霆小组，除非出了十分危急的情势，雷霆小组是不会出动的。

假使碰上了官兵，很可能被官兵当作造反的暴民来捕拿问罪，后果严重。

从江边到农舍，不足一里，片刻间，农舍前后的竹林树丛，被箭手悄然占住，完成封锁。

这些人十分有耐心，而且经验丰富，当他们潜进蛰伏时无声无息，农舍的人是很难发现他们的。

冷剑一群人在屋内拾掇行装，因此忽略了警戒，也没料到对方来得那么快。

柴门开处，首先出来了两位随从，各背了一个大包裹，他们先在门外的广场向四周戒备着。

片刻，夜游神与景春莺姑娘出来了。

“我们在前面探道。”夜游神向屋内的同伴说：“要留意跟上，不要拉得太远了，以免前后无法策应。”

“途中可能有人拦阻，切记不可被缠住。”跟出的冷剑叮咛：“已经势同水火，没有什么好慈悲的。”

“对！已经大开杀戒了，谁还敢手下留情慈悲？”景姑娘的凤目中煞气腾涌：“假使青龙帮真的胆大妄为，日后，哼！我要连根拔掉他们。”

人陆续外出，夜游神领先便走。

“走吧！春莺，你这个笨鸟先飞。”夜游神居然有心情说笑：“小心路旁隐伏着刺客，可不要又被暗器把你射了来罗！”

“陆叔，侄女对暗器烦透了。”景春莺咬着银牙说：“碰上用暗器的人，侄女必定卸掉他们的手脚，决不让他们痛快的死。”

刚走了五六步，百步外突然传来震耳的狂笑声。

所有的人皆脸色一变，警觉地循笑声传来处留心察看。

小径附近空荡荡，鬼影也无。

竹林树丛毫无动静，宅左有的稻田也毫无人迹。

“这附近怎么躲藏有这么多兔子？”笑声之后传来清晰的语音：“雁来了，快射呀！”

“退回屋里！”夜游神警觉地叫。

只有一个人不曾退入，是景春莺。

她听出笑声和语音是晁凌风所发，心中一动，贴地鱼跃，隐身在晒谷场右侧的一条田垄下。

埋伏失效，人进了屋，弓箭失去作用。

三个相貌狰狞的中年人，出现在最外侧的一组箭手旁，锐厉阴森的目光，透过竹林的空隙，向三十步外语音传来的树林搜索。

这一组有四名箭手，箭已扣上弦，神色皆有点困惑和不安。

“可曾发现胡说八道的人？”一位中年人向箭手问。

“没看到人影。”一名箭手向树林一指：“就在那边狂叫狂笑，人一定躲在树后，或者伏在树干下，所以无法看到。”

“我们不能擅离。”另一名箭手说：“所以不便前往搜查，何况……弓箭在树林内易受反制。”

“你们小心戒备，我们去把那混帐东西搜出来，剥了他的皮！”中年人凶狠地说。

三人一打手式，蓦地飞跃而出。

小径旁的树丛并不茂密，稀稀疏疏的杨或柳，加上一些野桑或不知名的杂树，一目了然，只有树下的草丛可以隐伏。

三个人分三方飞扑而去，三两起落便已进入，按理必可立即发现人踪，草中的人无所遁形。

但深入三二十步，那有半个人影？

三人搜遍左近，聚集在林缘商量。

“怎么可能踪迹不见？”为首的中年人惑然说：“一定躲在附近的狐洞内；咱们留些神，再仔细搜一遍、我不信他会变成蛇鼠躲入洞穴里。”

视界可远及两里外，甚至可以看到江边的芦苇丛，人如果撤走，决难逃箭手们锐利的目光，更难逃过这些三山五岳的精明蛇神牛鬼眼下。

“多叫些人来，非搜他出来不可。”另一名中年人恨声说：“这狗王八坏了咱们的大事，景老狗那些人躲回农舍，天一黑咱们就失去优势了，可恨！”

“天黑他们也走不了，哼！先别管那些侠义狗熊，搜出这个该死的贼王八……呃……”

为首的中年人话未完，向前一栽，砰然仆倒，略一挣扎便寂然不动了。

另两个人相当机警，反应奇快地左右一分，火速转身戒备，剑已在转身时出鞘。

一声轻响，右面那人的右耳门，被一段半尺长寸组的树枝击中，横击的力道颇为沉重，被震得斜擗出丈外，立即失去知觉。

“你骂谁是狗王八？”语音发自最后一名中年人身后，声不大如在耳畔发声。

这位中年人正是提议多叫些人来搜索的人，骇然失惊之下，不假思索急速大旋身，剑出回风拂柳攻击。

这一招即使无法伤敌，最少也可以自保，必定可以有效地阻止身后的人近身。

一剑落空，剑气居然可及八尺外，身后鬼影俱无。

还来不及收招，后颈突然被一只大手扣住了，右肩一震，肩尖骨裂，右手一软，剑失手坠地。

“大声叫救命，叫！”身后的人下令，扣颈的手松了些。

“哎……哎哟……救……救命……”这位仁兄怎能不叫？

当然希望同伴赶快前来救命，肩和颈痛得受不了，腰脊也挨了一记重击，脊骨像要散裂啦！

三四十步外隐伏在竹林下的四名箭手，终于看到这位仁兄身后的人了。

是晁凌风，青衫与这些穿劲装的人不同，一看便知敌我，虽则他贴在中年人身后不易看清。

四箭手不敢放箭，怕伤了自己的人，但不敢不冲去救应，四张弓拉半满，急步向前接近。

其他埋伏在后面的箭手仍然隐伏，但有两个灰衣中年人飞掠而来。

“救……命啊……”被制的中年人，叫声刺耳惊心。

“不要放箭！”到得最快的三角眼中年人沉喝，随即向前超越：“候命行事。”

“哈哈！箭能射透人体，你们真该不顾一切发箭的。”晁凌风大笑着说。

“咦！你是……”三角眼中年人吃了一惊，在两丈外止步。

“哈哈！不要说你认识我晁凌风。”晁凌风大笑依旧毫无所惧：“你老兄身上，一定藏有见不得人的鬼面具，你们的底细，晁某已经调查得一清二楚了。”

“你……”

“你们是柏大空暗中布置在武昌附近的神秘爪牙，你阁下的地位，比神

针玉女冷香仙子高一级。上次在下落在你们手中，柏大空知道在下不是冷剑那些人的朋友，也不是天绝谷的人，所以要逼在下投效，这笔帐在下要和你们算一个清楚。”

“在下不知道你在胡说些什么。”三角眼中年人明显地否认身份：“放了敝同伴，在下要秤秤你这小子的斤两！你在鸚鵡洲出尽了风头，名动江湖，不至于是挟敝同伴做人质，与在下逞口舌之能的人吧？”

晁凌风瞥了左右的四名箭手一眼，四张弓已拉满，四支箭随时可能离弦，三丈距离速度决非肉眼所能看清闪避的，放了人质后果可怕。

他推着人质向前迈步，虎目中神光乍现。

“好，人给你。”他突然将人向另一名灰衣人推出，但见人影一晃，便已到了三角眼灰衣人的身后。

“该死！”三角眼灰衣人扭身就是一掌拍出。

彻骨奇寒且挟着腥风的掌劲，如怒涛般向他涌去，足以在丈外伤人，掌上的功力骇人听闻。

他双掌推出，硬碰硬来一记推山填海。

“腐骨诛心掌！你这狗东西才该死。”他的身形加速冲进。

阴腥寒臭的无情掌劲回头反奔，似乎劲道增加了三倍。

双方的内劲接触所发出的怪异音爆声，也提高了三倍，声势骇人听闻。

“呃……”三角眼中年人倒飞出两丈外，摔倒时喷出一口鲜血，方砰然着地，右手软绵绵像是骨碎了。

同一瞬间，另一名灰衣人刚抱住撞来的人质。

“放箭！”这位仁兄情急厉叫。

不妙，晁凌风两掌得手，正向这位仁兄冲来。一闪即至，近身。

箭手的精神太过专注，闻声发箭，反应出乎本能。

事先箭本来就一直追随着晁凌风移动，哪能分心留意其他的人？

因此发箭离弦，自然而然的是随晁凌风移动的身影发射的，应声而发有如电光流火。

晁凌风的目的，就是吸引箭手的注意力追随着他。

一冲之下，人不进反向上升，飞腾而起！

来一记快速美妙的后空翻，倒翻两匝，四支箭间不容发地从他的脚下交叉飞过，向抱着同伴的灰衣人集中。

身形还在空中，已取出插在腰带上的一把尺长树枝，双手一分，树枝呼啸着分向四名箭手破空飞射。

晁凌风的身形这才翩然飘落。

“王八……蛋……”抱着同伴的灰衣人狂叫，向箭手叫骂。

四支箭有三支分别贯入两人身上，两人仍然抱持着摔倒在地上挣命。

四箭手也狂叫着扔弓摔倒，树枝贯入胸腹半尺以上，铁打的人也受不了。

晁凌风一脚踏住一名箭手的手肘，取下背着的一壶箭自己背上，拾起弓略一试力，仰天发出一阵震天狂笑。

埋伏的人躲不住了，分水犀与其他四组共有十六名箭手，纷纷现身向这面惨叫连天的地方赶。

狂笑声也令这些箭手们心惊胆跳。

小径从屋左绕过，屋后是通往洲南的一带住宅，也是前往府城的路径。

箭手们前后埋伏，希望冷剑那些人离开农舍之后加以射杀，不管是哪一面，都是死路一条。

屋后埋伏的人，不知道屋前的情势，反正听到惨叫，以及浑雄的狂笑声，知道已发生不可逆料的变故。

埋伏袭击的希望已经落空，由另三名灰衣中年人率领，急急向屋前起来。

来得急切，忽略了躲在田埂内的景姑娘。

屋前的情势，已不可收拾。

晁凌风的箭术，比箭手高明多多，隐身在树后，迎着蜂拥而来的十余名箭手，稳定地以连珠箭袭击，箭到人倒。

片刻间便射倒了三分之二，能冲近至三十步内用箭反击的人，还不到两成。

终于有人看清了他的面貌，这才知道碰上了煞神。

“那是晁凌风！”不远处躲在一株柳树下的分水犀惊怖地大叫，压下了中箭受伤者的痛苦叫号声。

已经超越到屋前面的后一批策应的人，急如星火中听清了分水犀的大嗓门，像是挨了一记霹雳，脚下一慢。

后面来了死神，景姑娘悄然暴起。

这位摒弃了侠义门人于弟道义的母大虫，不再理会武林正大光明的传统，毫不迟疑地从后面突袭，手下绝情。

她一冲之下，剑劈掌飞连毙了五名箭手，眨眼间就毙了三分之一，剑贯入第六名箭手的背心。

箭手的濒死惨嚎，方惊醒了前面的人。

对付远攻威力惊人的箭手，最可靠的办法是贴身攻击。

景春莺已经贯人人丛，身在绝地有敌无我，只许有一方活下去，活得下去的人就是胜利者。

形如疯狂的杀搏，一发不可遏止！

箭手们前后受敌，死伤惨重，感到心胆俱寒。

有两个胆气稍壮的人，各向景姑娘放了一箭，皆被景姑娘快速如电的闪避开了，不但劳而无功，反而误伤了一个自己人。

丧了胆的人不足以言战，聪明人立即四散逃生。

“丢弓者不死！”前面传来晁凌风暴雷似的沉喝。

“啊……”又死了一个。

分水犀是个聪明人，相当负责地发出撤退的信号，这才向侧方的竹丛一钻，溜之大吉。

八个人先后到达泊舟处，只剩下四张弓。

“我的天：“分水犀仰天长号：“我……我的雷霆小组，反而被……被雷霆击溃了，就……就剩下这……这几个人了吗

“分舵主，恐怕就这几个了，死掉了四分之三。”一名倒拖着弓的箭手沮丧地说：“驱使我们送命的八个家伙，一个也没有回来，一定凶多吉少。”

“那个冷剑的女儿，真是可怕的恶魔，剑使刀招疯狂快速砍劈，像是疯了。”一个右膀仍在淌血的箭手声调仍在颤抖：“她像在厨房砍瓜切菜，把杀人当成斩鸡剁鸭。分舵主，如果不赶快离开，等那女魔赶到，咱们这几个人休想活命。”

“是的，不能再笨了。”分水犀下定决心：“那个神出鬼没的晁凌风，我这一辈子都不希望再见到他的人影，这家伙比瘟神更可怕百倍。开船！”

“晁爷，我正在到处找你。”景春莺脸上有飘忽的笑意：“我找过杨姐，好像她在故意现身等你。”

“我知道。”晁凌风的神情平平淡淡：“她捉到不少对头。其中有飞天蜈蚣，东风西雨等等魔道风云人物。她想将消息告诉我，其实我所知道的消息并不比她少，但我不想追究其它的枝节。你找我有事吗？”

“我希望能弥补家父对你的……”

“呵呵！我根本不介意令尊对我的误解，令尊只是不幸被人作弄与利用的受害者，柏大空已如愿以偿取代了令尊的武林地位。我也是专诚来找你们的。”

“晁爷的事……”

“你们与天绝谷的过节，到底有何打算？”

“这得等天绝谷主决定，最近他应该派天绝使者与家父见面的。”

“你们应该知道，天绝谷主正在等候你们互相残杀，决不会轻易放弃大好的优势，过早与你们了断。”

“晁爷的意思……”

“再拖下去，你们真的会互相残杀，鹬蚌相争，渔人得利。我有点自私，我认为你们这样打打杀杀拖下去，会妨碍我追查凶手的计划。”

“凶手是太极堂的人，青龙帮已经捉到了凶手，他们正在加紧迫搜主谋的少堂主冉世纶……”

“在我亲自讯问疑凶，获得确证之前，我不会听信任何人的一面之词，认定某人为凶手或主谋，因为我对凶手稍有印象，要亲自求证，而柏大空显然不准我插手。”

“那你的意思……”

“令尊应该承认失败，及时离开武昌的。你们一走，柏大空就可翻云覆雨大玩阴谋，我就可以从中取利办我的事。老实说，柏大空和平共存的招牌，就比你们响亮得多，你们留下，必定成为众矢之的，何苦？”

“晁爷，一旦他们双方取得协议，下一步遭殃的人，必定是我荆门山庄了，家父能走吗？”

“可是……”

“物极必反，景家不再介意声誉名位，决定放弃自缚手脚的所谓侠义道英雄滥调，为生存而挥剑。”景春莺的脸上，流露出仇恨，冷酷、极端自信的神情：“今后，除了晁爷你和杨姐之外，其他的人，我都会毫不迟疑地剑下绝情。显爷，我

“你怎么啦？”

“我希望能与你并肩闯荡。”景姑娘的神情变了，红云上颊，眼神热切：“我好羡慕杨姐的成就！我有信心在短期间可以与她并列江湖女杰之林。有你在，江湖上的魑魅魍魉何足道哉？”

晁凌风感到在大太阳底下传来一阵寒意，目不转瞬地注视着眼前这位小女孩。

上次在东湖茶店，他就曾经指责这小女孩妄用绝学伤人。

这次，他又亲眼看到这位小姑娘疯狂地挥剑，剑剑致命。现在，又亲

耳听到这种雄心万丈的论调，难怪他感到寒意。

他根本无意在江湖闯荡，无意在江湖争名逐利。

似乎，他觉得这小女孩变成了嗜杀的怪物。

他有点同情冷剑，半世辛勤所建立的声誉名位，被柏大空毫不费劲地一笔勾销了，这种可悲的结局值得同情。

但物极必反，这个反字可不是好现象，将会反得天翻地覆，反得杀孽无边。

而且，这个小女孩曾经二而再死里逃生，心中有强烈的仇恨烈火，反起来一定极为可怕。

“看来，我是白来了。”他的语气萧索，丢掉在手中玩弄的弓淡淡苦笑：“请转告令尊，能走，还是走的好，两面树敌智者不为。告辞。”

“晁爷，并肩闯道的事……”景春莺急急地说。

“我对浪费自己生命的事毫无兴趣。”他匆匆说完，身形倏动，眨眼间便远出百十步外扬长而去。

25

鯨鱼套龙王公冶长虹的大宅院，目下成了招待特殊人物的招待所。

由于情势险恶，公冶长虹一家老小，已经迁至陈公套总舵，住宅由几位心腹弟兄坐镇，接待一些特殊贵宾。

这些所谓特殊贵宾，都是柏大空派人带来安顿的，因为陈公套总舵所安顿的天下高手名宿，身份形形色色，黑、白、邪、魔份子复杂。

而这些特殊的贵宾身份特殊，不屑与陈公套那些人相处，所以被邀请来公冶帮主的大宅安顿。

其实，公冶帮主已经大权旁落，全家迁至陈公套总舵，名义上是亲自坐镇，其实是已被柏大空手下的朋友们所控制，有如猛虎入桉，蛟龙失水。

天刚黑，大宅堂开盛宴，六名贵宾已有了六七分酒意，神色冷漠地听取传旗使者一珠火星君张元以及荆州分舵主大爷五爪蛟陈昌，详述武昌目下的情势。

一珠使者火星君与荆州分舵主大爷五爪蛟，都不是龙王帮主的心腹，而是帮中、扩张派中，野心最大的中心人物。

他们是总舵主八极灵官的得力臂膀，也是力主与柏大空合作，吞并太极堂正式问鼎江湖第一大帮宝座的急先锋。

他们伴同贵宾前来安顿，向贵宾述说近来的情势变局。

六位贵宾皆是年登花甲，相貌狰狞的高年男女，对局势发展没有多大兴趣，人老成精，显然已看出火星君的意图。

“张使者，你说这个姓晁的小辈是天绝谷的人，这就不对了。”上首那位灰须如戟的老人说：“如果他是，决不可能与冷剑的女儿联手，大杀贵帮的雷霆小组人员。两方死仇大敌如果真的联手了，柏老弟那些人，还能不大张旗鼓，堂堂正正鸣鼓而攻？”

“朱老前辈也许不知道，冷剑景青云已公然宣称退出侠义道，他的女儿

甚至已自取绰号为魔莺了。”火星君接着说：“既然认为已沦为魔道，与天绝谷联手就不足为奇了。”

姓晁的小狗艺臻化境，此人不除，将是江湖一大祸害，天地间能制他的人就没有几个了。”

“他不可能比天绝谷主更厉害，小小年纪不成气候。”虬须老人不受激，冷冷一笑道：“咱们乾坤四灵与天地双煞在两年前，便已和柏老弟取得协议，由他策划将冷剑和天绝谷主引出来。他要取代冷剑领袖群伦的地位，咱们不计名利，只负责除去他们报往昔受辱之仇，其他概不过问。呵呵！张使者言中之意，是希望咱们替贵帮除去姓晁的小辈，对不对？”

“这……”

“柏老弟肯吗？”

“柏大侠还没有……”

“还没有授意，是不是？他应该知道，咱们乾坤四灵与天地双煞一现身，冷剑与天绝谷主必定提高警觉，出其不意一举突袭的大计落空，得不偿失。”

“噢！”下首那位全身黑衣裙的老妇，突然发出惊讶的叫声。

堂口，不知何时出现了景春莺姑娘的身影，一身墨绿劲装，把浑身玲珑透凸的曲线衬得极为夸张，让男人一看就血脉贲张，心动神摇。

四名伺候贵宾的大汉，迅速地在堂下列阵戒备。

“不会有出其不意突袭的事发生了。”景春莺的语气冷森自负：“傍晚时分，本姑娘就知道你们魔中之魔，乾坤四灵，与天地双煞，鬼鬼祟祟地到达了。”

“大胆！什么人？”虬须老人愤怒地拍筷而起。

“魔莺景春莺。”景姑娘傲然一笑，举步入堂：“胆不大就不会来，来了就不在乎你们乾坤四灵天地双煞。你这老鬼定然是夔龙朱乾了，一个快老掉牙的独脚老残废，你神气些什么？”

邪魔外道的名宿中，那些真正的可怕高手像是孤魂野鬼，很少计较浮名虚誉，大多数很少在外公然走动。

因此，名头反而没有那些经常在江湖上出没鬼混的二流高手响亮，像四大邪魔东风西雨北雷南云，以及飞天蜈蚣七煞书生等等货色，武功平常却声威慑人。

像武功修为稍高一极的逍遥仙客——宇内三妖仙之一；毒郎君的师父香山毒叟童光；天绝谷主的好友鬼影山威；无双秀士的师父夺魄天罗柯南；这些人都是真才实学超人一等的邪道名宿，名头反而没有四大邪魔响亮。

以紫虚观主(夜泉程景)的师父逍遥仙客来说，出身白莲会，妖术通玄，连冷剑这位侠义道第一高手，也怀有强烈戒心。

而飞天蜈蚣和西雨这两个二流货色，却毫无忌惮地向冷剑的妻子女飞卫公然挑战。

菩萨好惹，小鬼难缠；江湖上那些半桶水货色，声威比那些绝顶高手更具威力。

乾坤四灵，就是魔中的高手。

夔龙朱乾、冲霄凤陈六娘、玉夫子尤贤、威麟许坤；以及天煞吕彪、地煞施高，都是早年与天绝谷主、冷剑等人齐名的魔头。

这些老一代的名宿高手，彼此之间多少有些仇怨过节，一旦有机会报复，自然而然地凑在一起候机结算，有心人再从中撮合，难怪会掀起狂风巨

浪。

“该死的！你竟然打上门来了。”天生龟背的玉夫子尤贤气得跳起来：“就算你老爹在这里，也不敢在此撒野，你……”

“你这老乌龟还不配在家父面前夸口。”景姑娘已到了堂下，四名大汉惊恐地不断后退不敢阻挡：“你下来，本姑娘打发你滚蛋。”

四灵，指龙凤龟麟。尤贤其形如龟，绰号当然不好称龟，所以称玉夫子，玉夫子是龟的文雅封号。

景姑娘一个小晚辈，把老家伙直接叫成老乌龟，简直狂妄已极，可把玉夫子激怒得快要发疯了。

一声怒啸，玉夫子从座位上平空拔起。

整个人缩成一团，像一枚巨弹，凶猛地向着堂下两丈左右的景姑娘迎头砸落，力道极为猛烈沉重。

龟甲功全身坚似硬甲，重重地砸落，真可以将人砸得骨碎肉裂，像是一块巨石从高空砸落。

声势十分惊人，速度太快，令人无法闪避。

知己不知彼，玉夫子犯了严重的致命错误，认为冷剑以剑术名震天下，女儿的剑术即使青出于蓝，但不可能以内功御剑，再神奥的剑术也毫无用处，击中刀剑不入的高手百十剑也毫无作用。

龟甲功不但刀枪不入，也禁得起千斤锤斧的砸劈，可说是混合金钟罩与铁菩萨两种奇功，溶铸而成的神奇学。

除非对方的内功更为深厚，休想攻破这种浑如精钢的龟甲功。

只有一个人知道景姑娘身怀禅门绝学，具有归州白衣庵三圣尼的盖世禅功，那就是晁凌风。

景姑娘的身形倏然而动，飞腾而起，剑已出鞘，从玉夫子猛砸而下的身躯旁相错而过，快得几乎令人肉眼难辨。

相错的刹那间，剑化电虹扫过玉夫子的左肋。

灯火摇摇，景姑娘的身影似乎突然幻化出现在食案上空，剑气迸发，招发绝学云龙三现。

似乎剑幻变成三道天矫的匹练，狂野地各现三次，风雷乍起，食具如被狂风所刮，向八方激射。

只有两个人能及时从剑练下退出，是威麟与地煞，双掌连续发出无情的劈空掌力，以进为退借反冲力挫身退走，掠下堂仍感到剑气袭人。

堂下，多了一个人：冷剑。

一声冷叱，冷剑毫不迟疑出剑攻击，剑光流泻见光而不见影。

“呃……”

毫无防备，仍然魂飞胆落的威麟和地煞，糊糊涂涂中剑倒地。

墨绿色的淡淡身影倒飞而去，剑光一敛。

冷剑瞥了四周一眼，大踏步转身出堂。

景姑娘收剑入鞘，冷然随后走了。

四大汉瑟缩在两面的壁根下发抖，像是失了魂。

血腥刺鼻，四灵双煞声息毫无。

桌底下有两个活人，抱着头爬伏在桌底下战抖。

就是火星君和五爪蛟，这两位仁兄在玉夫子暴怒地向堂下猛砸时，便知道大事不妙，早一刹那往桌底下一钻。

他俩趋吉避凶，不妨扮懦夫，钻在桌底藏身。

面对大名鼎鼎的乾坤四灵与天地双煞，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胆敢单人独剑侵入闯筵，如无惊世绝学，岂敢前来玩命？

如不见机钻入桌底自保，定是一等一的大笨蛋。见机的人有福了，果然刚伏下，景姑娘便登堂上桌。

内堂有人闻警抢出，冷剑父女已经不见了。

反击极为猛烈，有如雷电交加风行草偃，十余位高手中的高手分为四组，每组先后袭击两处地方。

一夜之间，青龙帮城内城外八处秘舵，遭受到致命的打击，报复之惨，轰动江湖，冷剑这群人的声威重新抬头。

一连三夜，青龙帮除了陈公套总舵之外，其他各地的秘舵与江湖行业中枢，大半受到毁灭性的袭击。

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帮众们人人自危。

柏大空那群人曾经多次出动追搜，皆劳而无功，人多行动不便，人少又怕受到截击，真感到束手无策。

白天，眼线们大肆活跃，可是，查不出冷剑那些人藏匿的线索，像是平空消失得无影无踪。

陈公套是唯一没受到袭击的地方，一方面是人手众多，另一方面是地势佳易于防守，因此成为唯一的安全庇护所，青龙帮稍有地位的人，纷纷进入总舵避难。

白天，是柏大空那些人的天下。

晚上，是冷剑一群人的猎食场。

白天的优势仅限于城外，在城内谁也不敢公然打打杀杀，因此城内微风细雨，城外雷电交加暴雨如注。

蓼洲湖旁的官桥村，是南行的一处歇脚站。

官道东面有七八间店铺，贩卖一些行旅必需用品，当然有供应茶水的小食店。

由于距城只有十四五里，通常不会有旅客在这里打尖或投宿，真要赶不上宿头，村北的灵官庙可以借宿。

只要奉上一些香火钱，在殿廊下放两把稻草就可度一宿。

已牌初，晁凌风青衫飘飘，出现在一家小食店的店堂。

官道上旅客络绎于途，有车有轿，居然还有骑马的旅客，显得这座官桥村颇不寂寞。

店堂却是寂寞的，没有食客光顾，不是午膳中伙时光，他是唯一的食客，但却不是旅客。

先要店伙沏了一壶好茶。大热天喝热茶，连店伙都感到诧异。

茶送来了，店伙巴结地笑问：“客官从府城来，是不是来访友？”

他喝了一口热茶，和气地笑笑：“在下没有朋友，也许有人来找我。”

店伙一愣：“原来客官在等人。”

他摇摇头：“是人在等我。”

店伙听不懂这种难摸清边际的话，笑笑走开了。

喝了半壶茶，陆续有旅客光临，先是四个脚夫打扮的人进入，喝了一碗冷茶便叫些酒菜。

接着来了几批食客，表示午膳时光快要到了。

晁凌风没留意其他不起眼的食客，反正十余副座头，有一半已经有人占了，人不少，哪能留心每个食客是何来路？何况，晁凌风也不需要知道。

四个先到的脚夫三高一矮，都是壮汉。

矮的一个脸色苍黄，坐在侧首脸半向着他。

假使他留心。一定可以发现矮脚夫那双眼睛，所流露的光彩，与略带病容布满风霜的脸孔不相衬配。

一壶茶终于喝光，他招来店伙，给他来两壶酒，四味下酒菜，独自小斟慢酌地，自得其乐了。

店伙颇感诧异，这位客官所等的人，或者是等他的人，怎么还没来？

店门口，出现一位粗壮的庄稼汉，身后跟着一位明眸皓齿的小村姑。

壮汉挟了一个长布卷，小村姑挽了一只小竹篮，两人驻步向店堂内张望，脚下有点迟疑，似乎在捉摸该不该进去。

他们看到了晁凌风，看到晁凌风泰然自若小斟慢酌。

最后小村姑一打眼色，毅然领先举步入店。

壮汉本来已举步跟入，但警觉地向官道前后扫了一眼，眼中有警戒的神色。

略一迟疑，随即移至店门侧方，目光不时从门内移至门外，并且很留意着店里外的动静。

晁凌风盯着走近桌旁的小村姑，脸上有怪怪的笑意，是属于猫儿盯着爪前小老鼠的笑脸 2

“你最好赶快走。”他说：“要不了多久，陈公套那些人就会赶来了。”

“你……你约了他们？”小村姑似乎打了一冷战：“你……你真的要……要和他们合……合作？”

“正确的说，是我故意现身，引他们来找我的。”他拖出右首的凳子示意小村姑坐下：“我不会与任何人合作，我只管我自己的事。任何人的纷争皆与我无关，那些都不关我的事。”

“你相信家兄是沉船一案的主谋吗？”

“在我查出确证之前，我不信任任何人空口白话的指证！冉姑娘，既然你来了，这样很好！”

“你是说……”

“请转告令尊令兄，当我需要他们出面作证时，希望他们能堂堂正正地与我打交道，不要玩弄任何花招。”

“家父家兄绝对信任你的公正，因为你可以在任何时候打击我们，但你没有，一直不曾向我们兴师问罪，可知你不是一个轻信谣言的人。”

“谢谢你们的信任。”

“晁爷，我请求你前往见见家父。”

“时机未至，该去时，我会去的。”

“我这次可是诚意的……”

“呵呵！你每一次都是诚意的，只是这次不敢摆出强请的态度而已。冉姑娘，你是一个很可爱的姑娘。这次没摆出霸王面孔，显得更为可爱。”他半真半假风趣地说：“你知道吗？女孩子凶霸霸地野心勃勃，毕竟不是什么动人的事。男人们会敬鬼神而远之的。好了，冉姑娘你可以走了，你的处境非常的危险，你知道是为什么？”

冉芳华姑娘脸上涌起一片嫣红，羞赧地白了他一眼，这才是少女们真正动情的羞喜神色。

那位矮脚夫的明亮大眼中，涌起另一种光彩。

“我等你来。”冉芳华的语音柔柔地，低下头掩藏自己的羞窘神情：“我会完全信赖你、像是信赖我的爹娘，和我信赖的菩萨。”

她转身急步走了，似乎没有勇气面对她不敢见的债主。

一个少女完全信赖一个年岁相若的年轻异性，弦外之音已表示了她的少女情怀。

晁凌风楞了一刹那，摇摇头重新为自己斟酒。

这一阵子，他接触过不少异性，似乎这些姑娘们都是才貌双绝的娇娃。

可是，也似乎一个比一个骄横，野心勃勃都想出人头地，没把男人看在眼里，甚至都想把他踩在脚底下任意摆布。

惟有在不正常的情况下，才表现出女性特有的风情，而那点风情也是难以令正常的男人接受的。

“这年头，咱们男人是愈来愈难混了，恐怕要不了多久，化鸡司晨这一天就会到来。”他一面喝酒，一面摇头晃脑大声自语。

喝到第三杯酒，前后左右四张食桌客满，分别坐了一些相貌惊人稀奇古怪的男女，总数有二十出头。

最后，一个人到了他这一桌，拖出对面的长凳落坐，顺手把竹杖倚在桌旁。

“多来几壶酒，添几味菜。”不速之客笑吟吟地说：“我作东，咱们好好亲近，呵呵！”

“呵呵！少来这一套。”他也怪笑，断然拒绝：“在我的家乡，俗语吃人家的嘴软。”

吃了人家的东西，就不能把人家当仇人，说人家的闲话飞短流长，这是道义。所以，柏大空，我不能吃你的东道。”

“唷！有这么严重？”柏大空仍然笑容可掬：“真把我看成仇人？”

“呵呵！比你所想象的更严重。”他的怪笑也依旧：“岂只是看成仇人？本来就是仇人！我晁凌风再三再四受到阁下谋杀、陷害、嫁祸、凌虐之后，难道放得下丢得开？我还没有这么好的修养，毕竟我还年轻，难免愤恨难平，心有不甘。”

“老弟，这总不能全怪我，你的表现，也的确像是天绝谷的人，对不对？”

“一点也不对。柏大空，你是个前辈，是个枭雄，而我也相当成熟干练，我不希望你用狐狸的态度和我打交道，更希望你是一个没有担当的胆小鬼懦夫！你所做的事，你的本来面目，几乎武昌府所有的人都是一清二楚，而你居然还厚着脸皮说这种话，你不觉得羞耻和怯懦吗？有什么话，你就直截了当说吧！你带了这么多人来。总不会希望我毫不留情的侮辱你吧？”

“唔！似乎休有什么话要说。”柏大空笑不出来了，晁凌风这番话锋利得令人受不了。

“不错。”晁凌风自顾自斟酒。

“你先说说看。”

“我要黑煞星金坤。其他仇恨，一笔勾销。”

“他已经招了供……”

“我要亲自问口供，这是我的事。”

“你要知道，青龙帮是受害人，损失了几千两银子，青龙帮有权了断，已经不关你的事了，除非你是青龙帮的人。”柏大空那种邪笑又出现了。

“什么？”晁凌风显然不明白话中的含义。

“青龙帮已经开了几次法堂，仍在继续搜捕主凶。开法堂，外人是不能参与的，只有一个办法才能让你插手，那就是成为他们的自己人。”

“好妙的主意。”晁凌风冷笑。

“公冶帮主有一个好女儿，公冶纤纤。这丫头很喜欢你，公冶帮主对你更是十分满意。假使你做了他的女婿，岂不成了自己的人了？”

“这是哪个王八蛋的混帐主意？”晁凌风将酒杯摔在地上打得粉碎：“我宁可去做无常鬼的女婿，去讨一个母夜叉做老婆，也不要娶公冶纤纤那种横行霸道的女人。”

“哼！你骂人骂得很绝很毒。”柏大空冒火了。

“哼！更毒更绝的话我还没有出口呢！沉船案我是受害人，我有权查个水落石出，我只要黑煞星金坤，其它免谈，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也许，另有解决之道。”柏大空又换上笑面孔。

“我在听。”

“帮我对付天绝谷主，为江湖人士主持正义，我负责向公冶帮主讨黑煞星金坤交给你。”

“又是混帐主意。”晁凌风这次挥洒壶了，修养真差劲；“我不是江湖人，我不懂你口中的所谓正义是什么狗屁！我与天绝谷主无仇无怨，我也不认识他是老几，你们二十年前的是非与我屁相干，而你近来的手段简直卑鄙无耻得不像个人样，你居然……”

邻座传来一声阴厉无比的冷哼，站起一个身材修长，白发如银脸色泛青的佩剑老人，身形一晃便到了桌旁。

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阴风随之而至！

“小辈，你在一位老前辈面前，无礼猖狂得离了谱，嘲骂挖苦刻毒到家。”白发老人语音冷厉无比：“到底是哪一个不知死活的高人，调教你这种没教养的狂妄弟子，老夫……”

“你又怎么啦？你又是那一个不知死活的高人？”晁凌风毫不留情地反问。

“他是威镇大河两岸，名动天下的一代霸主。”柏大空在旁接口：“九阴神荼申公化，王屋山白杨堡的申公堡主，北地群豪的司令人。”

“哼！我不认识你是老几。”晁凌风冷冷地说：“我晁凌风也不是小鬼，不怕你这神荼唬我。”

九阴神荼修养更差，激怒得火冒三千丈，青灰色的怪手一伸。扣住桌子猛地一掀，要将食桌掀飞出店外。

晁凌风的左手，及时按住了桌面，长身而起。

沉重的厚木八仙桌仅跳动了一下，杯盘格格震动，桌子本身也发出了怪异的响声、阴气流动，劲气袭人。

“你玩这种游戏未免太老了。”晁凌风阴森森地说：“九阴真气还算不了武林绝学。”

你这八成火候距阴极阳生境界，还差一大段距离，你这辈子不可能有任何进境了。阁下，咱们到店外好好亲近，不要在这里拆人家的店。”

他猛地身形微挫，虎目中冷电四射。

九阴神荼手一松，踉跄退了两步。

对面坐着的柏大空脸色一变，连人带凳滑退了三尺，似乎桌上传出无可抗拒的潜劲，把人硬震而出骇人听闻。

全店的食客，惊噫而起。

前后左右四张桌。各站起一个人，一僧、一道、一儒生、一女人，年纪皆在花甲左右的人。

四个人几乎在同一瞬间面对着晁凌风，八支手有四种形式攻出：拳、掌、指、爪，遥向中间聚力一击。

对面的指距离最远，比晁凌风后面用爪进攻的老女人远了一倍，令人难以置信的可怕指劲，从退后的柏大空右肩上方呼啸着越过。

几乎误伤了柏大空，因为柏大空右肩的衣衫突然出现一条寸宽的大缝，布帛变成了粉末。

而晁凌风身后邻桌那位老女人的手爪，距背心不足三尺，但无形的劲道也是同时到达。

可知老女人的爪劲速度，比从前面发指的老儒生慢了一倍以上，而配合得恰到好处，四方袭击的劲道几乎同时到达及体。

这是入店之前，便已协同妥当的布局，谈判破裂，四方立即出手合击。

这瞬间，晁凌风身形突然鬼魅似的向下萎缩，像是突然隐没入地一般，而食桌却同时上升，侧翻。

四股无俦的劲道，凶猛地汇集。

蓦地罡风呼啸，劲气进爆如殷雷乍震！

乒乒乓乓……碗碟炸裂，菜汁四溅！

“砰咔啦……”食桌分崩离析。

淡淡的流光贴地逸走，在各种器物爆裂四散声中，流泻出店门外。

随椅被震退的柏大空，被暴震劲道所震倒，向后跌翻在地狼狈已极！

九阴神荼也骤不及防，再暴退两步，仰跌在邻桌的同伴身上，灰头灰脸。

自晁凌风按桌用神功震退九阴神荼与柏大空，至四人合击器物爆裂，只是刹那间所发生的事，发生得快结束也快。

可是，晁凌风的身影已经不见了。

店门口，本来有两个年约半百的高大佩刀人，手叉着腰迎门堵住，像两尊门神，任何人也休想通过。

“咦！人呢？”有人惊叫。

四人聚力一击，晁凌风势必在四种可怕的奇功重击下崩散，即使不被对方分尸，也将成为骨碎肉烂的一具烂尸，决无生理。

惊噫声再起，所有的人皆感到不可思议，甚至怀疑见了鬼，刚才愤怒折辱柏大空的晁凌风根本不是人。

所有的目光皆集中在碎桌破碗堆搜视，的确没晁凌风的身影，也没有血迹烂肉，人不可能被打成烂泥。

“砰噗”两声怪响，立即吸引了众人的注意。

是把门的两位仁兄，直挺挺地栽倒在店门口，口吐白沫，瞪眼张嘴像两具已僵了的死尸。

“他走了……”用拳攻的僧人急叫，向门外急抢。

人向店外急涌，后面跟出一群看热闹的食客。

四位脚夫走在最后，脸色不正常。

“这些阴险的混蛋，把老本全掏出来了。”为首脚夫向同伴低声说：“想不到他竟然请得动这许多凶煞，他真有埋葬咱们的万全准备呢！”

“他掏出太早了，天助我们。”另一个说。

“不是天助我们，是晁凌风助我们。”第三个说：“如果柏大空不情急，这些人将是咱们最严重的威胁。”

没有人留意他们的谈话，人都涌出店外去了。

店外有停车驻轿的广场，外侧便是旅客往来的官道。

太阳下，官道上站着青衫成了破衫的晁凌风。显得相当狼狈，但他脸色依然红润健康的！

所立处离店门，已在三十步外。

“柏大空，你这卑鄙无耻的老狗。”他向众人大声叫骂，拾起一支破裂成一条条布帛的大袖抖动：“我给你记下了！今天你人多势众，让你神气一段时日！你们这群狗王八给我小心了，今后最好永远走在一起，连睡觉也不要落单，所有的狗男女都挤在一起混帐，我会一个个送你们去见阎王，不死不散。”

二十余名高手名宿，乌鸦似的向官道飞。

“咱们回头见。”晁凌风大声叫，但见破青衫飘飘，向府城方向冉冉而去。

一阵狂追，追出两里外，前面除了一些来往的旅客之外，官道上已经失去晁凌风的形影。

四个挑夫走的是相反方向，往南信步而行。

“这小家伙到底是怎么走的？”一个挑夫像是自言自语，也像是向同伴询问：“天下间，哪有突然消失的无影遁形术？可能吗？青天白日众目睽睽，他硬是一眨眼就消失了，难道真是妖怪鬼魅？”

“五行遁术，土遁，没错。”为首的挑夫苦笑：“那天晚上。但，但加那些土子们身形一现，他就一晃不见了，我就怀疑他具有这种邪门绝技。”

“柏大空那些人追他……”

“鸚鵡洲大会那么多人，也拦他不住，目下天地辽阔，谁能追得上他？那些人枉费心机了！呵呵！今后，柏大空那群混蛋，日子可就难过了。”为首的挑夫欣然说，扭头向跟在后面，显得心事重重的小挑夫扬扬手：“你听清他的话了？”

“是的。”小挑夫愁眉不展点点头。

“好像所有的有闺女待嫁的人物，都想招他做女婿。”

“是的。”小挑夫默默地点头。

“他不要凶霸霸野心勃勃的姑娘。”

“是的。”小挑夫叹了一口气。

“你有何打算？”

“以后再说。”

“你最好早些打定主意，能有没有以后，谁也不敢逆料，当然我会留意找机会。走吧！不要无精打采像在走霉运，提起精神来。”

陈公套成了避难所；成了风雨中的避风港；成了只能凭险死守的孤城。

当然还不至于成为等死的坟场，青龙帮一些流氓痞棍不入流的小帮众，

仍然散布在城内城外活动。

这些人都是地方上偷鸡摸狗的货色，打扮完全与平民百姓无异，谁会知道他们是青龙帮的人？

所以毫不引人注目，安全得很，传讯的方法也极端秘密牢靠，信息可以毫无困难地传入陈公套总舵，随时皆可以禀报正确的信息。

这才是秘密帮会的真正实力表征，有广大帮众散布在广大的区域内活动。

虽则这些人派不上大用场，但无处不在，无孔不入，比那些所谓名人高于可就管用得多了。

这就是柏大空争取青龙帮的目的之一，他达到目的了，利用青龙帮的广大群众，有效地侦查出仇敌的一切行动，然后以高手名宿所组成的打击群，正确迅速地进行致命的打击。

可惜他估错了冷剑这位方方正正的侠义道领袖，没料到冷剑竟然性情大变，不再以堂堂正正面目出现。

冷剑一群人躲起来了，以更快速的行动打击青龙帮的重要秘舵，打了就迅速脱离，想追谈何容易？

因此，白天是柏大空这群人耀武扬威的天下，天一黑，就只好撤回陈公套，把天下让给冷剑这群人活动。

这种诡奇现象保持了一段时日的平衡局面，然后均势逐渐打破，青龙帮的重要人物日渐龟缩，眼线的指挥没有往昔灵活，因此白天的活动也日渐减弱，逐渐青龙帮消失了这种优势。

那些曾经露过脸的高手名宿不能再派出去活动，不得不寄望那些仍在暗处隐身的人。

局面渐变，白天的活动急剧减少，不再泥人出来做无望的追逐，所以陈公套像是成了孤城。

尤其是官桥村打击晁凌风的诡计失败后，陈公套就不再派出打击群，以免受到惨重的损失。

局面是表面微风细雨，暗中酝酿狂风暴雨。

这天已是未牌初正之交，天气炎热，东湖东端的湖岸柳林中小茶亭，喝茶乘凉的人不多，因为游湖的人少得可怜。

似乎府城的人都知道，东湖天天都有人打打杀杀，相戒远避大吉大利，以免枉送了自己性命。

唯一的茶客是晁凌风，他仍是一袭青衫，衣袂掖在腰带上，这就不像个读书人了，显得流里流气，而且透着三五分粗野。

逍遥仙客突然出现在棚口，青道袍加了腰带，系了乾坤袋，佩剑，手握佛尘，一看便知是有备而来，携有各种法宝行当，随时准备应付挑衅。

可是，这位号称妖仙的老道，神色并不怎么健康。

似乎曾经与某一个骇人的魔鬼斗法失败，或者被某个神灵所惩罚而致走投无路，一脸晦气眼中无神，好像即将尸解那副德性。

“老天爷！”晁凌风吃惊地说：“你需要的不是茶，而是一烈酒。快采坐，你怎么啦？好像出了什么祸事了，你的气色坏透啦！”

“你说对了，祸事！”逍遥仙客入棚，在旁坐下接过晁凌风的茶一口喝干：“幸好以贫道的道行，还可以勉强应付得了。”

“那是一定的，不然你不会在这里了，应付不了必定死路一条。”晁凌风

解嘲地说：“以我来说，差一点点就应付不了这次劫数，几乎被几个狗娘养的出其不意打成肉泥，现在想起来仍然心惊胆跳。”

“你也遭了劫难？”

“一点也不错，比你们的所谓雷火之劫还要严重得多，幸好跑得快，相当幸运。你像是受了伤。”

“一点也不错。”

“五脏离位？”

“你是个行家。”

“拳功？掌功？”

“离魂一气掌，差一点点就拍实了。”逍遥仙客用手拍拍右肋：“忍痛用神行术一夜赶三四百里，你看，所以才变成快升天的鬼样子。”

“喝！真了不起，挨了一下离魂一气掌，仍能拼老命用神行术赶路，难怪你号称妖仙。要是我，不死翘翘才怪。”

“不要冷嘲热讽了，我来找你帮忙的。”

“说说看。”

“我那不成材的门人道宏，的确不怎么安份。”

“对！他以前的绰号也恶劣得很，夜泉程景人见人厌，你自己也上梁不正。”

“凭良心说，他跟随贫道之后，总算不曾做下伤天害理的恶行。这次他收买商柏年是被迫的，事先的确不知道会出人命。”

“所以我放过了他。”

“现在他落在仇家手中了，贫道希望施主……”

“且慢。”晁凌风正色说。

“施主……”

“我得先弄清楚。”晁凌风郑重地说：“以令徒的为人来说，你也知道令徒不怎么安份！假使是私人恩怨，他落在仇家手中，而理在他的一方，我会毫不迟疑地帮助你。”

但假使他陷身法网，或者理不直气不壮落在被他曾经陷害过的人手中，道长、不要找我。”

“贫道可以保证的是，他落在朋友的手中，既非因私人恩怨，更非身陷法网，完全是被朋友所出卖，要将他交给更恶毒的一群人手中。”

“好，我信任你。”晁凌风慨然说：“现在，把情况告诉我。”

“你这人很难得，我算是服了你。”逍遥仙客苦笑：“我栽在你手中，栽得一点也不冤……”

“你还有多少废话好说呀？”

“好，不说废话。”逍遥仙客喝了一口茶：“我派他赶往荆州、替你查重要线索，以便洗脱他的嫌疑。临走时，我好像听他提过；他也许去找洞庭一鹤谭坚打听一些风声，当时我并没有在意。早些天，就在冷剑偕同紫霄散仙去找我之后，我也外出暗中打听消息。发现两个颇有名气的人，谈及这里有人派人前往岳州，携重金前往君山敦请洞庭一鹤前来助拳。”

“不错，原来预定收服或收买北雷之后，由北雷前往君山敦请洞庭一鹤前来入伙的。”

洞庭一鹤与北雷有过命的交情。”晁凌风恍然：“那次他们诱擒飞燕杨姑娘，目的是用杨姑娘作为收买北雷的礼物，交换条件是要北雷促请洞庭一

鹤前来入伙，这件事却已经被我将它捣散了。”

“我心里一急，就立即动身西上，在岳州打听出小徒并没停留，便急急忙忙往上赶，没想到中途双方错过了，真是合该有事。”逍遥仙客忍不住叹气：“等我发觉情况不太对，折回头重返岳州，一头钻进死亡之网里，几乎送掉了老命。”

“碰上洞庭一鹤了？”

“是呀，所以……”

“哈哈……”晁凌风大笑。

“你笑什么？”

“你出身白莲会，洞庭一鹤是阴阳巫道。平时你鄙视巫道中人，这次却栽在洞庭一鹤手中，岂不好笑？”

“凭他？哼！他那两下子巫术，还不在贫道眼下。哼！那该死的杂种，暗中安排了几个武功超绝的朋友做保镖。就在双方斗法的紧要关头，突然先用暗器猝然袭击，再一哄而上打群架！忙乱中有人用可怕的离魂一气掌偷袭，贫道来不及躲闪挨了一下，还要不了我的性命！”

“你是说，令徒被他们……”

“好朋友要计算你，是很容易的。”

“好，我陪你跑一趟岳州君山。”晁凌风推凳而起：“洞庭一鹤那几手鬼画符下乘得很，离魂一气拿大概我还可以应付得了。”

“他们乘船来了，我连夜走陆路赶来找你的。若按照行程，明天下午才能到达陈公套。”

“现在走吧！咱们去弄一只船，在水上等他们。喂！老道，你的水性怎么？”

“过得去。”

“好哇！咱们在水上斗他们一斗。”

“贫道感谢不尽。”

“呵呵！等救到人再谢尚未为晚。你认得他们所乘的船吗？”

“当然认得，那是青龙帮岳州分舵的传讯快船，并且在船首有旗帜信号，这很容易辨认！”

“咱们为何不找一只轻舟，半途迎上？”

“贫道正有此打算。”

“你是地头蛇，找船不会有困难吧？”

“贫道可以找得到最快的船，上航的速度相当惊人的，逆水上航，一个时辰也可以驶三十里。”

“哈哈！那还等什么？”

两人立即动身，匆匆离开东湖。

魔莺景春莺带了两名侍女，匆匆赶向东湖，一出城就快步急走。

三个美丽的小姑娘，都穿了裙，赶起路来其实不能太快，快了则罗裙

飘起来，还像话吗？

而地鼠们的消息传递，却速度更惊人！

她们一现身，消息便已传出，人还没到达城门口，得讯赶来追逐的人，已经在途中飞赶了。

她们是得到朋友传来的消息，说晁凌风曾经在东湖出现，因此眼巴巴地冒险赶来东湖，希望与晁凌风见面。

可是。一出城，后续的消息传到：晁凌风已经随一位老道走了。

小姑娘停下来，作了一些必要的准备，然后泰然自若重行动身前往东湖，似乎她并不知道晁凌风已经走了。

不久便出现在晁凌风出现的茶棚，煞有介事地向伙计查问晁凌风在此地出现的经过。

店伙是聪明人，替晁凌风沏了茶便躲得远远地，因此除了曾经看到一个老道出现之外。可说毫无所知。

有些人就因为听到了不该听的话，看到了不该看的事，才落得丢掉老命的；这位店伙聪明得很明哲保身，什么话都没听到，一问三不知。

错过了的事，她不得不放弃，因此她并没继续追寻晁凌风的去向，反而向湖东的荒野走去。

她像是游山玩水的探幽客，沿小径信步前行。

远出三五里，一位侍女失了踪。

再走了三四里，最后一位侍女也不见了。

沿途全是荒僻的乡野，池塘河沟纵横，野林处处，不时可以看到有十余户人家的小村落。

这种僻乡间的小径，左盘右折少见有人走动，不知到底通向何处，似乎愈走愈荒僻，前不见村后不沾店，不知身在何处了。

已经远出十里外，她突然在一座树林前止步。

视界仅可及里内，前面的路径皆被茂林修竹挡住了。

她在一株倒木上坐下，细心地拔剑出鞘，用鞘上所附的小革囊中的油布，轻轻地拂拭剑上的轻尘。

其实，剑亮晶晶如一泓秋水，光可鉴人，不可能沾有尘埃。

开了锋的剑，通常每天都得擦拭，表面留有一层油，以免生锈，有时甚至需要打磨，所以擦拭刀剑，是武林朋友经常的工作。

说她在把玩剑，似乎来得恰当些。

她是那么细心，那么悠闲，纤纤五指不时轻弹剑身，举至耳畔倾听剑上传出的隐隐虎啸龙吟。

她清丽的瓜子脸庞，涌现恬然自得的快乐神情，微笑极为动人。

终于，来路上出现十余名快速奔驰的人影。

她似乎不曾留意这些人的动向，即使看到了，也毫无戒心。

终于，她陷入重围。

十三个人，迅速地两面一抄，围住了她。

气氛一紧，炎阳下，四周却寒流荡漾，炎阳似已失去了热力。

她似乎不知道四周有人，微笑着看了亮晶晶的剑身一眼，泰然自若收剑入鞘，这才缓缓挺身站起来。

她脸上的笑容，也在站起的瞬间消失无踪无影，代之而起的，是凤目带煞，脸上有一层浓浓的霜。

冷然徐徐转目，瞥了四周的人一眼，目光最后重新回到站在她面前三丈左右的人身上了。

那是她老爹的好友，潜山万松谷万松堡堡主、天地一笔冯略，武林十大高手之中，排名第六的宇内高手名宿，过去曾经称她为侄女的长辈，也是她剑下的败将。

左面是冯堡主的儿子冯翔。

右面，是青龙帮二珠传旗使者，生死判骆一中，也是使用判官笔的高手。

这位仁兄土次奉命至紫虚观东北里余的小雅居，与太极堂的人打交道，没料到太极堂的人已先一步被人杀光。

他所带去的八名同伴也无一幸免，他机警聪明，摔落时装死逃得性命，至今还没弄清，那晚发出鬼啸声，屠杀双方人士的黑影，到底是什么人？

反正一帮一堂正式火拼，起因确是始于小雅居大屠杀事件！

—双方皆将责任推给了对方，也都认为对方失去理性下毒手在先，都认为自己有权起而报复。

显然，青龙帮的消息传递十分准确迅速；果然有人赶来对付她了。

四周的其他九个人，有一半曾经是侠义道的名人，与景春莺的老爹冷剑是多少有些交情的。

另一半人她不认识，其实那些侠义道名人她也感到陌生。

现在，她认为最好不认识这些人。

就算认识，她也不在乎了。

“柏老哥要见你。”天地一笔终于发话了，语气奇冷；“请你跑一趟陈公套。”

“你是跑腿的？”她冷冷地问。

“你……”

“你是什么东西？走狗一个。”她语利如刀，毫不客气，任何人都受不了。

冯翔第一个受不了，做儿子的，哪能让一个晚辈小姑娘，骂他的老爹是走狗？当然受不了就冲近丈余，忘了他老爹上次几乎送命的事。

“小贱人，你简直目无尊长。”冯翔火暴地大驾：“死到临头，仍然敢出言无状……”

“你这小子在吠些什么呀？”她脸上的浓霜消失了，换上了明媚的笑容：“叫吠声特大的狗，据说是不会咬人的，你的吠声的确特大了些。”

“你……”

“儿子，不要冲动。”天地一笔及时喝阻冯翔冲进：“胜利永远属于沉着稳定的人；她在激怒你，你千万不要上当。”

“唷！你能沉着稳定吗？”她嘲弄地说：“那你一定有乌龟的肚量，不是人，你之能名列武林十大高手中的第六名，一定是凭乌龟肚量而赚来的，是不是？”

“景姑娘，你激不了我的。”天地一笔阴笑：“这几天，你们把青龙帮的人杀得七零八落，你老爹丢弃声望、地位、人格，像……”

“像魔道人物。见仇便杀，决不留情，不再坐等你们派人来杀，所以才能活到现在。”她娇笑着接口：“我魔嗜的剑，磨得比任何时候更锋利，用来砍瓜切菜，妙用无穷！这几天溅血在本姑娘剑下的冤魂很多，可惜一直没碰上贵方主要的人物。很好，很好。”

“什么很好？”

“因为今天总算碰上了一些重要的人物了。”

“老夫也是第一次掌握了你们的正确行踪。”天地一笔仍在阴笑：“令尊几个人。”

行踪飘忽一时三变，跑得比任何人都快，委实令人佩服。哦！你那两位侍女呢？”

“她们到附近村落找食物去了。”

“你只有一个人了？”

“是呀：你们有十二个人，机会来了是不是？”

“就算是吧：老夫奉柏老哥的指示，务必将你请到陈公套谈谈，相信令尊得到消息之后，也会赶去和柏老哥坦诚把盏言欢的。”

“你真像柏大空的忠实走狗。我实在不明白，武林十大高手中，你已名列第六，而柏大空连排名都排不上，你为何甘心做他的走狗？就算你今后能挤上第一名位，仍然是柏大空的走狗，好可怜！你到底想要什么？要做武林霸主吗？你配？你只配在柏大空面前，摇着尾巴听他吩咐：去把魔一捉来！上次你捉不列我，这次带更多的人来。”

天地一笔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就这样，你挟着尾巴带了你的儿子，还有这群比走狗更卑贱一等的人，发疯似的赶来了，赶来送死！”她愈说愈刻毒：“我这附近埋伏有屠狗的人，就等你们这群狗东西追来送死。你好可怜！居然连这点见识都没有，我一个人慢吞吞往这条偏僻的路上走，你居然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凭这点，你不配做武林霸主，只配在柏大空脚前摇尾乞怜，因为你本来就是一头卑贱的老狗。”

天地一笔快到达爆炸边缘，快要疯了！

他忘了自己阻止儿子激动的警告，忘了自己所说胜利永远属于沉着稳定的人的话，忘了自己上次怕死逃走的事。

“你将永远后悔你说了这些混帐的话。”天地一笔怒极叫吼。

他冲上一声怪叫，一记云龙现爪劈面向她的脸部抓出，向下搭必定抓落景春莺的隆起酥胸。

她向下伏挫，双脚闪电似的扫出。

太快了，天地一笔怎么也没料到她伏下用脚反击。

“噗！”

天地一笔的右胫被扫中，几乎被扫倒，提起腿单足后跳，要拉开距离。服骨幸好有皮制的护胫裹住，不至于受伤断胫。

身形未定，判官笔出鞘。

可是，景姑娘已如影附形追蹑而至！

剑光已先一刹那出鞘、攻出，电虹排空射到！

“铮！”

笔封住了第一剑，火星直冒。

剑虹一歪、一旋、一闪。

笔网怒张，形成水泼不入的钢网。

可是，剑光流转，长驱直入，击破护体内功的厉啸声惊心动魄。

一旁的冯翔看出危机，知道乃父要糟，不假思索地一声沉叱，挥笔猛攻景姑娘的左肋，围魏救赵，替乃父解危，已来不及正面抢救了。

剑光疾沉、折向、反旋，像逸电，如流光，反而向冯翔的左肋进射而入，随即电射而退。

任何人也无法抢救，太快了，一接触生死立判，全将致命的狠着用了。

“呃……”天地一笔闷声叫，跟舱止步。

“哎……”冯翔接着叫，上体前屈。

景姑娘远在两丈外，剑上血迹斑斑。

“我要在这里埋葬你们。”她向震惊失措的十个人凶狠地说：“你们在一起上吧！”

只留一个活口回去传信，看谁是幸运的活口。”

“替我裹……裹伤……”天地一笔狂叫，判官笔失手坠地，身形一晃，向前一栽。

右肋下，鲜血的渍痕正迅速地扩张，蜷伏在地上挣命。

冯翔是左肋中剑，似乎伤势略轻些，握笔的手无力地下垂，左手掩住左肋的创口，吃力地，痛苦地举步退走，痛得脸上变了形。

景姑娘一闪即至，拦住去路，剑尖升起了。

“不要杀他！”弹丈外的一株大树后，传来了飞燕杨娟的叫声，但看不见人：“他是那个化名为马斌的神秘人物！他专门引诱一些糊涂虫，间接替他们卖命的混帐东西，若是杀了他未免太便宜他了吧！”

叫声惊醒了失措的十个人，果然附近布有屠狗的人呢！为首的天地一笔已经完蛋了，再不逃岂不是天地间最愚笨的傻瓜？

生死判第一个飞旋而走，亡命飞逃。

其他九个人也不笨，一哄而散。

“啊……”

远出二十步外的生死判，被突然出现在身后的侍女春兰，一剑砍掉了右臂，他狂叫着摔倒了。

春兰踏前两步，毫无怜悯地补上一剑，剑贯入生死判的脊心偏左处，锋尖贯透了他的心房。

小小的绝魂银梭，从树后草丛中射出。

看不到人影，梭到人倒，四面八方逃命的人，连闪避的机会都没有，更不用说是反击了。

没有一个活的，好惨！

冯翔站住了，摇摇欲倒。

他不能走，飞燕杨娟出现在他面前不足一丈挡在前面。

“你……你们要……要赶尽杀……杀绝吗？”他艰难地转过身来，向景姑娘嘎声问。

“大概要的。”景姑娘冷冷地说。

“你……”

“我，魔莺，魔中之魔。”

“你……你不能……”

“我能，我有一千个理由能。”

“我……求你……”

“哼！你好不要脸。”

“景姑……娘，念……念在……”

景姑娘不屑地到了天地一笔身旁，天地一笔正吃力地屈膝要爬起。

“活口不是你。”景姑娘冷酷地说。

“你……”天地一笔语不成声：“我和令……令尊也……也曾称……称兄道……弟……”

“所以你要和柏大空同谋，要杀绝我景家的人才甘心，要……”

“不……不能怪……怪我，令……令尊太……太不识时务……”

“你死吧！”

“你……呃……”

剑无情地贯入他的胸口，他再也说不出话来了。

“谋……杀……”冯翔疯狂地大叫，向景姑娘踉跄冲来，目击景姑娘毫无感情地出剑宰他的老爹，他快要疯了。

“你父子在柏大空的指示下，不断地谋杀一些好朋友，策划挑唆高手名宿们自相残杀！你更卑鄙地化装易容改名变姓名为马斌，一手策定咸宁道谋杀我母亲的毒计，你居然胆敢指责我谋杀！这世间好像除了你父子之外，别人都不用活了，你真该死一万次。”景姑娘一面骂，一面向前逼近，剑尖徐徐上升。

“你……”冯翔的勇气突然消失了，举笔的手抖得可怕，按住创口的左手也显得无力了。

景姑娘的两个侍女，各拖了一具尸体走近。

飞燕杨娟也带了四位侍女，出现在一旁，看了景春莺冷酷无情的杀戮，只感到心生寒意。

“铮！”景姑娘一剑拍落了冯翔的判官笔。

“我不杀你，我要你传口信给柏大空。”景春莺收剑逼近，语气充满了凶兆：“告诉他，我魔莺在天底下人世间等他！叫他不要躲在陈公套里发施号令，唆使别人送死，叫他堂堂正正出来和我公平地生死相决！告诉龙王公冶帮主，他青龙帮的人只要让我查出身份，我是见一个杀一个，决不留情。”

“我……我要将你的残忍乖……乖张的行为，公……公诸天下……”

“对，我正要你这么做。”景春莺纤手一分，指尖拂过冯翔的双时，有骨碎声传出：“现在你可以走了！你的伤势算不了什么。本姑娘出剑有分寸。毁你一双手，今后你可以做领袖群雄的白日梦了，滚！”

“天啊……”冯翔仰天长嚎。

“最好再撕掉你的双耳，割掉鼻尖……”

冯翔像是见了鬼，狂乱地转身逃命。

“你为何不问口供？”飞燕杨娟讶然问。

“已没有问的必要了，杨姐。”景春莺苦笑：“这种为争名夺利而陷害亲朋好友的老故事，千篇一律平常得很。只要找到了一丝线索，就可以明了全部底细，容或手段有些不同，但万变不离其宗！反正把这些参与的人剑剑诛绝，彻底铲苗锄根，就可以消除祸患，这是保护自己的金科玉律。杨姐，你怎么也跟来了？”

“我是半途跟踪你的侍女来的，顺便助你一臂之力。你真的不知道晁兄的去向？”

“不知道。”景春莺摇头：“他像个会变化的龙，当他在某一处现身时，没有人能及时钉牢他。”

“我也是听到他出现在东湖，才急急起去找他的。”

“我们都在浪费工夫，杨姐。”景春莺有明显的失望：“他根本不打算和我们碰头，有意回避我们。”

“确是如此，因为他不愿过问江湖道争权夺利的勾当。景小妹，你刚才的剑术神乎其神，是不是三圣尼的秘学天心剑法？”

“是。也不是。”

“天地一笔在武林十大高手中排名第六，竟然只能接下一剑，委实令人难以置信。”

看来，你剑上的造诣，很可能比令尊更神奥，你将是这一代人物中，无与伦比的高手中的高手。”

“我还不至于如此狂妄，但我在努力。”景春莺凤目中冷电湛湛：“每经过一次杀戮，我就多增一分经验和信心。我发誓，我决不步我爹的后尘活得那么艰难，任何不利于我的人，我唯一的回报是杀掉他！”

“包括我？”

“你是唯一例外，杨姐。但我衷心地希望，你不要对我不利。”

“我看你是走火入魔了……”

“不错，所以我的绰号叫魔莺。如果我计较仁义之道，我的尸骨恐怕早就喂了蛆虫了。杨姐，你人手多，帮我埋掉这些不义的臭皮囊吧！”

从鲶鱼口的里河上航，有各种小艇往来，可以直驶最大的汇水湖赛湖。

小快舟穿越赛湖向西折，驶入清安湖湾，靠上了垂柳丝丝的柳岸。

四海游龙董浩，与挟了降魔杆的神力天王鲁奎，领先一跃登岸。

随后上岸的八名劲装男女，整齐有序地跟在后面，十个人神气万分踏入北行的小径。

武林十高手中，四海游龙排名第九，神力天王排名榜末。

任何一个心高气傲的人，都不甘心名在末位，所以他俩勾结柏大空重新打天下，热中名利的心态表露无遗，不算反常。

砰然一声大震，两名船夫在岸上发射一枚信号，直上四五十丈高空，再一声爆炸，火红色数百点火星飞溅，袅袅下降、熄灭。

这一带湖塘星罗棋布，草木竹林茂密，地势平坦视野有限，只有靠升上高空的火流星传讯。

急行两里地，前面竹林内钻出两名大汉。

“怎样了？”四海游龙急问。

“上复董前辈。”一名大汉行礼恭敬地回话：“很怪，半个时辰内毫无动静，似乎人都不在了。”

“可能吗？”四海游龙脸色一变。

“只等诸位前来证实。”

“其他的人呢？”

“八十名青龙帮的雷霆小组人员，已完成三面埋伏，他们已看到准备发动的流星信号，只等诸位把正主儿引出来。”

“哼！这次我不信晁小狗又来救他们。”四海游龙眼中凶光暴射，杀气腾腾；“你们小心了。”

十个人穿越竹林，前面出现三栋茅屋，柴门紧闭，静悄悄有如弃屋，既没看到家禽，也没有看门犬。

四海游龙举手一挥，身后两名大汉立即快步超越，接近第一座茅屋，

堵住了柴门。

“董爷与鲁爷特地前来拜会景大侠。”一名大汉沉声叫：“请开门。”

没有回音，大汉开始拍门。拍了几次，柴门突然崩塌。

站在三四丈外的四海游龙一怔，举手一挥。

两大汉快速地冲入院子，大喝一声，一脚踹向大门，门应脚坍倒。

是空屋，里面鬼影俱无。

先后搜遍三间茅屋，都是破门而入的，一无所见，早已人去屋空。

“是怎么一回事？”四海游龙站在屋外暴跳如雷：“负责监视的人呢？把他们召来。”

有人发出信号，立即有七八个人，从三方的竹林树丛间奔出，惶恐地上前行礼。

“藏在屋内的人呢？”四海游龙厉声问。

“小的不……不知道。”一名挟了弓箭的大汉惶然说：“半个时辰之前，还看到女飞卫与她的女儿景春莺，在屋前走动四面察看，之后……”

“你看见了鬼啦？”四海游龙嗓门大得震耳欲聋：“景小泼妇在府城现踪，柏老哥已经派天地一笔冯老兄，带人前往处置她了，怎么会在此地出现？”

“小的并未……未眼花……”

“鬼话！人呢？”

“小的不……不知道……”

“你们封锁不严，被他们偷偷逃掉了？”

“董前辈，小的属下有八十人，还有帮中一些执事大爷，已经把这一带封锁得风雨不透，决不可能……”

“那你说，人呢？难道他们会飞腾变化吗？十几个人，总不会所有的人都会变化吧？”

“董兄，显然他们已发现警兆，见机逃掉了。”神力天王苦笑：“这些人已尽了责，凭他们的能耐，怎对付得了景青云这群功臻化境，出没如神龙的高手？显然咱们又失败了。”

上百人纷纷出动，彻底在附近穷搜半个时辰，最后不得不宣告失败，分散向三方面撤走了。

四海游龙十个人回到泊舟处，刚上舱，便看到后面浓烟上冲霄汉。

“谁下令放火的？”四海游龙讶然向船夫问。

“董兄，咱们是最后撤走的，不可能是咱们的人放火烧屋。”神力天王惊呼：“景青云那些人还在，放火焚屋的用意是……是……”

“是什么意思？”

“是要警告我们。”

“鬼话！开船！”四海游龙不同意：“咱们彻底搜过每一寸土每一根草，连虫蚁也无所遁形。哼！半个时辰，他们恐怕早就逃出三十里以外了。”

“董兄，上百人合围，众目睽睽，他们真能飞腾变化遁走？糟！咱们没检查屋里是否有地窖地窟一类藏身处，是一失策。”

“你是昏了头，鲁兄。”四海游龙冷笑：“这种池塘遍布的地方，下掘三尺便可涌泉，还想建地窟？简直是没知识。”

船已驶出湖东航道，八支长桨有力地划动，船破水疾驶，势如奔马。

不久，船驶入至赛湖的水口，湖面似乎突然缩小，宽不足二十丈。

快船平稳地急驶，船上的四海游龙，正在大放厥词，大骂冷剑景青云那群人是胆小鬼，居然躲到离城一二十里的偏僻清安湖来，却又接近青龙帮的势力范围附近，乃是死要面子的愚蠢举动。

正挖苦得高兴，快船突然一震，中舱传出木材碎裂声，船底出现一个大洞孔，湖水喷泉般汹涌而入。

“哎呀！触礁了……”有人惊叫。

“啪啦……”洞孔随即扩大，湖水怒涌。

“湖哪来的礁？混蛋：水底有人毁船。”一名船夫狂叫：“船完了！快下水看看。”

这些帮众都是水性超人的高手，当然知道水底有人毁船，立即有人丢下桨往水里跳了下去。

四海游龙的水性不差，火速卸衣除靴入水。

破洞有两尺径，哪能补？片刻间，十个人和十名船夫，全都漂在水里了，船徐徐下沉，杂物漂满水面。

湖水浊浑，要找在水底毁船的人谈何容易？

不久，二十个人爬上北面的湖岸，浑身湿透成了落汤鸡。

“我要剥他的皮，给我查！”四海游龙狂怒地叫骂：“看是哪一路的混账王八蛋，在这里计算咱们。”

所有的人皆狼狈万分，百宝囊暗器袋都进了水，有两位仁兄连刀剑都丢了，另两个不谙水性的喝了一肚子水，被同伴救起躺在岸上像死狗。

下游二十步外水声泼刺，跳上一个赤着上身的人。

“哈哈！不用查，来也来也。”那人抹着花白胡须怪笑：“你这条孽龙火气怪大的，哈哈！别来无恙，没忘了从前的朋友吧？”

“屠龙居士姜贵！”神力天王惊叫：“你……你怎么也来了？”

“哈哈！我不能来吗？想当年，率先杀入天绝谷的几位朋友中，我屠龙居士是最先捷足先登的一个，也是负伤最重的一个。武昌再次聚会如果我不来，岂不遗憾终生？老天爷！没想到我晚来了几天，这里竟然变得离谱。你们在柏大空的野心驱使下，把武林道义精神往茅坑里丢，真是人不要脸，百事可为，老天爷！你们这群家伙，怎会变得如此鲜廉寡耻的？可怕。”

“姜贵，原来你是来帮助冷剑的。”四海游龙咬牙说。

“不错，这次诱蛇出穴的妙计，是我一手策划的。”屠龙居士大声说。

“什么诱蛇出穴？”

“那三间茅舍，是姜某的一位朋友隐居的地方，地底建有一条长长的地底水道，可利用葫芦或竹筒，潜漂至里外的一座小池塘内。姜某想利用这处地方，由景老哥故意落在你们的眼线控制下，算定你们会大举袭击，咱们则在你们的退路上，痛痛快快地收拾你们。”

“姜兄，你听我说……”

“姜某顶天立地，不屑听你们这些狗东西胡说。”

“你……”

“你是龙，我是屠龙居士，你还想说什么？你简直无耻！”屠龙居士厉声说：“狗都比你高贵一百倍。公道自在人心，你们这样做，会自食其果的。阁下，还来得及回头，赶快带了你的人离开柏大空，离开武昌，景老哥会冲往昔的情义，放你一条生路的！”

“你这个未入流的混蛋，在董某面前吹起牛来了。”四海游龙咬牙说：“你

过来，看你凭什么要屠我这条龙，我会让你见识见识龙是什么。”

“姜某还不屑屠你这条龙。”屠龙居士把手中的短手钩往水里一丢：“那是景老哥的事，他恨透了你们这些卖友求荣的混蛋，发誓要亲手痛宰你们。我如果屠了你，景老哥岂肯和我甘休？”

前面矮林中传出一声轻咳，冷剑缓步而出，剑插在腰带上，青袍飘飘神定气闲，一代名家果然风度极佳，雍容中却有慑人的威严。

屠龙居士叹了一口气，摇摇头，苦笑一声，大踏步向东面走了，消失在竹林深处。

气氛一紧，似乎刮来一阵冷风，带来一阵森森寒气。

也许，这是地狱之门打开时，吹出来的一阵阴风，在数的人就会感觉出阴风的存在。

二十个人列阵，以四海游龙为中心，二十双怪眼；流露出各式各样的古怪神情。

两丈外，冷剑背手而立，用利镞似的眼神，冷森森地注视着严加戒备的人群，不言不动。

那股强烈的慑人气势，像怒涛般向人群一阵阵涌出。

“你其他的人呢？”四海游龙沉着地问。

冷剑不理不睬，凌厉的眼神狠盯着对方。

众人游目四顾，搜寻冷剑的同伴，但一无所见，连屠龙居士也走远了。

“你是武林十大高手排名第一的人。”四海游龙开始除去金鞭的护套。

冷剑依然不言不动，像个石人。

“所以，休怪咱们倚众群殴。”

冷剑的脸上，涌起一丝阴冷的怪笑意。

“小心了。”四海游龙说，举手一挥：“上去四个人，替鲁老兄助威。”

十个船夫派不上用场，只能摆样子助声势，要助威，得需要具有真才实学的高手才能胜任。

出来四个年近半百的汉子，一剑、一刀、一分水钩、一枝三棱刺。

五方合围，杀气腾涌。

冷剑纹丝不动，一直保持背手而立的冷肃神情，在五位高手的兵刃指聚下，甚至连眉头都没理一下。

神力天王这根降魔杵不算沉重，只有二十八斤，双手抡动力道惊人，是硬攻的霸道重兵刃，百十斤的石头也会变成碎屑。

降魔杵向前一伸，要发动了。

人影一闪，再闪；剑光一现，再现。

像飒飒秋风掠过凋林，剑气的奇异啸鸣惊心动魄。

静如处子，动似脱兔；旁观的人只看到冷剑的身影乍隐乍现，剑光急剧地明灭不定，等看到人影在原处重现，惨剧已经告一段落。

冷剑仍然站在原处，但不再背着手，手中剑血迹斑斑，毫无表情的冷森面孔丝毫也没变。

他抬起左脚，利用靴底擦掉剑上的血迹，旁若无人地缓缓动作，最后认为满意了，这才收剑入鞘，再次背手冷然屹立。

“砰！砰！噗噗！”

四个人体，以分秒之差先后栽倒，每个人的心坎要害都有血洞，鲜血狂涌，行家一看便知，心房已被剖裂，片刻便完全死亡了。

对面站着马步已经拉开，来不及发起攻击的神力天王，惊得浑身的血液似乎已经凝结了，张口结舌像是中魔，双手似乎负荷不了降魔杵的重量，不住发抖。

四海游龙大骇，打一冷战倒抽凉气。

十个船夫看清了景象，四具尸体有两具仍在抽搐。半点不假，刹那间一剑一个，好像四个人同时被杀，谁也没看清冷剑是如何出剑的。

“天啊！”一名船夫狂叫。发狂似的撒腿便跑，不分东西南北，本能地忘命狂奔。

脚步声一阵急响，十个船夫全跑了。

“你拿不动降魔杵了吗？”冷剑终于发话了，语气并不冷厉：“赶快收敛心神，吸口气运气行功，就会很快恢复精力与信心，就可以冲上来。”

十个人无一庸手，除了四海游龙与神力天王，名列武林十大高手之外，其他八人的真才实学，决不比两人差多少，都是怀有出人头地的野心而来的。

他们却连攻一招的机会都没抓住，糊糊涂涂一中剑毙命，难怪那些只会几下花拳绣腿的船夫，吓了个魂飞魄散。

就算杀鸡嘛！也得费些手脚呢？而冷剑杀了四个人，似乎比杀鸡还要容易多多，谁还敢上前挺起胸膛挨剑？

致命一击，惊心动魄！

两声水响，有两个年约四十出头的人扭头狂奔跳水逃命，浮出水面时，已经接近对岸了。

神力天王勇气全消，几乎失手坠杵。

“景……景兄，何……何必呢……”神力天王的嗓音完全走了样：“同……同道相……相残，有……有损你……你老兄的侠……侠誉……”

“我景青云已经不在乎什么侠誉了。”

“我……”

“而且，我已经不是你们的同道了。”

“我……我退……退出武……武昌，退……退出江……江湖……”

“已经晚了，姓鲁的。”

“这……”

“冲上来！”冷剑沉叱。

神力天王惊恐地急退两步，脸都吓青了。

冷剑哼了一声，徐徐拔剑。

“快……快来助我……”神力天王狂叫，骇然后退。

四海游龙脸色泛灰，扭头瞥了三个同伴一眼。三个同伴已脸无人色，想走却又脚下迟疑。

像这种斗志全消，丧了胆的人，就算有百十个，也派不上用场。

“景……景兄，有……有话好……好说……”四海游龙绝望地叫：“毕竟咱……咱们曾……曾是朋友……”

“哦！朋友？是吗？”

“咱们也……也是身……身不由己。”四海游龙摆出低姿势：“柏大空暗中积极准……准备了好……好些年，咱们发觉时便……便脱不了身……”

“我知道，他要做号令江湖的霸主，但如果不是你们这些好朋友事先拍胸膛保证支持，他敢妄动？”

“可是……这……这毕竟是一件十分有远见，造福武林同道的……的伟

大……构想……”

“所以你甘心出卖朋友？”

“怪我们不得，景兄，你……你是个义理分明的人，而……而且嫉恶如仇，不会答应容……容纳黑道朋友共……共襄团结盛举……”

“不错，我景青云义理分明，黑是黑，白是白，要我和那些杀人放火的歹徒，平起平坐，称兄道弟，办不到！所以。你们要处心积虑，除去我才甘心，才能让你们兴风作浪翻云覆雨，为祸武林肆虐江湖。”

“景兄……”

“你们千方百计谋杀我，我不能饶恕你们！”

“我……”

“董浩，挺起你的胸膛来，你也曾是一代侠士，必须死得像个人样。为非作歹卖友求荣的人，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死，就是你必须付出的代价。上……”

四海游龙突然飞跃而起，后空翻远出三丈外，跃起是作势前扑的，岂知却是以进为退。

只消再翻一匝。就可以入水逃命了，如龙得水，水性差劲的冷剑只能光瞪眼。

其实，不论前空翻或后空翻，都是浪费时间和精力和精力的卖弄愚笨举动，绝对没有纵跃的速度快。

冷剑的身影像逸电流光，破空疾射而至。

“哎……”

接近路的一个虬须人，突然狂叫着向侧闪避，突然失足摔倒，右肋血如泉涌，挨了一剑，伤势相当严重。

四海游龙身形刚落，不假思索地大吼一声，金鞭来一记玉门拒虎，要架住疾射而来的剑虹。

剑虹侧沉，反旋、外撇、神乎其神。

“呃……”四海游龙嘎声叫，金鞭失手摔落。

冷剑的剑，贯入四海游龙的左肋，深入八寸以上，内脏必定一团糟。

“你们好走，祝你们幸运。”冷剑高叫，身形疾退，剑拔离四海游龙的身躯。

“噢……”四海游龙厉叫，扭曲着摔倒。

人都逃散了，神力天王已逃出十余步外。

冷剑的叫声，是向神力天王三个人祝幸运的。

神力天王看到前面出现女飞卫，和紫霄散仙的身影，便知道自己的幸运，已经在这瞬间飞走了。

搜杀的计划全部落空，反而被对方分头引蛇出洞诱杀，陈公套人心惶惶，稍有些名气的人，都不敢冒险外出了，出去就可能回不来啦！谁敢出去送命？

冷剑一群人想侵入陈公套也非易事，柏大空所隐藏的主力仍在。再加上青龙帮的人全力戒备，更有一群雷霆小组的箭手形成坚强警戒网，难越雷池一步。

暴风雨像是暂时中止了，双方形成微妙的僵持状态，你不敢出来，我不敢进去。

这一天，二更末三更初。

梅亭山旁的一座花木扶疏的别墅内，突然出现一丛丛暗绿色的鬼火。

不是鬼火，是一群戴了鬼面具的黑衣人，手中所握的奇异磷火棒，映得四周鬼气冲天。

足有三十个人，雁翅排列在楼前的大院子里。所戴的鬼面具外形恐怖，口中伸出一对可怕的尖利狼牙。

全宅灯火全无，三十个鬼怪般的人静悄悄屹立，静得可怕，似有所待。

正北的果林中，突然传出令人闻之毛骨悚然的鬼嚎，接着鬼声啾啾忽隐忽现，忽东忽西。

然后，第一个黑影出现在院口，接着是第二个……

先后共来了八个，最后是三个同时出现。十一个黑袍人，也戴了鬼面具，外形与屹立的二十个人相同，仅口中没画有獠牙。

假使不细心分辨，就无法辨识两方面的人外型的异同，双方的气势虽然同样阴诡凌厉，但有面具画着獠牙的一方。人多却并不怎么壮猛。

对峙片刻，双方的首脑各带了两个人出来了，相距两丈左右，面面相觑。

在武昌暗中活动的神秘人物，第一次摆出堂堂阵势夜间见面。

“啧啧！摆出的声势还真不小。”没画獠牙的一方首脑嘲弄地说：“伪善面具后有实力作后盾。这是称雄霸道者不可或缺的权谋手段之一。你不断派人传信要求会晤，用意就是向我表示实力吗？”

“请不要误会我的诚意。”画有獠牙的一方首脑沉着地说：“情势失去控制。为恐变生不测，不得不作防范，多带些人有其必要。”

“我知道你的困难和顾忌，换了我，同样忧心重重，乱了方寸。本来一切计划得十分周详，事事如意，突然情势大变失去了控制，那滋味真不好受。阁下，我十分同情阁下的处境。”

“还没沦入完全失去控制的困境，只是稍为增加一些困难而已，困难不是不可克服的，阁下的同情，在下心领了。”

“好，就算你可以克服困难，我也希望如此，至少这可以增加你的价码。我这人天生冷酷征傲，不喜欢与太弱的对手周旋，你的声势价码愈高，我愈感兴趣。你说吧！你要什么？”

“我要和平。”

“你又来了，哈哈！不要再提你一而再提出的陈腔滥调好不好？听都听烦了。你所说的和平，是把盏言欢时，右手举杯祝贺，左手吐出袖藏‘鱼藏剑’的和平。”

“我是诚意的。”

“唔！好像你真有那么一点诚意。姑且相信你这点诚意好了，说吧！你的条件。”

“我不反对你仍然使用天绝令，但不能向我旗下人下手。我旗下的人，不问任何理由，都不许过问天绝令的是非，双方互不干涉互不侵犯。贵方如

有困难，敝方愿片面无条件提供协助，以表示我祈求双方和平相处的诚意，阁下有何高见？”

“唔！不错，条件出乎意外的优厚。”

“请相信我的诚意。”

“真的呀？”

“天日可鉴。”

“噢！日在何处？地底下？”

“当然双方得郑重其事，设坛订盟，由双方共执牛耳，指天誓日以表至诚。”

“阁下，你没忘了冷剑吧？”

“他尸居余气，在下有把握制他的死命，目下暂且让他得意一些时日，让他因这几天的胜利冲昏了头，之后便是他在世间消失的时候了。”

“哈哈！你说得好像真的一样。”

“半点不假。”

“我明白了，是把你那些准备对付我的人，转移作为对付冷剑的主力。阁下，有用吗？”

“当然有用。”

“别吹牛了，阁下，你已经出动了两尊一残，还有乾坤四灵，结果如何？他们本来是你准备用来对付我的冷血杀手，却被冷剑父女像砍瓜切菜般宰掉了。”

“他们只是……”

“只是二流的超等杀手，你还有第一流的超等杀手可用。”

“这……”

“你真有和平相处的诚意？”

“那是当然。”

“好。就算你真有诚意。我提出我的条件。”

“在下洗耳恭听。”

“我的条件很简单。”

“如何简单？”

“一件事。”

“请说。”

“我要贵方的六个人，立即远离武昌，走得远远地，走了就不要回来。”

“六个人？哪六个？”

“你知道我所指的六个人是谁，是吗？”

“我内外两秘站的人很多……”

“我说过要你内外秘站的人吗？”

“这……”

“可知你的所谓诚意，是说来玩的。不客气地说，你的内外两秘站，每一个能派用场的人，我都一清二楚，一点也不算秘密。我所指的六个人中，只有一个人牵涉到你的秘站，也仅止于牵涉而已。”

“你是指……”

“毒郎君欧阳炎是你的外秘站总管，他的师父香山毒叟童光，在十年前便躲起来，放出风声说已经死了。哈哈！你认为我的消息正确吗？叫香山毒叟滚蛋离开武昌，我是为你好，你知道吗？”

“为我好？”

“一点也不错，为你好。晁凌风发誓要把毒死五十二名旅客的凶手和主谋揪出来，每一个善用大量奇毒的人，都是他侦查的目标。你可以摆布冷剑，你可以勉强和我天绝谷抗衡。但你决难与晁凌风周旋。那天你用上了五个人突袭，只击碎了他一件长衫，这才是你要与我和平共存的主要原因，因为你已经感受到晁凌风强劲的压力太可怕，不能再增加我这一面的压力了。假使香山毒叟真的涉嫌，阁下，你最好早早设法洗脱你自己的主谋嫌疑，以免玉石俱焚。老天爷！你不是主谋吧？”

“胡说八道！”

“但愿你不是。阁下，我承认你那六个人，对我有相当严重的威胁，尤其是飞天夜叉长孙三娘那虔婆，她不但爪功号称天下第一，而且与人交手时，什么怪招下流恶毒行当全部出笼，甚至会用口咬，令人防不胜防。你这些人主要是用来对付我的，既然你要和平共存，为了表示你的诚意，把他们打发走不算苛求吧？”

“他们不是对付你的……”

“话我已经留下，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我等你的诚意表现，后会再谈，再见。”

阴风乍起，鬼声再发，后面的八个人浑身涌起阴火和浓雾，十一个人像是消失在阴火浓雾里，形影俱消。

洪山寺东南不足三里，小山丘上建了一座知了庵，原有十余名比丘尼在内苦修。

后来听说主持得罪了洪山寺某一位僧官，被楚王府的一位长史带了一群班头，把尼姑们赶走了，派了两个跛脚老头来照料。

十余年来庵堂逐渐圯坏，从来就没有人前来烧香拜佛。

庵北面的树林内，三个戴了有獠牙鬼面具的人，潜伏在林缘已有一个时辰以上。

看看天色近午，通向知了庵的小径始终不见人踪。

洪山寺规模宏大，护法檀越比楚王来头更大，终年香火旺盛，那些势利的和尚日进斗金。

即使知了庵不被封掉，平时也没有几个妇道人家前来礼佛奉献香火钱，这条小径好半天不见有人行走，是极为正常的事，附近村落的人，早已把这座收容苦命女人的庵堂忘了。

“你认为反诱的计划可以成功吗？”一个鬼面人向同伴问。

“那是一定成功的。”同伴信心坚定地说。

“冷剑是个老江湖，夜游神见多识广……”

“不要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他们不断地分头四出裁杀我们的人，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这次咱们再牺牲几个人，再给他们一些甜头吃，放长线加甘饵，他们必定趁胜急进，非上当不可。哼！我耽心的倒不是冷剑那些人是否会中圈套。”

“那你耽心什么？”

“那几个人。”鬼面人用手向里外的知了底一指。

“他们怎么啦？”

“他们是否对付得了冷剑那些人。”

“你放一百个心，这些魔中之魔的拔尖名宿。真才实学即使不比冷剑高明，至少也相等。长上本来打算用来对付天绝谷主的，天绝谷主的武功，与冷剑不相上下，可知老前辈们绝对有把握取胜。冷剑不死，咱们决不可能与天绝谷主平分天下，这次……”

“唔！人来了。”第三个鬼面人突然低呼。

四个劲装男女，出现在小径的西面两里外。

虽然太远不易看清面貌，但八极灵官那伟岸的身材，自己人远远地就可以认出他的身份。

三男一女脚程甚快，女的那身黑劲装，一看便知是太极堂的叛徒九天玄女。

后面两里地，四个人远远地跟来，领先的是夜游神陆光，女的是魔鸢景春莺，也是三男一女。

“真有用呢！景老匹夫果然跟来了！”另一名鬼面人狂喜欢呼。

“咱们成功了！”为首的鬼面人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

身后，突然传来一阵嘿嘿阴笑。

三人大吃一惊，候然转身。

刚看到几个女人的身影，暗器便已入体。

“你……你们……哎……”为首的鬼面人厉叫。

“成功，是要你们付出代价的。”悦耳的语音入耳。

“嗯……”鬼面人付出了代价。

小快舟轻灵地掠过龙口的辽阔江面，风帆吃饱了风，逆水上航依然速度惊人。

上游出现一座大洲，一座宝塔屹立在洲头，那就是闻名的宝塔洲。下游十余里，就是嘉鱼县城，在夕阳余辉下，波光粼粼美景如画。

晁凌风与逍遥仙客坐在舱口，留心地搜寻从上游下放的猎物。

逍遥仙客有点焦急，因为天一黑就不妙了。

“在我眼中看来所有的快船型式都差不多，不同的是风帆有新有旧而已。道长，你怎能分辨青龙帮的快船？”晁凌风信口问。

“不是吹牛，青龙帮的船，即使他们不挂号志，贫道也一看便知。”逍遥仙客说，今天老道的气色好多了：“别忘了，贫道的修真处，座落在一帮一堂的势力范围内，如果贫道不留心谨慎，日子是很难过的。”

“我觉得做侠义英雄固然辛苦，你们邪魔外道的日子，似乎也不好过。”晁凌风感慨地说：“为什么你们不过安份平和的日子，偏偏要在刀光剑影中混口食？把谋夺贪婪的机心，用在正正当当养活自己上，岂不天下太平？”

“施主，问题在于正正当当养不活自己。”逍遥仙客苦笑：“也许，这就是人性的弱点吧：赚了一千想一万，做了公侯想做皇帝，谁都希望日子过得比别人好，因此如想天下太平，有如痴人说梦。”

“这……”

“我问你，假使你为人辛苦地工作，比方说：做船夫。你一个月只赚五两银子，而你家里有一个老婆，五个孩子，甚至带有一位老娘或老爹，五两银子光买米也养不活这一家人，你怎么办？”

“这……”

“没话说了吧？”老道突然跳起来：“转舵，左岸。看，那是青龙帮岳州

的传信船，没错，天老爷保佑！”

左岸是龙口镇，一座有百十户人家的江边小市集，码头泊了五艘船，其中有一艘快船，光秃秃的桅杆顶端，悬了半黑半白、长约两尺的三角旗，迎风飘扬，五六里外也可以看得清。

船头，比其他船只多了一种设备；香架盘。不论昼夜，盘中都点着形如松明的大香，夜间可以作为识别的信号，香的多寡表示身份。

船驶至上游三里左右，风帆半挂，船熟练地轻灵飘逸转向下航。

不久，船泊上了码头。

“我知道他们为什么在此泊舟了。”逍遥仙客颇感紧张地说：“晁施主，咱们增加了一倍劲敌。”

“真的？”

“不错，你怕吗？”

“怕也得硬挺呀：道长。”晁凌风笑笑：“你总不会希望我害怕得溜之大吉吧？”

“你会吗？”

“不会，我这人不轻于言诺，答应了的事，就算要上刀山下油锅，我也不会食言背信。”

“可敬。”逍遥仙客苦笑：“你这家伙，我是愈来愈喜欢你了。你也很愚蠢，你知道吗？”

“我本来就愚蠢。”晁凌风不以为逆：“如果不愚蠢，何必冒万千风险，查什么杀人凶手？我又没死，死了四十九个人与我非亲非故，我犯得着吗？”

“咱们走，在路上我再告诉你劲敌的底细。”

镇不大，除了水上的船客，偶或在这里泊舟之外，可说鲜有外人逗留，是一座半封闭性的小市镇，因为镇本身没有陆上的主要通道。

往北，是往来四乡的小径，据说可通向两百里外的沔阳县，确否待证。

总之，这里任何陌生人如果离镇进入四乡，决难逃过当地乡民的耳目，是一处外人不易藏匿生根的地方，除非有亲朋在这里包庇。

在镇上倒不太引人注意，有三四家小小的客店，通常上行的船只遇风，或者需补充日用品，便会在镇上逗留三两日，之外就是载土产的船只往来停泊了。

镇北里外的灵仙观，是一座本地人认为神秘莫测的地方，由十几个相貌老丑的女道士主持，对前来进香的香客不论男女，皆不假辞色爱理不理，而且禁止香客四处乱走。

她们显然不靠香火度日，完全是一批来自外地的苦修而且上了年纪又老又丑，个性孤僻的女人。

因此十余年来，镇上民众几乎把灵仙观的存在都忘了。

傍晚泊舟分批前往灵仙观的人，是从镇东绕荒郊前往的，也不从观门进入，所以也就没有人加以注意。

观规模不大。但观后的林园甚广，几间静室尤其隐密，花树围绕，平时罕见有人走动。

观四周有许多池塘沼地围绕，出入的小径幽僻荒凉，再由于道姑们老丑古怪，因此连附近的镇民也几乎却步绝迹。

但在消息灵通的江湖人士来说，这地方却是令人恐惧的妖异所在，幸

好龙口镇并非往来冲要，所以知道灵仙观底细的人少之双少。

观后的一间静室中，观主道慈老道姑接待陆续到达的十二名不速之客。

十二名不速之客中，有洞庭君山大名鼎鼎的名巫师、洞庭一鹤谭坚，和一位颇有名气的巫师李端公李大有，以及穿道装的江湖凶魔毒剑阴虹白太清。

天师教的老道与巫师端公不同，但同样是会呼风唤雨驱神役鬼的货色，走在一起正好臭味相投，聊可勉强算是同道，虽则骨子里彼此仇视，经常互揭疮疤，有颇为紧张的利害冲突。

另三位年近花甲的人，是与洞庭一鹤偕行的朋友，但不是巫师，而是不折不扣的江湖黑道巨魁，恶名昭彰的狠脚色。但洞庭一鹤可能认为道慈观主，对其他的人没有兴趣，因此仅通名而不将绰号说出。

三个人：司徒龙、刘炳炎、仇九仁。

另两名是李端公的随从，粗眉大眼骠悍之气外露，是负责押解道宏观主(夜泉程景)的人。

道宏观主气色极差，神情沮丧，手脚虽没有上绑，但行动甚感吃力不便，行家一看便知，必定被制穴或制经的内家秘学所制，无法飞腾变化了。

地位最低的三个人，是青龙帮的总舵派来的，职位相当重，在江湖同道面前名头够响亮。

道慈观主神情不怎么友好，三角眼中冷电森森，丑陋的面庞皱纹密布，瘪嘴抿得紧紧地状极不快。

“道友何必杞人忧天？贫道保证沿途没有人知道我等的行踪，更不可能知道咱们这些人前来贵观，所以道友犯不着生气。”洞庭一鹤皮笑肉不笑，背微驼脖子长的老鹤形象令人发笑：“贫道专诚前来请蟾宫三仙子襄助，出山共谋江湖同道之福，并不是坏事呀！再说，仙子们接不接受礼聘，那是她们的事，道友须听听她们的意见，岂能代她们一口坚拒？”

“她们这两年闭室参修，从不与人交往，即使是昔日的朋友，也概不接见，你们不要打扰她们的清修。”道慈观主毫不通融：“本观主是她们的师叔，有权代表她们拒绝你们的求见。”

“观主不要把话说满了，何必呢？嘿嘿……”毒剑阴虹发出慑人的阴笑：“要修真，必须有清静的地方，只要青龙帮不，断派人来骚扰，唆使镇民前来搜观，清静可得吗？三仙子能受得了大群凡夫俗子们，气势汹汹的打扰吗？她们还能躲得住？”

“只消放出蟾宫三仙子在此地隐修的消息就够了，想必不久后，寻仇者、追逐裙下者，想出人头地者，将络绎于途了。”洞庭一鹤趁机危言耸听：“那时，道友将何以自处？”

“你威胁本观主吗？”道慈观主怒声问。

“我这头老鹤怎敢？实话实说而已，呵呵！”

“是你这鬼巫所惹起的麻烦，你……”

“请三位仙子出来听听贫道的意见，你就知道到底是不是麻烦了。”

后堂传来隐隐足音，接着异香扑鼻，帘子一掀，丽影入目。

众人眼前一亮，绝大多数人惊讶的表情极为明显。

是一位穿月白衫裙，千娇百媚的盛妆丽人。

盛装的女人通常不易看出真实的年龄，脂粉掩住了眼角的鱼尾纹，点了绛唇也掩盖住嘴唇的直纹，保养得好少见日晒风吹，那双明眸也就显得清

澈明亮。

但不管怎么巧打扮，决不像一位十六七岁小姑娘，那成熟女人的风韵是瞒不了人的，至于是二十呢？抑或三十四十，就不易估计了，其中差距相当大。

蟾宫三仙子，在江湖上整整红了十五年，艳名四扬，也以阴狠见称，是最受欢迎，也最令人害怕的人间尤物。最近两三年，芳踪杳然颇令她那些同道怀念。

如依往昔的活动情景，估计她们应该已是四十出头的半老徐娘，而这位白衣女郎，怎么看也不像是徐娘，倒像是大户人家的青春少妇。

“老鹤，你的什么低见，尽管说好了。”白衣丽人嫣然一笑，在道慈观主的下首坐下：“师叔，你老人家就让他说吧！这头没头没羽鹤是存心不良，他是有备而来的。”

“还是月华仙子洒脱些，呵呵：“洞庭一鹤怪笑：“不错，老朽有意请三位仙子出山，为江湖同道造福，并不是什么低见。该说是高见。只要三位仙子首肯，一千两银子送给令师做香火钱，够意思吧？”

一听有一千两银子香火钱，老道婆脸上的怒气，立即消失了七八分。一千两银子可以买三两百石米，这可不是小数目呢！

“唷！老鹤，你不是挖到了金窟吧？”月华仙子笑问：“说说看，怎么一回事？”

“仙子听说过妙手空空柏大空吧？”

“当然知道啦！一个奸猾的老狐狸，假道义名宿，外表君子内心小人的伪善者，他怎么啦？”

“他干得有声有色，连络天下各路同道；与天绝谷解决二十年武林恩怨，和平共存同为江湖造福，消除成见和衷共济，利益分沾团结一致。江湖血腥必定消弥于无形，不错吧！”

“他？他能吗？”

“不但能，而且成效显著。”毒剑阴虹接口：“目下不但黑道邪道共尊。绝大多数白道朋友也一致支持，只除了冷剑景家几个人不识时势，妄图破坏实在可恶。”

“难怪。”月华仙子摇头：“找我们去对付冷剑？你们找错了人了，他定力超人，剑术通玄，我姐妹这点点道行，对付不了他。诸位，另请高明。”

“请你们去对付的，不是冷剑。”

“哦？”

“逍遥仙客。”

“三妖仙之首？”

“我们捉住了他的门人道宏观主。”洞庭一鹤说：“出其不意给了那老妖仙几乎致命的一击，但被他逃掉了。这老妖妖术通玄，五行遁术炉火纯青，唯恐他不死心前来报复。只有三位仙子的炼魂大阵才能克制他，所以老朽特地前来请诸位相助，也促请诸位出山共襄团结天下江湖同道的盛举。”

“噢！你们为什么要捉道宏观主？他是……”

“他是逍遥仙客的得意门人。”洞庭一鹤一语带过：“道宏得了青龙帮不少好处，反而出卖了青龙帮，替一个叫晁凌风的小辈，到荆州调查他不该调查的事。就是这么一回事。”

“我不想过问你们的事……”

“也许是……是诸位的炼魂大阵，对付不了逍遥仙客，这也是不得已的事，诸位不过问情有可原……”

“什么？我说过不过问道逍遥仙客的事吗？”月华仙子恼火了，上了当中了激将法的圈套。

“仙子不是说……”

“我只说不过问道宏观主与你们的事。”

“老朽会错了意、十分抱歉。”洞庭一鹤堆下笑，心中得意已极：“仙子如果首肯，三天之内。青龙帮将派人将银子送别，但不知仙子准备何时动身？”

“你们……”

“必须将道宏迅速送往青龙帮总舵。讯问一切详情，所以要立即动身。”

“不可能，江风已起，夜航十分危险。”月华仙子说：“这样好了，诸位何不到镇上住一宵？明早我和两位师妹与诸位一起动身。静极思动，真该出去走走了。”

室外传来渐紧的风声，江风已起。

大江自洞庭至武昌一段航程内，经常会突然刮起可怕的怪风，片刻间便会波涛壁立，满江浊浪排空，不论大小船只，皆须及早逃避，躲至岸旁避风，稍慢些便会船沉人死。

这种风也许刮个一两时辰，也许刮它三天。有些船不幸靠上人迹罕见的江岸，被强盗劫掠一空，大江的水贼，比洞庭湖的湖寇更恶劣多多。

“天已经黑了，那就在本观晚膳，贫道理该尽地主之谊。”道慈观主笑吟吟地说，态度转变得好快。

“那就打扰观主啦！谢谢。”洞庭一鹤更乐。

不久，堂开两桌款待贵宾，有酒有肉，皆大欢喜。

月华仙子的两位师姐也出来厮见，她们是月冷仙子、月寒仙子，俗家姓名早已为江湖朋友淡忘。

虽则她们称冷称寒，其实外表一点也不冷不寒，与月华仙子一样明艳照人，笑靥如花风情万种。

只有一个人不配上桌：道宏。他被推坐在堂角的壁根下，一大碗饭加上两块肉，食不下咽，眼中一直闪动着怨毒的火花。

酒过三巡，逐渐谈及目下的江湖大势，灯火通明，酒香令人忘怀了可能来到的凶险。

逍遥仙客逃掉了，身受重创，就算能赶来设法救徒，也无能为力了，何况老妖仙根本不可能知道人在此处，何所惧哉？

而且，蟾宫三仙子，足以克制者妖仙。

其实，洞庭一鹤是被毒剑阴虹辗转敦请朋友出面做说客，因而带了朋友前往武昌加盟的，这件事是在北雷失败之后便积极进行了。

毒剑阴虹是负责网罗羽翼的负责人，威胁利诱网罗高手名宿的手段十分熟练灵活，名利二字害人不浅，洞庭二鹤跳不出是非场。

道宏观主对武昌以外的消息不够灵通，一头钻进牢笼成了待决之囚。

走脱了逍遥仙客，洞庭一鹤不无顾忌，早知蟾宫三仙子与逍遥仙客早年曾有芥蒂，因此顺道把三仙子邀出来助拳，激将法用得不着痕迹，一拍即合成功完满皆大欢喜。

“你们要我姐妹对付逍遥仙客，总该将他最近的动静说来听听吧？”月

华仙子谈上正题：“论道基法术，老鹤，你确是比他差那么一点道行，你怎么能击伤他的？”

“老夫承认某些地方不如他。”洞庭一鹤汕汕地说：“但论心机，他也差了那么一点点。”

“老鹤，你与他的门人有交情吧？”

“这……是的，同道嘛！多少有些来往……”

“你这卑鄙无耻卖友求荣的贱狗。”坐在壁角的道宏观主破口大骂：“算我走了亥时运，交上你这种混帐朋友。想当年……”

洞庭一鹤可不愿意想当年，猛地抓起酒杯信手便扔，啪一声击中道宏的大嘴，杯破唇裂血流如注。

就在杯破的同时，室外传来一声惨叫，一个老道婆的身影，飞腾翻滚着凌空撞入，凶猛地 toward 第一席的人丛急砸，那声惨叫显然是出于这位老道婆之口。

月冷仙子是这一桌的主人，扭头便看出砸来的老道婆有异，倏然站起来踢开凳转身，左手一伸，便消去砸来的凶猛力道，将人接住向侧放下。

室门口，站着笑容可掬的晁凌风。

“七个老丑道婆，以这一个的武功最高明，冷落成一个把门的，真是大才小用暴珍天物。”他笑嘻嘻地说：“道慈双主，你的妖术与武功，一定比你的道伴强十倍，我碰上真正的敌手了。”

所有的人，皆大吃一惊。

“晁凌风！”毒剑阴虹更是脱口惊呼，虽则晁凌风一直与他不曾正式照面，其实他早已认识晁凌风。

“哈哈！还有谁认识晁某？”晁凌风怪笑着问。

人影快速如魅。从左侧方一闪即至，一声虎吼，掌出如巨灵之斧，着肉声连珠爆起。

“噗噗噗……”一连七掌，三劈四吐，劈中晁凌风的左右颈根，吐出的四掌则落在胸腹上，七记打击真快得令人目眩，记记致命力道如山。

可是，晁凌风双手叉腰屹立如山。任由对方的可怖打击全力发挥，不但马步丝纹不动，甚至连眼皮也没眨动一下，脸上的笑容如谜。

“咦！”打他的人骇然住手，不予置信地看看自己的双掌，再看看笑容可掬的晁凌风。

“你的离魂一气掌火候差得很呢！你阁下是怎么练的？年已半百只有这么一点点成就，你这辈子不可能将离魂一气掌练至化境了，可怜。”晁凌风嘲弄地说：“我和朋友打赌，拍胸膛保证硬承你的离魂一气掌毫无损伤，显然我赢了。”

“你……你……可能吗？”那人傻傻地问。

“什么可能？”

“这……”这人又愣住了。

“司徒兄。退！”洞庭一鹤急叫，急步接近。

这人是叫司徒龙的人，闻声惊恐地后退。

晚了一刹那，晁凌风大手一伸，像村夫一样，粗野地劈胸揪住了司徒龙的领口。

司徒龙本能地反击，左手反扣住晁凌风的脉门，一掌登在晁凌风的丹田穴上。

如换了别人，这一掌足以把小腹内的小肠膀胱震成一团烂肉。

“你不死心是吗？”晁凌风笑问，反手一拂，食中二指拂过司徒龙的胸口，信手向后一挥。

司徒龙狂叫一声，凌空飞出室门去了。

这一手干净利落，威力骇人听闻，强攻猛压以强大的实力气势，把连逍遥仙客也吃了亏的司徒龙，像玩具般搬弄得没有丝毫抵抗之力。

冲上的洞庭一鹤骇然止步，感到心向下沉浑身发冷。

室门附近能活动的空间不大，晁凌风是把关的天神，阻绝了出路，室内的人想围攻也力不从心，只能叫吼着围住了三方，但真正可以出手施展的范围，只能容许一两个人而已，除非像人墙般三面齐涌。

“你大概就是什么洞庭一鹤了。”晁凌风用手向对方一指：“看你这鬼样子，还真像一头快死的老鹤，名实相符。你，可以施展你的巫术了，快！”

这些人事先并没有在观中落脚的打算，因此带了随身的兵刃，临时留下随即设筵，所以随身兵刃并没卸除。

洞庭一鹤腰间插了比拂尘略长大些的云帚，是兵刃，也是行法的利器，乱人耳目的道具。

一言惊醒梦中人，洞庭一鹤猛然醒悟，立即拔出云帚，左手捏诀先订出手式信号，云帚一拂，咒语绵绵出口，双脚踏出与天罡步相似的降神舞。

阴风乍起，灯火摇摇，脸色突然变得阴森可怖。

众人纷纷后退，地方太小，降神舞已占满了大部份空间，众人必须让出可以活动的范围来。

道慈观主本来以主人身份，出面干预的，却被月华仙子悄悄拉了一把，以眼色示意不必急于出面，四个人退至通后室的通道口，由冷月仙子解救昏迷不醒的把门老道婆。

“哈哈……”晁凌风大笑：“老鹤，你以为把驱鬼的玩意掏出来，就可以把我摆平，那你一定是疯了，赶快把压箱底的本领掏出来献宝，不然就来不及了。”

大笑声中，洞庭一鹤让人神智迷乱的咒语，显得软弱无力，断断续续似乎上气不接下气，降神舞的舞步也走了样，节拍完全错了。

飒飒的阴风，也成了徐徐的凉风。

一声怪嚎，洞庭一鹤舞步重整，精神再振，云帚挥舞的破风声渐急。

蓦地，全身涌起一阵淡淡的青烟，随风飘旋中，身形逐渐隐没。

在侧方伺机而动的李端公，悄悄地拔出了桃木剑，左手一扬，一道灵符飞上剑尖附在剑身上，一声低喝，扣指一弹，灵符立即燃烧，火焰骤吐。

两个人的咒语声，汇合成更有力的迷魂声浪。

三个青龙帮的人，无声无息地向下一仆，先跪下再伏倒，知觉全失。

晁凌风突然双手伸张，像是向上天求告。脸色可怕地灰中泛青，五官扭曲变形，张口突目状极可怖。而且，身形似乎正以不徐不疾的速度，慢慢隐没、溶化、消失。

阴风更厉，灯火摇摇，黑气回旋，光度渐暗，空间里，充满了妖异诡谲的气息。

就在晁凌风的身形，逐渐变得模糊难以辨识的瞬间，洞庭一鹤与李端公的身影已先一刹那隐没，而焚化灵符所引起的火光，变成了阴绿色的妖火，扩散为满室飞旋的一团团绿火流光。

五个本来蹲伏在一旁的五个人影，在这瞬间猛然扑出，刀剑齐聚，拳掌俱出，攻向已经失去人形的晁凌风奇异的怪形影。

晁凌风的淡淡形影，被刀剑穿透，被拳掌及体，但像是虚影，刀剑透过无声无息。

“毙了他啦！”是毒剑阴虹狂喜的欢叫声。

洞庭一鹤的身影倏现，仍在原地不动，左手拉住一具网形的拉索。

那具怪异的青黑色三尺大怪网，出现在晁凌风身形刚隐没的地方，被刀剑所贯刺，网收勒住刀剑，无法及时拉回。

李端公的身影也重现，但却是躺在地下的，桃木剑已经失踪，直挺挺仰天躺着像个死人。

阴风已止，阴火无踪，一切声息俱静，灯火复明，刚才阴曹鬼域的情景一扫而空。

“咦！人呢？”洞庭一鹤惊叫。

网纠缠着刀剑，哪有人？

室中少了五个人：道慈老道婆、蟾宫三仙子，以及成为死囚的道宏观主。先后被打昏抛入的守门老道婆，也消失了一形影。

地下本来躺着昏迷了的三个青龙帮徒众，这时多了三个人：李端公，刘炳炎，仇九仁。

毒剑阴虹的剑，以及李端公两位随从的法刀，被怪网兜住收不回来，站在那儿像三个傻蛋。

后面，传来喝饮料的声音。

洞庭一鹤反应最快，倏然转身。

首桌的上面主客位，端坐着笑容可掬的晁凌风，刚喝干了杯中酒，将酒杯重重地搁在桌上，发出一声怪响，然后拈起了竹筷。

“酒不错，上好的陈年洞庭春。”晁凌风笑着说：“该死的道慈观主，早年号称飞天鬼母，躲在这小地方说是逃世避仇隐修，却天天喝洞庭春大鱼大肉，你修什么呀？观里面还偷着娇滴滴的淫妇呢！天杀的！我知道你到底在修什么了？喂！老鹤，你在撒网抓鱼吗？似乎你网里网到的不是鱼。”

“你……你你你……”洞庭一鹤意似不信地扭头回顾，似乎要看清网里到底有没有鱼。

网里当然没有鱼，有一剑两把刀。

“你们两个巫师，隐身术的道行差劲得很。”晁凌风继续说：“障眼法的神通也只有四成火候，所以要利用旁人突袭以补法力的不足。逍遥仙客估错了你们的道行，鬼迷心窍逞能，你们斗法，难怪着了道儿，他挨了一记离魂一气掌，真冤枉。喂！妖仙！你知道失败的原因了吧？冤不冤？”

室门传出一阵令人毛发惊然的阴笑，出现脸色仍有点苍白的逍遥仙客，披发仗剑真像个鬼。

“不算太冤。”逍遥仙客刺耳的嗓音又阴又厉：“贫道并没低估他们，事实上这个无耻老鹤道行相当高深；当然在你这一等一武功神术高不可测的人来说，他这些玩意就成了垃圾啦！”

毒剑阴虹猛地抽出剑，一剑吐出，先下手为强，相距不足八尺，伸手可及，突袭必可成功。“大胆！孽障该死！跪下！”逍遥仙客沉叱。

毒剑阴虹如中雷殛，剑突然失手坠地，浑身一震，直挺挺地跪下了。

逍遥仙客的剑，点落在毒剑阴虹的天灵盖上，锋尖直透脑门，剑上升。

鲜血相脑浆从剑孔向外涌流，人跪着依然不倒。

逍遥仙客踏前两步，剑左右分飞，李端公的两位随从应剑而倒。

剑一挥，洞庭一鹤的怪网突然自焚，刹那间化为青烟消失了。

这瞬间，洞庭一鹤左手一抖，网绳突然化为一条巨大的黑龙，张牙舞爪腾风驾云，向逍遥仙客扑去。

云帚一挥，风起云涌，身形突然隐去。

云雾中，一只八寸大小的灰鹤，悠然驾云穿雾，向敞开的大窗口飞去。

逍遥仙客冷哼一声，撮口喷出三昧真火，黑龙幻化无踪，剑向小鹤一指，一声沉叱，火光耀目，金蛇急闪，接着一声震耳霹雷，小鹤形影俱消。

一阵血雨洒落，一切异象突然消逝。

“我要口供。”上面据桌大嚼的晁凌风说：“你可不要把他们杀光光，修道人不能这么狠，知道吗？”

“我会留活口。”逍遥仙客咬牙说。

“想不到你的五雷天心正法已修炼至八成境界了，那天你应该用来对付我的。”

“对付得了你吗？”

“不试怎么知道呀？”

“我才不上你的大当。”逍遥仙客苦笑：“你小子不知是怎么练的，令人莫测高深，心中发毛。”

“这叫做邪不胜正，心正的人用不着心中发毛。呵呵！这里交给你啦！正事还没有着落呢？”

“等我，我也去！”

“要斗斗炼魂大阵。”

“这……不错。”

“何必呢？犯不着与妇人女子计较，是吗？再说，你有所顾忌，不能出面，毕竟道宏是你的门人，不像我可以任意摆布她们。”

“好吧，我不去。你！你真有克制她们的定力？”

“不试怎知？”

“你……”

“走也！”

声落，身形突然隐没。

逍遥仙客目定口呆，凝神用耳目搜索各处。

“这小家伙是个鬼，没错，是鬼，真的鬼。”逍遥仙客苦笑自语；“幸而化敌为友，不然……不然……”

另一间静室，位于花木扶疏的幽静角落。

不要小看了那些似乎栽种得杂乱无章的花树，外行人不小心闯进去，可能这一辈子没有活着出来的机会了。

静室暗沉沉，偶或在某一间内室的窗口，透出朦胧的幽光，空间里流动着各种令人陌生的气味，飘浮着淡淡的夜雾。

最大的一间华丽内室中，有华丽的矮脚胡床，有悦目的摆设，盛开的盆花，精致的矮茶几和蒲团……总之，那是充满女人味的卧房兼起居间，幽香扑鼻，情调极为诱人，布置十分奢华。

蟾宫三仙子改穿了云纱便袍，里面的亵衣隐约可辨，巧施铅华云鬓半偏，令男人一看便心旌摇摇。意乱情迷不克自恃。

三人正在品茗夜话，似乎完全忘了不久的前所发生的事故，事故已结束，与她们无关。

室外不时传来一些异响，但影响不了她们的情绪。

突然。虚掩的室门悄然而开。

“好哇！客人快被宰光了，主人却躲在仙宫里享福，未免有失宾主之道？”
晁凌风流里流气地往里走：“唔！真妙，这儿那来的西湖龙井香？在杭州，这种茶一两银子买一两，你三个妙人儿躲在这里独享，像话吗？”

他在月华仙子对面唯一的空位，拉过织锦蒲团坐下了，不客气地取过最后一只茶杯，斟出热腾腾香喷喷的茶，放在鼻下一面嗅茶香，一面啧啧称赞，旁若无人。

三仙子愣了愣，眼神怪怪地。

“唔！是真品。”他轻啜了两口，色迷迷的目光，轮流在三仙子半露的诱人饱满酥胸转：“真正的龙井本山茶，一年出产不过十几斤，杭州的官老爷照例收购一大半。江浙出售的龙井，最好的算是白狮峰的茶，其他都产自东阳、义乌，冒充龙井而已。你们神通广大，大概是差五鬼到杭州搬运来的。好，真好。”

“你懂茶？”月华仙子问。

“稍有功夫。”

“你知道本山茶？”

“马马虎虎听说过。”

“喝过？”

“不骗你，没喝过。”

“那你怎么知道这是龙井本山茶？”

“猜呀！仙子。”他笑笑：“这可以表示你们真的神通广大，真的会五鬼搬运，真的会驱神役鬼呀！这是赞美，知道吗？”

一声轻笑，三只纤纤素手在同一瞬间，在他的胸口集中。云纱便袍袖口大，手一举，白嫩如脂的粉臂，几乎整个暴露在眼前，可以看得到光洁无毛的腋窝，那情景真会令沉不住气的男人发疯。

他的左手外封，横肘相候，三只纤掌全按在他的小臂上，气流急剧地动，茶几上的壶和杯，开始震动。

“别小气。”他慢慢饮干杯中茶，向前亮杯：“独享不如众享。至少，喝了你们的一杯龙井本山茶，这只杯就不好意思掷出打破一个美丽的脑袋，是吗？”

三只纤掌收回，每只手都有颤动的现象。三双美丽动人的明眸中，流露出骇异的眼神。

“如果挡不住你们的化骸炼神炼魂掌，我敢来？”他放下茶杯，神情依然轻松愉快：“咱们先坐下来平心静气谈谈，我会给你们摆炼魂大阵施展的机会。”

“好，谈就谈。”月华仙子替他斟茶，媚目中涌现异采：“我已从你的眼

中，看到了汹涌的情欲之潮，我不信你能继续保持你的尊严和自信，像你这种男人本色，我见太多了。”

“情欲之潮？那是当然有的，你以为我是什么？圣贤？天阉？人妖？去你的！”他嘻皮笑脸，笑得邪邪地：“你看你们，满室生春，灯光，香味，视觉触觉嗅觉，无一不是激起情欲本能的利器。我敢打赌，你们马上就要罗衣半解，玉体裸裎了。”

果然不错，三女都缓慢地，有意无意地，毫不做作地拉开襟领，半露出露在胸围子上方的鼓鼓酥胸，深深的乳沟撩人心魄。

“好人，你知道我姐妹的身份底细？”月华仙子到了他右侧，投怀送抱快要挤入他怀中了，媚笑如花吐气如兰，雪白晶莹凝脂似的粉臂，抱住了他的肩头。

“知道。”他也邪笑，伸手拧了月华仙子的面颊一把：“所谓炼魂大阵，其实是你们利用美色，动情的迷魂药物，加上所谓法术，以及真本事好武功，全力摆布强敌的阵法。比方说，对付冷剑那种方方正正，定力超人，武功超绝，不好女色的人，就用处不大，所以你们承认对付不了冷剑。”

“你也不好女色？”

“鬼话，你看。”他拍拍胸膛，再毛手毛脚掏了月华仙子的胸怀一把：“我是个堂堂正正，人高马大的正常年轻大男人，大男人谁不喜女色？连皇宫的太监都喜欢女色。”

“那么，你是不在乎我们姐妹了。”月华仙子双手捧住他的脸，倩意绵绵地鼻对鼻凝注他，紧吸住他的眼神：“你有自信降伏得了我姐妹？”

“降伏？你开玩笑。”他色迷迷地亲了那吹弹得破的脸颊一吻，双手不规矩在暖玉温香的胴体上游移：“我是个血气方刚的正常大男人，讲究的是长枪大戟早作了断。取悦女人是最费神费力最烦人的事，那是那些心有余而力不足，有心理障碍的男人的工作，我一点胃口都没有……”

月华仙子要命的食中两指，从他的结喉下迄丹田，运指如风足足下了十七指之多。

点中了十七处包括丹田在内的致命重穴，手法包括了昏、哑、麻、死各种狠着。

“你是情场浪女，欲海奇花。”他浑如未觉，认为月华仙子的点穴是女人调情手法：“你只找一些肯听话的低声下气英俊男人，不找那些豪气干云的英雄豪杰，就是体深得其中三昧的证明。找我这种豪无情趣，不懂温柔，只知道自己享受的莽汉，是要倒胃口吃大亏的。哈哈……”

狂笑声中，他把月华仙子按在膝前，传出一阵裂帛声，月华仙子成了赤裸裸荡人心魄的美人，在他一只粗鲁的大手拨弄下，尖叫、娇啼、挣扎、撕咬……

一切挣扎劳而无功，被他用膝盖压住小腹成了离水的泥鳅。

冷月寒月两仙子也来，拳打、脚踢、掌劈、拉扯、尖叫、咒骂……

他不加理睬，浑身坚似金刚，金刚是撼动不了的。

除非对方攻击双目，他概不理睬。

他抓起了烛台上的巨烛，脸色一变，变成了可怕的门神，降妖伏魔的神荼郁垒。

“我要整不死你们，我晁凌风算是白来了。”他凶狠地说，巨烛的火焰未熄，火焰仍在的巨烛在月华仙子美好的腹部滑移：“对付你们这种天生淫贱

的妖女，必须用最残忍最阴毒的手段杀掉你们！”

手一挥，冷月仙子飞摔出丈外。再一振，寒月仙子衣破衫分，摔飞在胡床上，成了半裸的人，挣扎难起。

“饶……我……”月华仙子绝望地哭泣着叫。

“你制了我十七处穴道，有五处是死穴。”

“我……”

“你给我八两，我还你半斤。”

“我道歉，放……放我一……一马……”

“好，我接受你的道歉。”他放了赤裸的月华仙子，放回烛台：“暂且放你一马，以观后效。”

月华仙子跳起来，发疯似的奔近胡床，取出枕畔的长剑，拔剑出鞘。

“我不怕你。”月华仙子举剑逼近尖叫：“道宏在我手中，我不怕你撒野，你不低声下气屈服，他必须死，你一切希望成空。”

“哈哈……”他狂笑。

剑化虹而至，剑气彻骨。

他安坐不动，信手拈起茶杯，手一扬。茶泼了月华仙子一脸，再信手一拂，杯接触及胸剑尖。

铮一声金鸣，剑斜飞而起。

月华仙子转身急逃，粉臀挨了一掌，尖叫一声，把爬起来冲来的冷月仙子撞倒了，两女跌成一团，精采绝伦。

“轮到了你了！”他向冲来的寒月仙子招手：“把你们先剥光，一切妖术威力大打折扣，炼魂大阵连村夫俗子也对付不了啦！”

寒月仙子云纱便袍已经被撕裂，肉感万分，闻声骇然止步，不敢再进。

他长身而起，伸伸懒腰。

“道宏的生死，算不了什么。”他泰然地说：“反正杀人的凶手我已经查出线索，根本用不着浪费时间去证实，抓一个杀一个，早晚会把真凶杀掉的。你们如果杀了道宏，不但我饶不了你们，逍遥仙客更是与你们誓不两立，杀徒之仇，可让他发疯，他会做出比常人残忍千万倍的恶毒疯事来，你们将早些祈望早死早好。”

“你……你……”

“我是当真的冲”

“你赢了。”月华仙子绝望地说。

“我是很少输的。”

“你……你练成了不坏金刚？”

“废话！不过，当我有了警觉时，能伤害我的人，相信没有几个。”

“你……你是天阉？”

“废话！”

“但你……你……”

“你可以去问冷香仙子，她就曾经逼我上她的床。”

“你见了鬼啦！骗人也该有个谱。”月华仙子破涕为笑：“冷香仙子只能算是三流的小淫女，我组抹无论任何方面，都比她强一百倍，她能逼你上她的床？你这人不老实，不可信任。”

“信誉保证，决不骗人。”他含笑坐回原处：“快穿好衣裙，咱们好好聊聊，不妨将经过说给你们听听，我不是大英雄，吃亏上当不算丢人。哦！道

宏呢？”

“由家师叔看管。”

“令师叔肯将人交出？”

“你只要保证灵仙观不受损害。”

“那是当然，我又不是喜欢杀人放火的强盗。喂！你们不打算穿好衣裙，就这样光溜溜地待客吗？”

三仙子居然一阵羞赧，慌乱地入室更衣。

快舟连夜兼程下航，舟上载有几个昏迷不醒的囚犯，顺风顺流，快逾飞矢。

三更以后风便止了，江风仍有余劲，在这种藉帆航行的快舟来说，一个时辰真可以急航四十里以上。

已牌正，航抵鲶鱼套南面的一处偏僻江湾。

晁凌风一跃登岸，挟了一把长剑。

“我先走，去找太极堂主商量。”他向船上的逍遥仙客师徒说：“等我的消息，切记不可暴露行藏。”

他的神色凝重，杀气直透华盖，往日安详和气的笑容消失无踪，变成一头快要发怒的猛虎。

“我会小心的。”逍遥仙客说：“祝顺利。”

快舟离岸，他已经走了。

得意浓时便好休。这是告诫那些太过得意的人，及时收手止步的金科玉律。

冷剑这一群人，奇招迭出妙计频施，把柏大空那些人以及青龙帮的徒众，杀得落花流水，把歹徒们全逼在陈公套总舵中动弹不得，却不知及时收手止步，仍然分头追搏那些凶魔歹徒，不肯罢手。

人算虎，虎亦算人；柏大空可不是有勇无谋的匹夫，而是雄才大略工于机谋的未来江湖霸主。

夜游神的侦查经验极为丰富，被他查出八极灵官率领爪牙，到洪山挖太极堂老根的消息。

八极灵官是青龙帮总舵令主，地位仅次于帮主副帮主之下，是掌握实权的实力派人物，上次到客店警告冷剑，就是这位仁兄，目下是柏大空的死党，龙王帮主已经是大权旁落，失去指挥权有名无实的傀儡。

他偕同冷剑父女，蹑踪追至洪山，沿途毙了几个传信的眼线。延误了行程，因此始终无法追及快速赶路的八极灵官四男女。

终于，接近了知了庵。

夜游神心中雪亮：八极灵官已经发现有人追踪了。

一阵狂追，距离快速地拉近，八极灵官四个人到达知了庵，追的人已拉近至半里了。

似乎，八极灵官并不知道有人追踪，大大方方地上前，叩击紧闭着的庵门。

等到庵门拉开，身后的人已接近至三十步内了。

“咦！”扭头回顾的九天玄女。发出惊讶的叫声。

八极灵官扭头一看，大惊失色。

“冷剑！”他惊叫，发疯似的冲入庵门。

这样，才能吸引追的人毫无顾忌地追入。

可是，夜游神是经验丰富的老江湖，事先已料到对方早已发现被追踪，不可能在接近至三十步内才知道，这种并不真切的惊讶举动也反常，怎能反而往庵里面逃？

“景兄，兔崽子们有阴谋，不能进去。”夜游神站在敞开的庵门外大声说。

“有此可能。”冷剑也不上当：“至少，他们该落荒四散奔逃，逃一个算一个，比躲在里面全军覆没被瓮中捉鳖强得多，这种老把戏平常得很。”

“他们故意引我们入伏？”景姑娘意似不信。

“一点也不错，有埋伏。”夜游神说。

“我进去把他们赶出来。”

“好侄女，他们就希望我们一个个进去。”

“那……难道说，我们就在外面等？”

“对，等！我们等，他们就会出来。”

“好吧！那就等吧！陆叔。”

“我们走，岂不更好？”

“走？”

“是啊！走，等他们来追，毕竟这里是他们选定的埋伏区，走可以选择我们所期望的斗场。”

“那就走！”

可是，已走不了啦！

“嘿嘿嘿嘿……高明高明。”阴笑声震耳欲聋，人影从庵内急扫而出。

七个人，除了八极灵官四男女之外，多了三个相貌狰狞的男女：一僧、一道、一老女人。

庵里的后院，也有人悄然越墙而出，两面一抄，隐起身形绕走，藉着草木掩身包抄。

诱伏失败，改用强攻，强攻最好是包围，庵内的人必须全部出动。

看出来的人数不多，冷剑三个人不走了。

“原来柏大空把你们暗中请来助威，他真的不惜工本，神通广大呢！”冷剑心中暗懔，但语气沉着稳定：“诸位一代魔字号的风云人物，成名比景某早得多，今天在此碰头，景某幸会了。只是，由柏大空策划将诸位请来，景某确是有点不甘心，他的身份、地位、名望，都不应该与诸位有任何交往的。”

“小辈，你不必出言讽刺。”老和尚说：“这几天阁下四出截杀无辜，以阁下侠义道仁义领导人的身份、地位、名望，决不可做出这种不讲道义，没有理性的罪行，你又何必责怪柏大空？”

“呵呵！柏大空知道景某，声明脱离侠义道了，他那些朋友帮凶也都知道。景某并不责怪他，他的卑鄙无耻恶行，已经传遍江湖，公道自在人心，只有景某死了，他才能信口雌黄颠倒黑白，以掩饰自己的罪行，所以只好出下策，把你们请出来作孤注一掷了。

“就算柏大空能把玉皇大帝请来，本姑娘也毫无所惧。”景姑娘傲然地说。

“丫头，不可妄自尊大。”冷剑急急加以喝止。

“爹，没有什么好怕的。”姑娘大声抗议；“就算我们低声下气尊敬他们，与他们讲理，他们也不会像个人样地，和我们说黑道白的，何必与他们客气抬举他们？”

“孽障斗胆！”老道怒叱。

“你穷叫什么？”姑娘冷笑：“妖道，你嗓门虽大，吓不死人的。”

“我五通妖神要你死活都难。”老道冷厉地说，举步接近。

景姑娘心中一震，有点惊心。

五通妖神天灵羽士，正是宇内三妖仙中，辈份最高，妖术最可怕的妖神。

这些邪妖外道，真正以武功称雄道霸的人员感头痛，口说不屑与这些妖人比拼，其实心怀恐惧不敢招惹。

她老爹敢向另一位妖仙逍遥仙客挑衅，其实是迫不得已铤而走险，并无必胜的信心和把握，同时也因为有武当元老紫霄散仙玄真在旁，所以敢出面挑衅。

她并不真的害怕，银牙一咬，手按剑鞘举步迎出。

“丫头，退！”冷剑沉喝：“他们都是老一辈高手中的高手，五通妖神天灵、铁罗汉慧可、飞天夜叉长孙三娘，你还不配与他们动手，为父与他们了断。”

“呵呵！贫僧陪你玩玩，景施主。”铁罗汉怪笑：“听说施主的剑气已有十成火候，不知贫僧的金刚禅功，禁受得起施主的剑气一击吗？得试试才能知道，你就不必客气啦！”

“夜游神，你也别闲着。”老女人飞天夜叉指名叫阵，一摆蛇骨杖向前举步：“你是神，我飞天夜叉是魔，看今天是神的天下呢？抑或是魔的天下？”

三比三，各找对象。

八极灵官四男女，向庵门口退，堵住了庵门。

而后面，绕出的人纷纷现身，共有六个人，堵住了退路，大包围完成。

六个都戴了画有獠牙的鬼面具，无法看出身份相貌，反正如非一等一的超人，决不会被派来袭击冷剑这种号称武林第一高手名家。

看到这六个堵后路的人，冷剑吃了一惊。

“天杀的！原来柏大空已和天绝谷联手了。”他又惊又怒：“血手天绝，你好卑鄙，我以为你是条汉子，原来也是个无耻小人，我等你的回音，你是这样回答我的？你简直混蛋！”

他以为这些人中，有天绝谷主血手天绝在内呢！

“哈哈哈哈哈……，别叫了，小辈纳命！”铁罗汉狂笑着，赤手空拳扑上了，一双老手坚逾金刚，劈面就是一掌，先下手为强，无畏地抢攻。

冷剑在激怒中，剑下绝情，一声怒啸，剑出绝招八方风雨，剑气进发，有如云天深处传来的阵阵殷雷。

人影如虚似幻，速度已到了不可能的神奇境界，每一剑皆力可决山河撼天地。

一阵暴响，人影乱闪而中分。

“噢……”铁罗汉冲出两丈外骇然惊呼，泛灰的僧袍共出现了九处洞孔。

这是说，一照面的刹那间，共被击中九剑以上，要不是金刚禅功已练至不坏境界，必定毙在剑下了。

冷剑也无力追击，只感到握剑的手虎口欲裂，反震的力道可怕极了，剑气有功散气泄的异象发生。

对方的金刚禅功已损耗不少指力，如果有余力追击，局面可能立即改观，可惜他已无力追击了，失去大好机会。

“小辈果然了得，难怪你荣登十大武林高手的首位。”铁罗汉暗暗惊心，但凶气仍然狂傲：“贫僧再给你几记摧山掌。”

这一次掌力加至九成九，掌风似狂飚，似怒涛，一掌连一掌，展开了空前猛烈的狂攻。

冷剑沉着地应付，每一剑皆破空长驱直入，看不出剑势，猜不出来向，在无俦的强烈掌影中吞吐不定，而且攻多守少。

他并不硬阻掌劲，只趁空隙发剑闪电似的切入攻击，真把铁罗汉逼得有点施展不开，双方谁也无法主宰全局，掌阻不住趁虚而入的剑，剑也击不破金刚禅功，必须等一方精力已竭，才能分出死活胜负来。

而夜游神这一面，可就险象横生了，飞天夜叉的蛇骨杖是长兵刃，内功浑厚不怕宝刀宝剑，基本武功本来就比夜游神高明深厚些，功力相当，长兵刃必定占尽优势，因此夜游神的剑简直除了封架之外，毫无反击回敬的机会，被逼得八方闪避，发发可危。

景姑娘与五通妖神最为安静，双方都不打算抢攻，全神戒备移位，眼神斗眼神，气势逼气势。

每攻一招，好半天也没抓住第二招的机会，但每攻一招，皆是致命的重击。

两人的剑一接触，可怕的轰鸣与乱跳的火星惊心动魄，双方急退的身形与马步皆难以控制平稳。

完全是精深内功的拼搏，招招皆可能是生死的分野。

景姑娘年纪太轻，拼内功确是失策。

换了二十余招，外表似乎一点也不紧张惊险，一招一停顿，分分合合。许久才能找到再次出招的机会，但骨子里的凶险，实在比激烈打斗的另两对强烈数倍，只是外表看不出精彩而已。

“仙长，快行法擒住他们，迟恐生变。”一名在旁跃然欲动的鬼面人，不耐地催促：“等紫霄散仙那批人闻风赶来接应咱们就不好过了。”

五通妖神本来心中暗暗焦急，惊怒交加，他已经用了摄魂妖术，也用了玄门罡气支脉的离魂魔罡驳剑。

但景姑娘的佛门心法定力超人，驳剑的降魔禅功也足以与火候精纯的离魂魔罡抗衡，占不了上风，哪能不惊怒交加？

一个魔道老至尊，居然对付不了一个韧出道的小女孩，内心的愤怒可想而知。

何况日色傍午，青天白日大太阳当顶，根本不是使用妖术的时机，更不宜在对方的凌厉攻击下，分神使用妖术，一时疏忽便可能身陷绝境，怎敢冒险使用妖术？

“去你娘的！”五通妖神忍不住破口大骂。

“铮！”姑娘趁机给了他一剑，把他震出丈外，几乎失足滑倒。

“这样缠下去，一天半天也分不出胜负来。”另一名鬼面人大声说。

“说不定三个家伙见机逃走，咱们就枉费心机了。”第三名鬼面人的嗓门更大。

“是啊！他们如想逃走，咱们是很难拦得住他们的，一比一咱们谁也休想有五成胜算。”第四名鬼面人简直是在吼叫了。

为首的鬼面人意动，毅然举手一挥。

一声怪啸，六个鬼面人突然发起猛烈的攻击，左手先打出各式各样的

歹毒霸道暗器，刀剑齐举，排山倒海似的向前猛扑。

“该死的无耻鼠辈！”女性的嗓音从侧方的草丛中发出，五个女人的身影飞射而来。

怪啸声是为首鬼面人发出的，是招呼同伴出手的信号，也是招呼早在此地外围埋伏的人出动的啸声。

可是，早在外围埋伏的人不见现身。

这瞬间，小银梭排空而至。

是飞燕杨娟，和她的四位侍女，在危急中及时现身出手，狂风似的反从外围杀入，反袭鬼面人的背部，不但发射绝魂银梭，更发射可怕的九绝毒针。

恶斗中的人，身形闪动有如电闪，暗器乱飞中，谁都有被击中的可能。

生死关头，每个人都激发了强烈的求生意志，每个人都为了自保，用上了平生所学，竭尽元阳精力，发出惊天动地的神功绝技，同时伤人与自保。

罡风怒号，电闪雷鸣，惨叫声更是惊心动魄。

飞燕杨娟最先投入斗场，剑上出现奇异的桔红色光芒，剑气成了向外进发的热流，猛扑衣袍盍张形如厉鬼的五通妖神，却没料到斜刺里急旋而至的、形如疯狂的铁罗汉，像头犀牛似的向她的右方冲来。

她百忙中扭身出剑，不假思索一剑击出。

“噗！”她的右肋外侧，也被铁罗汉的左掌拍中，凶猛绝伦无坚不摧的摧山掌力及体。

“嗯……”她闻声叫，向前一仆。

她的剑，贯入铁罗汉的小腹，金刚禅功抗拒不了她剑上的神奇劲道，入体近尺，几乎贯背而出。

剑上的桔红色光芒倏然隐去，她也无力拔剑。

一阵可怕的暴乱，似乎天动地摇。

五通妖神恰好冲到，剑出如电，要将她钉死在地面，生死须臾。

陌生的人影倏然显现在一旁，像是平空幻化出来的。

“啊……”怒啸声如天雷狂震。

五通妖神大骇，点出的剑折向猛挥。

人影从剑下切入，怒啸声未绝，一双巨爪已扣住了五通妖神的左右肩向下外方一振一拉，有骨折声音传出。

“呃……”五通妖神只叫出半声，双臂脱离肩骨，胸腔也被拉裂，惨极。

飞燕杨娟正魂游太虚，突觉身驱故人抱起。

“小娟……小娟……”熟悉的急呼，把她快要离开躯体的三魂七魄拉回。

“凌风，凌……风……”她哭泣着嘎声叫，终于失去知觉。

知了庵成了病院，成了急救站。

庵右的小冈，成了停尸场。

夜游神浑身脱力，接近崩溃的边缘，身上中了一枚铁翎油箭，一枚星形镖。箭伤了背腰，几乎击中脊骨，保住了老命不至于残废，但十天半月起不了床。

冷剑浑身虚汗，也接近气散功消境界，一枚五虎断魂钉，在左边肋下擦伤了肌肤。

右胯也挨了铁罗汉一记摧山掌，几乎击散了他的内功真气。

景姑娘是最幸运的一个，被五通妖神趁乱削掉了她一只发髻，精疲力尽，躺下去就起不来了。

四位侍女中，最小的冬梅被乱飞的蝴蝶镖，在她的右肋背割裂了一条四寸长的创口，流血过多气息奄奄。

其他三侍女其实来不及投入斗场，所以安然无恙。

庵右的小冈上，太极堂的堂主金狮宋斌，带了十八名堂中兄弟，兴高采烈地挖尸坑。

尸体共有六具，四个鬼面人，加上铁罗汉和五通妖神，死状都很惨。尸体中，没有八极灵官四男女在内。

逃走了两个鬼面人，和武功最高的飞天夜叉长孙三娘。

静室中，两位老尼姑和冉芳华姑娘，帮助晁凌风为飞燕杨娟急救。侍女们需要歇息，帮不上忙。

五腑离位，伤势极为严重，必须有灵丹妙药，及时止住可怕的内出血，还得借助通玄的内机，催助药力行功，愈快愈好。

晁凌风有灵丹妙药，也具有通玄的精纯内功。

半个时辰之后，杨娟终于沉沉入睡，而非昏迷不醒，急救完全成功。

佛堂中，晁凌风召集已掩埋妥尸体，派出警卫之后，在等候指示的金狮宋斌和三名弟兄。

“宋兄，我不去见贵堂主了，这里的伤者暂时不宜移动。”他向金狮说：“劳驾，派人去请贵堂主来一趟，并请带几位熟悉江湖名人的弟兄同来，在下要请他们指认一个人，能办得到吗？”

“只要老弟吩咐一声，水里火里都要办到。”金狮诚恳地说：“我这就派兄弟前往传讯，如无意外，半个时辰内敝堂主定可赶到。”

“有劳了。”

“不敢当。”

信使立即派出，软弱像大病三月的冷剑出现在佛堂。

“老弟援手之德，老朽铭感五衷。”冷剑吃力地行礼：“如无老弟及时赶到，武昌的风雨就此结束了。”

“景前辈，不论结局如何，武昌的风雨也不会平息结束，可以说，狂风暴雨刚刚开始呢！”晁凌风眼中的杀机浓得化不开：“冤死的平民百姓不能白死，那些凶手谋杀犯如果不站出来偿命，包庇他们的人，将付出无数人命来偿还。”

“老弟有头绪了？”

“不错，只等证实最后一个疑团。”

“太极堂查出的？”

“不，是我。我来找太极堂的人帮助，找到了冉姑娘和金狮的浴隐处所，他们正要带我去见冉堂主，鬼使神差恰好途经此地，恰好赶上你们这场惨烈的恶斗。”晁凌风叹息一声：“要不是恰好赶上，杨姑娘将……将……我会负咎终生，是我把她带入这场是非中的，她是一个好姑娘，我对她有道义上的责任。”

“吉人天相，她会好的。”

“危险已经过去了。”

“这件惨绝人寰的血案，到底……”

“我还不能说，但消息是可靠的。是从歹徒恶棍处得到的可靠消息。”晁

凌风悻悻地说：“在你们这些侠义人士正人君子中找线索，毫无希望。我总算明白衙门里那些可敬的巡捕们，为何喜欢利用歹徒恶棍做线民的原因了。”

□

不但太极堂主冉大刚赶来了，冷剑的同伴紫霄散仙一群人也闻警到达。

知了庵附近戒备森严，太极堂的重要人物大部分到齐，散布在四周的林野里，组成坚强的防卫网，甚至伐木做了许多防箭的简单盾牌。

佛堂中，好汉们济济一堂。

冷剑的人也破除成见，参与太极堂弟兄的盛会。

晁凌风是风暴的中心，他真有指挥者的气魄。

他从革囊中取出一卷绢轴，在墙上挂妥。

“请问，谁认得这个人。”他大声向众人说：“我不要估猜，我要肯定的答复，估猜不能算证据，人命关天，不能凭估猜乱入人罪。”

是一幅倒还精致的半面人像图，是一个梳村夫懒人髻的中年人右半脸，鼻尖有点圆，右耳无耳垂，耳后发际长了一颗豆大的痣。

“请留心这颗痣。”他进一步解说：“是紫色的，没长有毛。还有，发髻并不能估计外型，因为这人经常用青布包头，这颗痣恰好露在巾外。这人的五官，由于我不曾留心，所以没正式看过他的面孔，所以无法绘出真正的脸型特征，唯一的线索，只有这颗紫痣可以辨认了。”

众人看了半天，没人做声。

“把外面的人，一批一批换回来。”冉堂主向金狮下令：“每个人都来看看，看谁有那么好的记性，记起这个右耳后有紫痣的人来。”

每一批换十个人，逐一审视图形。

换到第三批，几乎所有的人皆感到绝望，特征太少，谁又能明白地指证出这个人来？

“我认识这个人！”一位年约四十出头的大汉大叫。

众人精神一振，欣然鼓舞。

“申香主，他是谁？”冉堂主狂喜地问。

“宋副堂主也该认识这个人呀！”申香主说。

“什么？我认识？别开玩笑。”金狮大吃一惊。

“看，有点圆的鼻头，耳后的紫痣。”

“申香主，你可不要胡说。”金狮直抽冷气：“我怎么知道一个人的耳后有紫痣？我……”

“副堂主，他是青龙帮荆州分舵主五爪蚊陈昌的拜弟，五湖水妖牛良呀！他虽然不在帮，但经常做跑单帮的水客。去年他曾经在嘉鱼的太平口埠头，带了几个水客在顺昌老店，恰好碰上副堂主在店中宴客，他不是曾经以江湖同道身份，闯筵向副堂主敬酒吗？那次属下也在场，以后不时看到他在各地出现，听说生意做得很旺，当然是藉青龙帮的荫庇而发财的。”

“老天爷！我怎么记得一个小混混的姓名面貌？”金狮苦笑：“见一次就记得人的特征，我又不是神仙。”

晁凌风逼近了申香主，虎目冷电四射。

“申香主，你真认识这个人？”他沉声问。

“错不了、是五湖水妖牛良。”申香主斩钉截铁说：“我的确不止一次。看过他这颗紫痣，要是不信，可以派人抓他来查验。晁爷，这个人是……”

“你不要管……”

“你们派人抓不住他了。”

“他……”

“是他，你没弄错？五湖水妖牛良？哦！他是否曾经改名换姓或化装易容过？”

“好像没听说过。但看侧面像的特征，是他，没错。”

“你证实这人的名号，证据全了。诸位，今天的事，务必请诸位在事情了断之前，守口如瓶。冉堂主，再麻烦你一次，能派人致书给公冶帮主吗？”

“能，可以请府城有头有脸的人转交。”冉堂主肯定地说；“他不敢不接的。”

“好，我这就准备书信。”晁凌风咬牙说：“现在，我要找一处决斗场。对，鸚鵡洲弥衡庙。天杀的！查来查去一直在兜圈子，想不到居然发生这种事。”

杨娟睡得并不安稳，很可能一直在做恶梦。也可能是伤势在不断的变化，而引起肌肉不由自主的痉挛，因此体温时高时低，和不时传出无意识的呻吟，令照料她的忠心侍女们忧心忡忡。

一个时辰后，她终于眨动着眼帘，逐渐醒来，神智仍在仿仿佛佛中，意识也朦朦胧胧。

“小娟，小娟，你醒来了？”耳畔突然传来她思念殷切，今她魂牵梦萦饱含关切的低唤。

她陡然清醒，神智倏清。

“凌风……凌……风……”她喜极而泣，虚弱的叫声突然显得有了无穷生机。

两只温润的大手，握住了她急切摸索的冷冷小手，泪眼朦胧中，她看到熟悉的面容出现在她眼前。

“我在你身边，小娟。”晁凌风抽出一手，轻抚她的脸颊，语气无限的温柔；“你已经安全了，没发高烧，请安心静养，听话，好吗？”

“我……我还没……没死？”她语无论次地问，手紧紧抓住握住了他的大手。

“傻话，西窗的阳光可不是地狱的阴火吧？”

“哦！真的是你。我没死，谢谢老天！”她总算完全清醒了：“我……我一直就在寻找你，一直就……”

“好了好了，别哭。”晁凌风温柔地替她轻拭不断的泪水：“我们不是在……起了吗？你是一个坚强的人……”

“凌风，我一点也不坚强。”她喃喃地说：“外表的坚强，只是掩护我内心软弱的一种手段。我想通了，我已经浪费了我二十年美好的岁月，就算我成为一个女强人，对一个女人来说，是祸不是福，女人需要的不是这些。送我回家。好吗？”

“哦：你怎么会想到这些的？”

“我早就想通了，我已经彻底查出那些迫害我们的人，是那些蛇神牛鬼，但我没告诉你，我不希望你陷入江湖残暴丑陋的泥淖里，我也不理会那些剪不断的恩怨是非。凌风，我好倦。”

“倦，想回家调养身心的疲倦？”

“是的，也要忘了刀光剑影和血腥。”

“回家是不易忘怀的，小娟，何不和我一同放舟四海，乘长风破万里浪，放眼看壮阔的七洋，与各地美好的河山？我有这种能力。三年五载，再回家平平安安过日子，到老才有美好的回忆，才不枉在人间走一场。”

“你……你要我吗？凌风，不要骗我。”她热切地狂喜地问。

“我会骗你吗？”

“你……你不是可怜我吧？我……我是不是要……要死了？”恐惧爬上她苍白的面庞。

“真傻，有我在，除非阎王爷派来的无常比我强，不然休想勾你的魂下地狱。放宽心调养，不久之后，我们就可以到南京。”

“到南京？”

“我的亲戚在南京有跑海的船。”

“哦！我真高兴，我……”

“奇怪，你怎会与冷剑一家消除芥蒂的？”

“说来也好笑。”她真的笑了；“我与景春莺是死对头，也许是鬼迷心窍，或者是激于义愤，我竟然替他们先铲除外围的埋伏，在生死关头忘了自己的安全，发疯似的冲出去帮助他们。老天！也许我真的疯了。”

“这是你改变称霸江湖心意的具体证明，你不再以自己的利害为中心。”晁凌风欣然说；“景姑娘好像取代了你的位置，她正向雄霸江湖的道路上勇往迈进，与你的往昔心念有了利害冲突，所以往昔你把她看成死对头。让她出人头地吧！我的遨游五湖四海享受人生，比她活得更愉快。”

“她怎样了？”

“还好。她很幸运，只被削掉了一只发髻，近期不能再梳三丫髻闺中少女发式了。”晁凌风接着将赶到插手的情景说出。

她觉得，晁凌风已经把她看成最亲密的人，两颗心第一次靠得这么近。真的，她已经把要做一个江湖女英雌的念头，抛到九霄云外。

29

知了庵成了太极堂的临时聚会处，警卫森严，有晁凌风在这里坐镇，想前来讨野火的人，势必将付出惨重的代价，但太极堂的弟兄不敢掉以轻心，内外警戒十分周密，天一黑，气氛益形紧张。

冷剑一群人已经走了，他们另有秘密藏身的地方。

其实并不算隐密，由紫霄散仙出面，借住在东湖颇有名气的紫虚观内。紫虚观自从观主道宏离观避祸之后，便闭上了观门，观中那些平素不规矩的老道们，有的散了，有的躲起来，剩下的总算有闭观苦修的机会，不敢再到外面逍遥。

紫霄散仙与冷剑，曾经与逍遥仙客打过交道，借住仙客门人的道观落脚，当然不会有困难。

冷剑目前不再孤单，真正够交情的朋友，以及真正有风骨的侠义英雄，逐渐认清了柏大空的本来面目，站在冷剑一面共患难，所以他身边的人逐渐增加，实力渐壮。

二更末三更初，负责警戒的电剑严涛，背着手从丹室的外廊，缓步踱向前面的偏殿，抬头便看到左方的墙头上，站着—个黑影。

星光朗朗，他看清那人戴了鬼面具。

“呵呵！”他大笑：“算算你们也该来了，何不下来谈谈？”

“谈什么？”鬼面人问：“严老兄，你似乎毫不介意有人入侵呢？”

“陈公套那边，咱们派有人卧底。”冷剑朗声说：“那位柏老大柏盟主，怕晁凌风去找他算帐，紧张得睡不着觉，哪有工夫再派大量人手来送死？陈公套绝对阻止不了晁凌风自由出入，因为晁凌风曾经自由出入过。你们来，决不会是入侵，天绝谷主不会是偷鸡摸狗的卑劣小人，何必介意？”

墙头上，又多了四个鬼面人。

“这种估计是不是大胆了些？”鬼面人间。

“估计无所谓大胆不大胆，而是事实。天绝谷主—代魔中之尊，咱们也是侠中之雄，双方都是以好汉的面目，为义理而扬剑挥刀。当初咱们袭击天绝谷，是正大光明挑战叫阵，我相信贵谷主也会光明正大的，与咱们以好汉面目了断。咱们等候贵谷主的回音，就是对贵谷主有英雄好汉的看法和尊敬，咱们是尽其在我，至于贵谷主是否有这份风骨豪情，那是你们的事。”

墙头上，又多了八个鬼面人。似乎，摆出的姿态真有入侵的气势。

“唔！你们是本谷的人尊敬的对手。”

“好说好说。”

“我知道知了庵所发生的事故。”

“那几个戴鬼面具的人，身份已经查出来了。”电剑说：“全是些恶名昭彰，为江湖同道所不齿的牛鬼蛇神。最重要的是，咱们发现他们的鬼面具，与你们的鬼面具小有不同，今后不会再弄错了。”

“要知道他们的底细吗？”

“不必了，这种平常的事，根本不值得去查底细，只要提起纲领，一切都顺溜了。

诸位是来谈呢，抑或是传贵谷主的口信？何不至室内小坐？”

“咱们本来奉谷主之命，前来让诸位紧张—番的，岂知白费工夫，诸位悠闲得很呢！

严老兄，你该知道我是谁！”鬼面人嗓音—变：“二十年，音貌不改。”

“哦：天绝谷四大使者之首无常使者寇达隆，寇老兄，声音确是不改。”

“请转告景大侠……”

“别挖苦人了，这里再也没有侠了。”

“好，那就请转告荆门山庄景庄主，明日午正，天绝谷的人，与诸位在新淤洲水母祠见面，希望除了你我双方的当事人之外，不相干的人不要参予。如果你们害怕，可以不来，过时不候。”

“咱们准时赴会。”电剑郑重地说。

“噢！你作得了主？你不问问景庄主……”

“咱们是人同此心，在紫虚观的人，人人都可以作主答应贵谷的邀请，够明白吗？”

“唔！气势很壮，明天见。”

“明天见。”

黑影连闪，瞬即失踪。

新淤洲与鸚鵡洲相对，比鸚鵡洲小得多，洲上没有居民，只建了一座小小的水母祠镇压江流，平时很少有人前往看洲上的水鸟，既非风景区，也不是游览处。

午正前半刻，两艘快舟泊上了新淤洲的滩岸，十八位目下侠义道的高手名宿，跳下船毫不迟疑地向洲中心的水母祠走去。

除了伤势仍重的夜游神陆光之外，冷剑亲朋好友全来了。游僧昙本穿起了很少穿的僧袍，正式披起袈裟。紫霄散仙玄真也穿了道官服，他本来就是武当的道官正一真人，以堂堂正正的身份予会。

二十年来，第一次正邪双方拔剑兵戎相见。

水母祠前，三十个鬼面人列阵迎客，高高矮矮有男有女，极为壮观。所戴的鬼面具没加绘獠牙，在正午的阳光下依然鬼气冲天。

侠义道高手昂然而进，冷剑景青云与乃妻女飞卫一马当先，女儿魔莺景春莺后跟，她一身黛绿劲装十分抢眼，剑插在腰带上，脸色冷森杀气腾腾。

祠内迎出五个鬼面人，在阵心迎客。

三十七比十八，天绝谷的人多了一倍。

双方列阵，面面对。为首的鬼面人独自迎出，冷剑也独自上前。

“二十年久违，景兄风采依旧，郝某却是老了。”鬼面人抱拳行礼道：“豪气不复当年。看了诸位义无反顾的豪情，郝某东山再起的打算，成功的胜算恐怕不多，今天的江湖情势却对诸位不利，郝某真该因势利导，用尽机谋争取成功胜算的。”

“郝谷主如使用权谋手段，的确成功有望。”冷剑沉着地说：“以日下的情势来说，景某两面树敌，四面楚歌，妙手空空的崛起，已经是景某致命之伤，只要谷主向柏太空稍假以辞色，贵谷便可立于不败之地，再互相利用，景某这群过了气的老朽，已注定了在江湖除名的下场。但谷主不作此图。深令景某不解。”

“呵呵！郝某曾经是不世之雄，不屑与妙手空空那种城府极深居心难测的人打交道，与其日后祸患无穷，不如早作了断。其实，景兄也可以和柏太空打交道。”

“哈哈！英雄所见相同，景某自问光明磊落，不配与妙手空空那种人打交道。二十载仇怨牵缠，你我之间正邪不两立，相信双方都耿耿于心，无日或忘，早作了断，以免将仇恨带入坟墓，也算是人生一大快事。郝谷主，景某这十八个人，如果全部埋骨此地，天绝谷今后就可以横行无忌号令天下了，算是道消魔长，天意如此吧！就请划下道来。”

“景青云，你到底想要什么？”天绝谷主沉声问。

“天绝令决不许重现号令江湖，除非景某这些人死了。”冷剑也沉声说。

“就凭你们这几个人，就可以阻止得了天绝令重现吗？”

“景某这几个人，只知尽其在我，不问其他，结果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人立身行事的宗旨是否合乎道义。每个人都自私自利安生怕死，这世间实在不怎么可爱了，是吗？”

“你我在这里残杀，两败俱伤似成定局。”

“可能的。”

“妙手空空那些人，就可以领导江湖雄霸天下，任所砍为。”

“那可不一定哦！江山代有才人出，世上新人换旧人，武林毕竟还有人在，卫道志士颇不乏人。至少，妙手空空那群人，就很难过得了晁凌风那一

关，他江湖霸主的宝座还没到手呢！想坐稳谈何容易？”

“套用你的话。那可不一定哦！”天绝谷主冷笑：“晁凌风那小子死心眼，他只过问追凶的事，对江湖局势漠不关心，他不是卫道的材料。”

“也许如此，但景某相信侠义道必定后继有人。”

“要等多久？”

“谁知道呢？日后的事，咱们这些入土近半的人，没有操心的必要，是吗？”

“确是如此。假使郝某向你说，天绝令不再出现，你相信吗？”

“出于阁下之口，景某深信不疑。”

“现在，你听清了，我血手天绝郑重宣告，天绝令从今起黄土长埋。”

“郝谷主，我冷剑景青云也郑重宣告，从今始不过问江湖事，荆门山庄欢迎话旧的朋友。”

“一言为定。”天绝谷主击掌三下。

“天日共鉴。”冷剑也击掌三下。

“景兄，九荫神荼那些人，必将用计来对付你，你应付得了吗？”

“一比一，在下还可应付。昨天在下与铁罗汉照过面，他如此而已。小女也与五通妖神不相上下，看来这些老魔并没有传闻那么可怕。总算万幸，铁罗汉与五通妖神已经死了，是被晁凌风和飞燕杨姑娘击毙的。”

“我知道，你们知道还有哪些人吗？”

“最可怕的该是九荫神荼申公化，和夺魄狂生柯茂。小女大概可以对付得了。我，恐怕支持不住。”

“令媛真对付得了？”

景姑娘淡淡一笑，举步上前、

“前辈要不要试试？”她气势汹汹：“听家父说，谷主的玄门绝学纯阳真火已臻化境，晚辈不甘菲薄，练了几年佛门天心正法，请前辈不吝赐教。”

“春茸，不可无礼！”冷剑急叱。

“你算了吧！”天绝谷主向景姑娘说：“我看到你与五通妖神相搏，显然你的经验还差得很远，在基本武功上，你只比他强一分两分而已。强一分两分是靠不住的，任何几微的变化，都可以使你失去那一两分优势。”

“那时前辈也在场？”景姑娘惊问。

“远在里外的山林上观战，没赶上。”天绝谷主淡淡一笑：“如果赶上了，天知道会有什么结局？那位披了一身儒衫的夺魄狂生柯茂，比五通妖神强一倍，你有自信胜得了他吗？”

“我不怕他。”

“找晁凌风？”

“他有他的事，晚辈不希望他卷入这场是非中。”

“九荫神荼五个人，设下陷阱全力一击，只毁了晁凌风一件青衫。”

“真的？”不但景春莺吃惊，冷剑一群人也不敢置信。

“半点不假，我是在一旁目击者。”

“这……”

“去找晁凌风吧：他可以助你们度过难关。”

“不，那不是他该管的事。”景姑娘一口拒绝。

“呵呵！好吧！”天绝谷主大笑：“景兄。诸位，希望后会有期，后会时咱们都已是与世无争的遗世者，这世间没有咱们这些老朽可争的事了，珍重

再见。”

“珍重再见。”冷剑真诚地抱拳说。

晁凌风住进府城，住进颇有名气的平湖门内鸿宾老店。邻房两间，安顿飞燕杨娟和她的四位侍女。

鸚鵡洲的约会的书信，已经由冉堂主托府城的名人交公冶帮主，会晤期是三天后的正午，后天，就是决定性的一天，他不怕有人来生事挑衅。

一个横定了心的人，决心与意志可以克服困难。行动也必定是进取磊烈的，前来挑衅的人将面临猛烈无情的打击，后果极为可怕。

妙手空空已经是青龙帮的后台，各路英雄好汉事实上的盟主领导人，岂肯坐视龙王帮主陷入困境？因此必定全力支持公冶帮主，鸚鵡洲之会风云变色，晁凌风的处境将极为险恶。

晁凌风无视于险恶，他甚至拒绝太极堂的人参与。

他的打算，让杨姑娘忧心忡忡，食寝难安，这简直是玩命，怎么不令人耽心？糟的是姑娘的伤势，十天半月休想离床，这是说，他必须单刀赴会，面对数百青龙帮的亡命，和妙手空空的无数一等一高于名宿。

晁凌风一点也不在乎，他有把握让妙手空空那群人不敢出头，在公理与正义下，这些打起旗号称雄道霸的高手名宿，怎敢冒大不韪出面替屠杀平民的凶手撑腰？所以他不将妙手空空那群人计算在内。

除非妙手空空想做为世人所不齿的凶手谋杀犯，那么，拥护的人恐怕除了那些黑道与邪魔人士外，稍具有正义感的人都会一哄而散了，还能高举旗号主宰江湖？

他料错了，就有人敢前来挑衅讨野火。

午后不久，三位仁兄踏入他所住的上房客院。

“书信是你致送的？”八极灵官像座门神，向站在房廊下背手而立的晁凌风厉声问。

“不错，贵帮主后天正午，带着黑煞星金坤前往弥衡庙，与晁某对证三江船行血案的事。”晁凌风阴森冷厉；“如果不，五十二条人命血案，我唯贵帮是问。”

“你凭什么？”

“凭我是船上旅客之一，幸而逃过大劫的受害人。本来我可以向官府首告，但那会迁延日久，夜长梦多。假使贵帮主坚持官了，在下必定直接向楚王府投告，由王府出面以令旨交府衙追办，贵帮即使神通广大，但也交通不了楚王府，结果你们去想好了。”

“哼！大不了本帮把凶手黑煞星交给官府法办，总比在你的私刑处治下好得多。”

“那就把黑煞星交官法办！你们等什么？”

“敝帮是受害人，三江船行由敝帮保护，为此，本帮损失了五千两银子，本帮有权按江湖规矩处置他，你无权过问，本帮也不想惊动官府。”

“不敢与在下对证，就表示贵帮心中有鬼，黑煞星根本就是代罪羔羊，说不定凶手就是贵帮帮主呢，不要在此地饶舌，你请吧！”

随从打扮的一个瘦长中年人，哼了一声举步超越八极灵官。

“你这厮狂妄乖张，夜郎自大，可恶已极。”中年人阴森：“带你去见敝帮主，你敢去吗？”

“不是时候，阁下。”晁凌风冷冷一笑：“你阁下是青龙帮的什么身份？”

“别管在下的身份……”

“呸！你是什么东西？”晁凌风发作了：“公冶帮主在晁某面前，连头都抬不起来，你他娘的一个帮中杂碎，居然在兄某面前装人样，你该撒泡尿照照你的嘴脸，乌龟王八也比你神气些！”

中年人大怒，手按剑把。

“你如果敢充人样撒野，我一定弄断你的手脚让你活现世。”晁凌风虎目怒张，向前逼进：“我对你们这些混蛋厌恶到极点，今后见一个宰一个决不容情。拔剑！阁下。”

右方侧例方院门的廊门口，站着一个人年届花甲，高高瘦瘦，脸色狞恶的青衫客。

“丧门恶煞勾义，拔剑上呀！”青衫客阴笑：“你一个威震江湖的阴毒杀手，冒充青龙帮众自贬身价已够丢人，在一个赤手空拳的小伙子面前示怯，今后你还用在江湖叫字号吗？别怕，晁小哥嘴里说得狠，其实外刚内柔，他不会杀死你，只要你一看风色不对，就跪下来求饶，他就下不了手！赶快拔剑，机会不可错过，柏大空在等你的好消息呢！”

另一个随从打扮的中年人脸色大变，依然向外退。

“勾兄，咱们走！”随从一面说一面退，嗓音都变了，转身飞奔。

丧门恶煞愤怒地哼了一声，右手一抖，三道电芒射向三丈外的青衫客，身形倏动，左手向后一扬，随即飞跃而起，纵向三丈外的院门。

如果晁凌风的注意力，被丧门恶煞袭击青衫客的暗器所吸引，必定上了大当，丧门恶煞左手的暗器，必定一击成功，相距不足一丈，决难躲闪。

是三枚长仅四寸的奔雷钻，旋转飞行无坚不摧。

晁凌风的搏斗经验愈来愈丰富，一听青衫客说对方是杀手，便已全神戒备。

奔雷钻以速度见称，飞行在旋转所发的啸声之前，体型小而沉重，不易看清。但他向左一闪，右手一抄，可转钻伤手的三枚奔雷钻同时失踪，他使不可能成为可能。

同一瞬间，三丈外的青衫客，已像鬼魅般出现在院门右侧，恰好截住电射而至的丧门恶煞。三枚落空的奔雷钻，射入大砖墙贯入三寸以上。

青衫客的左手，轻轻向前一拂。

丧门恶煞刚看到青衫客的身影幻现，已来不及了，四枚长仅四寸的新月飞刀，几乎连贯楔入双肩与双膝。

“哎……”丧门恶煞厉叫，重重地摔倒在院门口。

八极灵官与那正在撤走的随从，惊恐地转身，飞越院墙亡命飞遁。

“救命……”丧门恶煞狂号。

“不要叫了，你的同伴在前面院子就被人堵住！他们自身难保，怎能来救你！”

“放我一……一马……”

“我这人铁打心肠，血也是冷的，从不放过向我下毒手的人。哈哈！忍着些！别叫嚷，点了哑穴，就可耳根清净了。”

制了丧门恶煞的哑穴，青衫客拖着对方的右脚，向晁凌风咧嘴一笑，笑容相当可怕。

但晁凌风感觉得出，这笑容是善意的，他感到奇怪，这青衫客是谁？

听语气，这间鸿宾老店，有许多像这位神秘青衫客一类的人，在明暗之间保护他，这些人是何来路？

青衫客不与他搭讪，拖了人就像拖死狗，丧门恶煞手脚的关节大筋已被割断了！

八极灵官与扮随从的人，顾不了青天白日的禁忌，飞越。院墙登房跃屋而走，急于脱身，不在乎惊世骇俗。

从店后的小巷跃下，八极灵官道路熟，领先急走，不久钻入一座巷角的平常土瓦屋。

门是虚掩着的，可知他对这地方相当熟悉。小厅堂中，有三个人迎接他们。

“噢！你们很狼狈，失败了。”

“是的，失败了。”扮随从的人余悸犹在：“老天爷：你猜碰上了什么人？”

“混蛋！谁耐烦和你猜谜？”为首的花甲老人破口骂，可知身份不低：“总不会是碰上玉皇大帝如来佛吧？”

“报应使者。”

“什么？天绝谷的四大使者的老二？”花甲老人吃惊：“糟！是帮助晁凌风的？”

“不知道，反正住在同一座客院里。勾老兄不认识那位无常，我又不好说出无常的名号，勾老兄却逞强，情急向两人同时用奔雷钻……”

“那……那一定……勾老兄完了，支援他的南荒四毒？”

“不知道，反正一直没见到那四位仁兄露面。”

“咱们不怕失败，柏老兄会安排另一次机会。程令主，晁小狗透露了多少？”

“只说要敝帮主带黑煞星前往弥街庙对证。”八极灵官谦恭地欠身回话；“说黑煞星说不定是代罪羔羊，说不定凶手是敝帮主，如此而已。”

“唔！看来，他知道得很有限。”

厅门被推开，鱼贯进入四个戴了无獠牙鬼面的人。

“那么，你一定知道很多。”领先入厅的鬼面人说：“厉魄毛炳，说来听听好吗？”

厉魄毛炳大吃一惊，发出一声警啸。

“不要再枉费心机，这里除了你们五个仁兄之外，已经没有第六个活人了。”

“你……郝谷主……”

“我说过我是郝谷主吗？”

“老兄，何必呢？”厉魄毛炳惊恐地说：“在下可以任全权代表，答应贵谷的任何条件，以至诚与贵谷合作或结盟

“哈哈！当柏大空暗中请来乾坤四灵，天地双煞以及九荫神荼五个人，准备一旦谈判破裂，便向敝谷示威的时候，也就是与天绝谷势不两立的时候。你们的诡计瞒得了冷剑与晁凌风，可瞒不了无孔不入的天绝谷群豪。你还想装糊涂？我可怜你，我要带你走，你反对？”

“阁下，不要欺人太甚……”

“我一点也没有欺人的意思，晁凌风要你。”

“什么？你……他根本不……”

“他不认识你，但你打了他一枚百毒无常锥，你不否认吧？你是百毒天尊游方的得意门人，不要让令师九泉下蒙羞！令师在世十分有种，从不否认自己的罪行。在北校场夜袭，暗中打了晁凌风一枚百毒无常锥，嫁祸给冷剑，造成上次的鸚鵡洲群魔乱舞大会，晁凌风一直就在查无常锥的来历底细。现在，你必须挺起胸膛去见他招供。”

“去你娘的！”厉魄毛炳厉声咒骂，双手齐扬。

厅堂狭窄，空间有限，厉魄毛炳身形快速地扭转、挪移、闪动，百毒无常锥漫天飞射，接二连三出手，有如满天飞星，厉啸声尖刺耳，似乎每一寸空间皆被完全封锁，惊心动魄。

八极灵官四个人，已先伏在凳下壁角藏身，躲避暴风雨似的百毒无常锥以免殃及池鱼。

四个鬼面人八只大袖，挥舞起来形成一道钢墙，无俦强劲袖风有如龙卷风，形成第一道防线。无常锥一近油风，便偏向而走，斜飞时劲道已消失去一半，再被大袖斜拍，翩然飞坠落地有声。

足有二十余枚百毒无常锥打出。厉魄毛炳居然不服输，仍倾全力发射，似乎不相信罡风与大袖能阻挡得住可破内家气功的利锥。当最后一枚坠地后，这位凶魔终于知道大事去矣！

八极灵官最聪明，趁乱悄悄贴地蛇行，滚入通向内堂的走道，老鼠般溜走了。

“现在，咱们回敬你们一些天绝谷的天绝刀。”鬼面人阴森森地说，最后发出一声刺耳的鬼啸。

新月形的怪异飞刀飞旋而出，看不出是刀，却像扁圆形的光环，旋转与飞行的速度，肉眼很难看清，更不用说躲避了，看到光环刀已入体。

“呃……哎……”中刀人的叫声几乎同时传出，包括与八极灵官一同前来的随从，厉魄毛炳四个人全倒了。

“走了一个。”一名鬼面人说。

“让他走。”为首的鬼面人说：“我故意让他走，他回去这么一说，柏大空就会放心让龙王帮主去应约了。让他们以为晁凌风所知有限，不会牵涉到他们，让他们暗自高兴高兴吧！”

与上次鸚鵡洲之会一样，前来看热闹的三山五岳英雄好汉真不少，甚至比上一次更轰动，晁凌风的大名有极高的知名度，评价更是日渐升高。

青龙帮有头有脸的人全来了，帮主亲自出马与对头会晤，重要的执事人员，当然倾巢而至，人多势众，嗓门也大些，理不直气却壮，大大小小足有五十人以上，列出的阵势就足以吓走有三头六臂的人。

当晁凌风拖着神情委顿的李端公李大有出现时，四周看热闹的群雄中，有人发出惊讶的叫声。而龙王帮主却大感困惑，不知晁凌风拖来的人是何来路。

晁凌风一手拉着拖绳，一手挪腰带上的狭锋单刀，直趋广场中心，将李端公拖近。

“跪下！”他沉喝。

李端公打一冷战，慌忙跪下了。

“公冶帮主，你总算是个有担当的人。”晁凌风放了拉绳，面对着三丈外众人拥簇着的龙王帮主抱拳行礼：“黑煞星带来了吗？”

“晁凌风，你不要太狂了。”八极灵官厉声说：“你这种强宾夺文的……”

“闭上你的狗嘴！你的帮主在这里，你配在旁吠叫？你混蛋！”晁凌风粗野地叱骂：“上次在下与冷剑在这里打交道，就有几个心中有鬼卑鄙无耻的贼王八木断吠叫，把冷剑前辈这个主人，弄成被他们出卖的代罪羔羊。你这狗东西是何居心？公冶帮主，你该挺起胸膛，表现得像个帮主，还能容许你的部下像一群暴民？”

八极灵官正想继续强出头，但总算被龙王帮主伸手阻住了。

“晁凌风，你确是太嚣张。”龙王帮主无可奈何说：“以你的身份，本帮主可以不理睬你……”

“不客气地说，凭在下的身份地位，你还不配在晁某面前大声说话。”晁凌风打断对方的话：“要不是为了追凶，晁某根本不屑与你打交道。从现在起，你说话给我小心点，晁某已经杀掉贵帮不少人，再杀一千八百决不会手软。今天我带了刀不带剑，刀才是可在干军万马中纵横的唯一利器，别惹火了我，不要倚多为胜，用无数的血肉来试我的刀利不利！”

“你到底想怎样？”龙王帮主气慑。

“要凶手，阁下，就这么简单。”

“你知道本帮有权处置凶手吗？”

“在下有权过问，不管你是否同意，等在下问清之后，凶手再交给阁下，任杀任剮那是你的事。现在，你不打算把你们称之为凶手的黑煞星金坤交出来吗？”

“如果本帮主不打算交出？”

“晁凌风今天就杀你个血流成河，斩尽杀绝不留情。天杀的！你们指称黑煞星是凶手，妄想阻止晁某追查真凶，以掩护你们自己不惜杀害自己保护中的平民，以遂吞并太极堂嫁祸于人的阴谋。你说，我等你一句话。”

“我告诉你，黑煞星就是凶手。”龙王帮主沉声说。

“就算你是问案的青天大老爷，也该让他和我这个苦主对质，对不对？”晁凌风厉声说：“你总不能找一个阿猫阿狗，指他就是凶手，随随便便把他杀了，杜绝苦主或官府的追查。你说，你交不交人？”

一声刀吟。他拔刀出鞘，刀身晶光耀目，在阳光下光芒四射，冷气森森。

“我等你的答复。”他声如沉雷。

四周喧哗声聚发。

“我们要公道！”有人大叫；“这不是个人恩怨，也不是江湖争名夺利的风波，事关五十条无辜的命案，江湖不容的残忍事件。龙王帮主，若不交出凶手，何以对江湖同道？”

“我们要公道！”另有人用打雷似的嗓门吼叫：“随随便便指某人是凶手，私自处决，能遮天下人的耳目吗？骗人也应该做得合情合理呀！”

龙王帮主已别无选择，压力太大，他不胜负荷，扭头沉喝：“把人带出来！”

庙内出来了四名大汉，押着一个神情委顿，但身材甚高，黑凛凛的中年人，半推半挟绕过人丛，进抵帮主身侧，止步候命。

“把他推出去！”龙王帮主挥手下令。

四名大汉把黑煞星往晁凌风面前带，在丈外止步。

“你就是黑煞星金坤？是你谋杀三江船行五十二名旅客的吗？”晁凌风

收刀问。

“不错，正是区区下在，好汉做事好汉当。”

“为何？”

“船上有金某的仇家，我黑煞星心狠手辣，做案从不留下活口。”

“当时你在船上？化名叫什么？”

“当然。”黑煞星一怔，没想到晃凌风会问这种普通不为人注意的问题。

“你不会连自己的化名都忘了？”晃凌风追问。

“化……化名……”

“要不要提醒你？别忘了，我有三江船行的旅客名册。事发后，我尽速赶回府城，将旅客名册盗到手，以免凶手抢先灭迹。”他从百宝囊中取出旅客名册，啪一声丢在地上。

“我……我化名为李……李世鸿……”黑煞星一急，便着了道儿。

唯一自救的办法，就是承认没找到尸体的人。而没死的人只有三个人，一个是晃凌风，另有李世鸿与江永隆两具尸体失踪，所以一急便说出来了。

“好，就算你化名李世鸿，可是，有人可以证明李世鸿不是你！”

“没有人能证明我不是李世鸿。”黑煞星依然嘴硬。

晃凌风踢了李端公一脚，拉起对方的发结。

“这位仁兄，江湖朋友不至于陌生。”他向四周群众大声说“大名鼎鼎的巫师李端公李大有，一代毒魔六合瘟神的表侄，你不会忘了谁化名为李世鸿吧？”

晃凌风向正东方举手一挥，正东群雄纷纷让路，出来了逍遥仙客师徒，拖了三个绑了双手的人，是随毒剑阴虹去请洞庭一鹤的青龙帮重要爪牙。

“表叔化名为李世鸿，负责登船放毒。”李端公沮丧地说：“是家表叔利用一个叫商柏年的小混混，接近厨师胡老七，乘机在煮饭的水中下的毒。他是主谋人，因为你追查太急，乱了方寸，临时找的替死鬼。我得了引介人三千两银子好处，要我找家表叔谈条件，家表叔得了五千两银子酬劳，化装易容与引介人化名登船行事。其他细节我就知道了。”

“引介人是谁？”

“一个叫五湖水妖牛良的人。”

“商柏年是贫道差遣给引介人的。”道宏观主沉声说：“贫道受到不明身份人的威胁。若贫道拒绝，就毁贫道的基业，接受就可获五千两银子的酬劳。贫道一是怕死，二是的确不知道他们要谋杀全船的人，所以替他们安排和胡老七厮熟的人，这人就是商柏年。”

“你胡说！你……”黑煞星怪叫。

“道宏观主的话，并不能令人信服，但另有证据。”晃凌风大声说，从百宝囊中取出另一本簿册高举过顶：“这是荆州宝泉局往来汇兑的流水簿册，上面载有姓牛的行商，真姓名是牛良，在荆州汇具了一万三千两银子的官票，两张五千，一张三千，帐号一清二楚。道宏在府城宝泉局兑领五千两，另五千想必是六合瘟神获得。李端公的三千两在荆州兑领，现在，请五湖水妖牛良出来说明一下，有谁认识这个人吗？”

“陈分舵主，你该知道怎么办吧？五湖水妖牛良是你的结义兄弟，没错吧？”龙王帮主的次子白鲤公冶腾宙向荆州分舵主五爪蛟陈昌厉声问。

“少帮主……是……是的……”

“叫他来！”

晁凌风丢出五湖水妖的侧面像，在地上摆手展开，指了指那颗紫痣。

“这人是不是五湖水妖？”他厉声问：“我在船上见过这个人，他化名为江永隆，右耳后的紫痣是铁证，就是引六合瘟神上船的人。公冶少帮主，被逍遥仙客捉住的贵帮三个帮众，知道贵分舵主五爪蛟将人藏在何处。假使令尊不是主谋人，该让贵分舵主当天下英雄之面，把内情招出来，你不相信五湖水妖做出这种天人共愤的事，贵分舵主五爪蛟不知情？”

五爪蛟不等他说完，突然转身飞奔。

左近一名帮众，突然抖手发出一枚淬毒三棱镖，射向五爪蛟的背心要害。

真不巧，一旁闪出帮主的千金公冶纤纤，绿影一闪，半分不差扣指弹中三棱镖，反手一记无为掌，拍中五爪蛟的右肩，五爪蛟应掌便倒。

“你好。”公冶姑娘向那位徒众说：“你在总舵主身边那么活跃，却是本帮的叛徒，你想杀五爪蛟灭口，枉费心机。”

“我……我只是奉……奉总……总舵令……奉命行事……”

八极灵官发出一声长啸，闪开拔剑。

一阵大乱，帮众中有人发出悲愤的怒吼。

“哈哈哈哈哈……”正面狂笑声震耳，出现九个青衫客，为首的正是那位自称宗老，自称是飞燕杨娟的长辈，要逼晁凌风爱杨姑娘的人。

“妙手空空的人已经走了，八极灵官，你已经没有后援。”宗老大声说；“那假侠义门人比你聪明，一看李端公出现便知不妙，已早一步带了狐群狗党逃之夭夭。”

“我听你的解释，程啸天。”龙王帮主厉声说。

“是……是柏……柏大空的……的计谋……”八极灵官不住发抖：“半……半年前他……他就找上了我，要……要我挑起一帮一堂火拼，事成要让我当……当帮主，统……统率水……水陆群豪。我买通了太极堂智坛的阴阳一刀阳一新，和义坛的九天玄女……预定如果绑架二少帮主失败，才由柏大空进行早已策定的第二步计划，毒杀三江船行的旅客，激起本帮的公愤……”

“丢剑！我会查，我会给你分辩的机会。”

“帮主明鉴。”八极灵官快要哭了：“毒杀旅客的计划，事先我……我丝毫不知……”

龙王帮主激动得快要疯了，大吼一声，踏进伸手便抓，赤手空拳向剑上闯。

八极灵官本能地一剑挥出，剑气进发，显然早已有备，这一剑极见功力。

“噗噗噗”三剑齐中，砍在龙王帮主的大手上，每一剑皆被反弹而出，龙王的大手夷然无损，可知龙王早有准备，一双手必已练至不畏刀剑的上乘境界，剑不但反弹，而且剑锋卷了口。

大乱中，晁凌风拖了李端公退出是非场。他已证实龙王帮主不是主谋，这里的事，用不着他介入了。

主谋是柏大空，其实，他早已心里有数，八极灵官和五爪蛟几个人，还不足以主持大局，主谋是柏大空才是合情合理的事。

青龙帮在半月后宣告解散，这大江两岸精华地带的第一大帮，终于在

数天的大火并后元气损耗已尽，八极灵官所属的一群急进派叛徒死伤惨重，忠于龙王的弟兄也死伤枕藉，即使不宣布解散也不成气候了。

太极堂东山再起，盛况不减当年。该堂的叛徒清除掉之后，重新获得江湖朋友的信任和尊敬。当然，早晚将会接收青龙帮的地盘。

晁凌风去向不明，似乎也懒得过问三江船行的四十九条人命惨案。

曾经是一代怪杰的名宿妙手空空柏大空，成了众矢之的，江湖朋友的公敌，柏大空的名号成了凶手的代名词，结盟天下各道朋友的雄霸天下大计胎死腹中，失败得很惨。

失败得也冤，一个者谋深算雄图大略的高手名宿，拥有强大的权势和财力，有周详的准备和计划，竟然失败在一个非江湖人默默无闻的小伙子手中，可说是在阴沟里翻船，真冤！

鸚鵡洲之会后的第十天，一艘神秘的客船，泊上了洪口村的南面数里处江湾。这里的地势十分偏僻，是江右岸的一座毫不引人注意的小小村落，往来大江的船只，都远远离开这一带江岸，这里是荆门山的下游，是最凶险最湍急的航道。

虎牙山与荆门山雄峙江左右，虎牙山属夷陵州，荆门山属荆州，水流急湍，船只须绕山回避。因此，船经荆门山须向北靠岸，接近虎牙向南移。往昔，这里是楚国的西塞，扼巴蜀的咽喉。

这艘客船不向北面的航道移，反而乘薄暮时分泊上湍急的南岸，委实令人费解。

天色已晚，江上有薄雾，所以毫不引入注意，也不知会有客船停泊。

暮色茫茫，人陆续登岸，进入荒僻的树林。最后出舱的人是妙手空空，站在舱面不住向下游朦胧的江面眺望。

江上的帆影隐约可见，船只往来不绝。

“你确定没有可疑的船跟来吗？”他向舟子问。

“没有，那是不可能的，柏前辈。”舟子信心十足地说：“唯一要注意的是青龙帮的眼线船，而目下青龙帮正为夺权而火挤，江上已经没有他们的眼线活动。”

“我倒不是耽心青龙帮的眼线船。”

“柏前辈之意是指……”

“晁小狗。”妙手空空眼中有怨毒的光芒：“怪我一时大意，未能在晁小狗咸宁道上露脸之后，不积极派人除掉他，而让他坐大，而至霸业成空，我真后悔！”

“很多人都犯了这种错误，办某一件事，起初都不以为意，不能当机立断全力以赴，以后才后悔。”舟子用带有哲理的口吻说：“晁小狗刚露面时，经验与气魄都不够，假使能立即请乾坤四绝出手，何至于有今天？”

“别提了。”妙手空空沮丧地说：“我该一开始就全力以赴，机会一错再错！”

“过去的就让他过去！水上追踪难之又难，他不可能知道前辈的行踪。晚辈在这里等一宿，黎明前如果诸位老前辈不来，晚辈就自行驶离，休怪。”

“也许四更之后，我们就可以撤返。景青云一家子都来不及赶回，荆门山庄只有他一个毫无气魄的儿子留守，屠灭荆门山庄用不了一个更次。”

“但愿如此。”舟子似乎对这点缺乏信心。

“我会成功的，明早见。”妙手空空却信心十足，说完便跳上岸走了。

荆门山庄在山的南面，江流这一段向东流，由于南岸江流湍急而有涡流，所以航道在北岸，平时很少有船靠南航。至荆门山庄的船，必须在上游六七里的多宝场小村靠岸登岸还得走上十五六里，才能抵达山麓上的荆门山庄。前往拜会景庄主的人，可在多宝场景家的招待所获得礼遇，不识路的人，照例由招待所派人领路前往。自从冷剑少在江湖走动之后，荆门山庄的访客愈少，也表示冷剑的武林声望地位不复当年，冷剑不以为意，反而乐得清闲。

山庄警备工作，并不因此而松懈，反而日渐加强，为了防止天绝谷的人前来报复，景家的子弟亲朋，二十年来兢兢业业不敢掉以轻心，戒备森严日夜提防意外。

当神秘的客船驶入隐蔽江湾时，荆门山绝顶的仙人桥附近，升起了袅袅的狼烟。

神秘客船的人，谁也没留意山绝顶的青烟。

妙手空空一马当先，对荆门山庄熟悉得很。共来了十二位男女，他成了领路人。

没有路，全靠高耸的山峰指引方向，十二人埋头疾走。远出十里地，天已黑了，新月已沉下西山，繁星满天，月初的月亮下沉得早，不能靠月光赶路。

他们尽量向西南绕，再转向山麓接近，脚程逐渐放慢，沿途留意可疑的征候。

不久，进入小山冈下的一座树林，黑黝黝的荆门山庄就在眼前，不会迷失方向了。

“山庄就在上面的冈顶。”妙手空空向同伴指指点点：“庄内自有山泉，童老哥无法从庄外水中施毒，咱们快速强袭，打他个措手不及，诸位意下如何？”

“强袭好是好，只是有点冒险。”飞天夜叉长孙三旗说：“景小辈这二十年来，为了怕天绝谷主报复，加设了许多机关削器。咱们是血肉之躯，和这种死物玩命，犯得着吗？”

“柏老弟，老朽也反对强攻。”九阴神荼申公化支持飞天夜叉的意见：“小心潜行接近，进入庄内才开始强攻，一面放火一面施毒，八方裁杀鸡犬不留。对机关削器老朽欠学，据说即使一个八寸径的小陷足坑，可以毁掉一条一等一的好汉，不是好玩的。”

商量片刻，妙手空空不得不同意潜行接近。

十二个人，分为三组，藉草木掩身，小心地向上爬升。距庄墙足有两里地，对这些名宿高手来说，片刻便可升抵墙根，毫不费力。但为了怕沿途有机削器陷坑，他们进展并不快。沿途的确发现了三座设有巧妙翻板的陷坑，和套胫的固定短套索十余具之多。

走在最前头的妙手空空，突然怔住了，不由自主长身而起，口中发出一声轻噫。

原来从庄内飘来一阵轻雾，遮住了已可看清的三丈高墙。雾续向冈下飘，似乎愈来愈浓，片刻间，他们已嗅到潮湿的雾气毒味，眼前一片朦胧。

“奇怪这季节怎么有雾？”妙手空空讶然轻呼：“春天才有雾，岂不邪门？”

“那是江上飘来的雾，少见识。”那位儒衫的老文士语气有讽刺味：“咱们的船靠岸时，江上就已经起雾了，有什么好怪的？”

“有雾岂不更妙？”香山毒叟欣然说：“天助我们，可以平安越墙不会被发现。”

“快走！机会不可错过。”一位獐头鼠目白发满头的人说，立即超越妙手空空，这时用不着隐起身形了。

仅走了十余步，突然前面不足八尺草丛中，窜出十余个黑影，贴地扑来声势汹汹。

“咻！”这人不假思索地大喝一声，一掌拍出，攻向近面扑来的第一个黑影。

“汪汪……”一阵犬嚎，黑影倒地。

一阵大乱，十二个人被十余头巨型黑犬闹了个手忙脚乱，阵阵凶猛的狂吠声大作，人与犬缠成一团。

偷袭失败，情势有进无退。

浓雾中，突然传出罡风的呼啸，夹杂着一阵阵鬼哭神嚎，接着电光两闪，幻成阵阵阴火磷光满天飘浮。

“快退！”老儒生急叫：“妖术，可能有毒雾。糟！死鬼五通妖神若没死，该多好！”

退下两里地，才脱出雾影的笼罩。

“见了鬼了，冷剑景小辈这种方方正正的人，庄里怎会养有会妖术的人？”九阴神荼愤愤地说：“简直混蛋！所养的犬不叫就咬人，可恶！”

“去他娘的方方正正，他在武昌公然宣布不再是侠义门人。”妙手空空恨声说：“白天妖术无用，天亮后再说。”

“唔！会不会是逍遥仙客赶来了？”飞天夜叉突然嗓门变了：“那晁小辈也来了。”

“鬼话！”香山毒叟说：“那小辈在府城，等候太极堂处治八极灵官那些叛徒和凶手，他不可能赶来这里帮助景小辈，况且就算他愿意来，也没有我们快。”

“你可别忘了，主谋是柏老弟。”飞天夜叉似乎心怀恐惧：“晁小辈与逍遥仙客结伙，逍遥仙客号称地行仙，会五行遁术，用遁法遁行千里易如反掌……”

“老太婆，你居然相信这种夸大的鬼话？”

“哼！五通妖神就有这种妖术，你如果不信，刚才为何首先后撤？哼！”

“好了吧！你们有什么好吵？”九阴神荼出面制止：“好好养息，天亮后再说！”

草堆就可以睡，十二个人各找宿处。

晓色朦胧，第一个被鸟鸣声惊醒的人，是一直心神不宁的飞天夜叉长孙三娘。

刚挺身坐起，便看到上面二十余步的草丛中，站着两个黑影，全穿了

青衫，像是两个游山客，悠闲地背着手，向下面含笑注视，目光恰好向她集中。

“你看。我猜对了吧？”晁凌风的熟悉语音入耳：“你瞧，果然是女人先醒来！”

“真是你这小狗！”飞天夜叉惊恐地叫。

谈话间，十二个人都惊醒了。

“老虔婆，多谢你还记得我。”晁凌风大笑：“哈哈！你们真可怜，像兔子一样睡草窝。我们比你们早到半天，算定你们必定前来行凶。柏大空，我本来要亲手宰你的，但景前辈一再求我，让他父女送你这不仁不义，鲜廉寡耻的混蛋去见阎王！”

晁凌风和逍遥仙客突然转身飞掠，眨眼间便远出百步外了。

三声钟鸣，冷剑父女首先飞跃而下，飞越三丈宽的护庄河，轻灵飘逸点尘不惊。

接着飞越的是女飞卫、紫霄散仙、游僧昙本、电剑严涛……

冷剑父女与其他十六名朋友和庄中子弟，在草坪严阵相候，墙头上，飞燕杨姑娘偕同四侍女观战，她的气色仍差，反而更显得清丽可人，女人韵味十足，往昔女英雄的气概荡然无踪，这才是女人的本来面目。

晁凌风与逍遥仙客站在一边作壁上观，像是见证人。

十八比十二，荆门山庄的气势，比在武昌时壮多了。双方相距五丈列阵，事已至此，必须破釜沉舟作一了断，反正早晚要解决的。

“狼子野心，果然够狠够毒。”冷剑咬牙说：“柏大空！你……”

“景青云，不必浪费口舌！”妙手空空横定了心：“只有名利才让人不惜一切去争取。我柏大空混了大半辈子，依然不能成为江湖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你不死，我这辈子出头无日，也永远没有机会东山再起，所以你我之间，今天只许有一个人活着。”

“你永远不配与家父拼搏，我魔鸢就可以送你下地狱。”景姑娘缓步而出，语气锋芒毕露；“你说得不错。因为你的武功与心术都恶劣万分，你只配在混，而成功是需要努力的，混永远成不了事。”

妙手空空冷厉地向前迈步，香山毒叟不假思索地跟出。

“这里只许公平生死一博。”晁凌风大叫：“可以指名单挑，不许趁乱鬼混。香山毒叟，你给我乖乖退回去，休想起乱使用你的毒物。”

“老夫就挑你。”香山毒叟厉声说。

“等柏大空这场结束了你再挑，挑我你一定死。”

香山毒叟硬不起来，怨毒地瞪了晁凌风一眼，根恨地退回原处。

相距还有三丈空间，景姑娘已一声娇啸，挥剑冲来，剑啸声如午夜松涛，迎面射来的剑芒有如电虹乍张，感到彻骨裂肌的压力及体，欲闪乏力，似乎光芒有强烈的束缚力，想闪避也力不从心。

生死关头，面对无比狂猛的压力，柏大空一声沉叱，功贯全杖，猛地招身斜推，啪一声将射来的电虹架偏近尺，扭身时手出如奔雷，斜旋而出，剑虹也侧转，斜掠。

乍合的人影斜分，各向左前方闪出丈外，传出急促的裂帛声，与利器击破护体内功的异响。瞬间的接触，双方各向鬼门关跨入了一步。

景姑娘的左肋，被妙手空空威震武林的如意神手，抓脱了两层胁衣，露出掌大的一片洁白肌肤，十分抢眼而且诱人想入非非。

妙手空空的左背肋，被剑划破了一条半尺长裂缝，血染衣袍，伤并不深，已表示半甲子苦练的内功，挡不住姑娘的创气一击。

“你的如意神手，比本姑娘的十二擒龙手诡奇多多。”她平静地说：“在运杖全力一搏中，依然能在电光石火的刹那间使用如意神手，冒了万千风险，果然名不虚传。”

“好说好说。”妙手空空神色冷肃地说：“你的剑术，比你老爹更神更冷，老夫承认碰上最强劲的对手，你足以取代武林至尊地位，老夫该算栽了，仍可与你周旋，不知谁死谁活呢！”

景姑娘重新逼近，剑势已控制对方的活动空间，神功默运。

妙手空空的紫竹杖。传出风雷声，紫影缤纷化为漫天幻影，抓住机会抢攻，杖山凌厉地压到。

剑也突化幻影，如万星激射，楔入重重杖山，风吼雷鸣人影如虚拟幻中，万千点寒星突在杖山中骤然汇集，传出奇异的气流激喷声，虹剑激旋而出，杖山突然崩塌。

妙手空空疾冲出三丈外，身形陡然折回，斜飞而起出了草坪，去势如电射星飞。

草地下，洒落下串血珠，表示又中了一剑，看逸走的速度，这一剑也不严重。

景姑娘闪退的方向相反，一动一止，便已拉远至五丈左右，很难追上了，但她发出一声冷笑，身形乍起，有若飞鸟投林，向山下飞赶，有如流星陨落。

飞天夜叉恰在她的迫向侧方丈余，不假思索地踏进一步，一爪虚空抓出，咻咻劲气破空厉啸，这一记天魔爪可怕极了，丈外便可把人抓裂。

斜刺里人影出现，刀光似奔雷掣电。双方都太快了，招一发便已决定了结束。

刀光一沉，如击败革。

老太婆的右手齐腕而折，抓出的劲道也被刀气震散了，刀光一转，遥指着老太婆胸口。

“你已犯规。”晁凌风笑道：“断一手叨示薄惩。你只是一个不甘寂寞的帮凶！”

“哎……”飞天夜叉的左手扼住了右手断腕，脸如厉鬼：“你……你怎……能用……普通的刀，砍……砍断我宝刀难……难伤、功力贯注的手？”

“要不要试试我用树枝，也可以打断你的另一条手臂！”

“晁老弟请退。”冷剑高叫：“他们是冲景某来的，让老朽和他们了断。”

“咱们只是助拳的人。”老儒生沉声说：“柏老弟会承当一切责任，咱们……”

“姓柯的，你不要抬出助拳来做挡灾牌。”冷剑沉声说：“我景青云已经不再自命侠义英雄，不再重视武林的道义，再也不会上你们的当。你夺魄狂生柯茂，也是一代之豪魔中之魔，你必须为自己行为负责，不能以助拳人的藉口来自保，你的指功号称天下无匹，准备施展吧！”

“哈哈！他的指功比不上令媛的天心指。”晁凌风大笑：“这几个老魔，其实也很怕死，也缺乏信心，才会安排四人突袭暗算，也无奈我何，要推卸责任是怕死的最佳表现呢！”

“别在这里浪费口舌。”逍遥仙客拍了晁凌风一把：“追主凶要紧。你这

小子也会遁形术，我妖仙就是不服气，比一比。”

“好，比。”晁凌风说：“走！”

但见人影一闪即没，再定神远眺，两个淡淡的虚影已到了百步外，再一晃，形影俱消。

“我们办我们的事。”紫霄散仙撒剑而出：“贫道超度这些孽障，功德无量。”

徐二庄主定一刀出来了；女飞卫出来了；电剑严涛也拔剑上……

妙手空空闯了大半辈江湖，精明机警经验皆超人一等；初出茅庐的景姑娘想在这山林僻地里追上他，机会决不会超过两成。

他逃命的经验很丰富，专往荆棘茂草丛中钻，往腐木烂枝中穿，这些地方本来就步步荆棘，更有蛇虫出没，小姑娘怎敢深入穷追？因此逃至山下不足三里地，后面已没任何声息。

天色已大明，送他们来的船，已经离开了，领他们前来寻仇的人，也怕受到报复，在天亮前离开脱身事外。

他第二次拼搏左上臂挨了一剑，创口深仅三分，失血不多不太妨碍活动。两处创伤，令他勇气全消，信心尽失，所以见机逃命，丢下同伴不管了。

落荒而逃，向东又向东。’往东，一定可到达江边，因为江流从洪口村下游五六里折向东南流，那一带可以找得到渔船脱身远走高飞。

钻出一座树林，江畔的小小三家村在望，远处江流滚滚，辽阔的江面帆影片片，在朝阳下静静地疾驶，一切显得和平安详。

不管找不找得到，他都要前往找村民打交道，至少也可找到食物充饥，吃饱才有精神办事。刚想举步，前面十步外的矮树下，升起两个人影，令他心胆惧寒。

“算算你也该来了。”晁凌风微笑着说；“逃离荆门山庄的人，向这一带逃是唯一的活路。你多次造访时，暗中留意知道山庄的虚实，所以一定会从这儿逃，果然等个正着。”

“我妖仙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逍遥仙客得意地说：“追踪寻迹，更是专家中的专家。小子，贫道不错吧！”

“佩服佩服，这方面，你比我懂得多。”晁凌风由衷地说；“我才请你助一臂之力！”

“并不完全为了助你，也助我自己。”逍遥仙客说：“他们的失败，关键在我孽徒身上，元凶首恶不除，日后哪有好日子可过？我妖仙毕竟不是真的未卜先知神仙，也难逃他们不择手段的有计划谋杀，所以我愿意作你的前驱摇旗呐喊助威，你我都有好处，是吗？”

“你们要赶尽杀绝吗？”

“为何不？”逍遥仙客狞笑：“向你学的呀！”

“向我学？”

“是呀！你到荆门山庄为什么？不会是向冷剑景庄主道歉的吧？你以为你来得快，要先下手屠绝荆门山庄，再在江湖上与景庄主玩命，他那种人怎玩得过你这枭雄？”

“道长，我发誓，事先并不知道夜梟程景道宏是你的门人……”

“姓柏的，这件事已经不重要了。”

“我的事最重要。”晁凌风接口；“四十九条人命的债，等你去偿还。”

“事已至此，要了我的命，也救不活死了的人。”他硬着头皮说：“我还有数万银子窖藏，用来赔偿死者的家属，大家都有好处，是吗？”

“你一个侠义名宿，居然有如许丰富窖藏，不但令人高深莫测，更心中惶惶，天知道你用什么手段弄来的？那些金银一定沾满了无数无辜者的血泪，那些死者的家属，不需要这种血腥钱。”

“晁老弟，人死不能复生……”

“你也休想活命！你别指望遁回武昌收拾残局，准备东山再起。”晁凌风向前逼进：“你走后，一群鬼面人以雷霆万钧的声势，掘掉你五处秘站的根。你侄儿鬼神愁柏寒秋、毒郎君欧阳炎、阴风客上官奇、厉魄毛炳等等凶徒，一个也逃不掉，你回去只有一条路好走：向官府投案。走吧！我带你走，我不想杀你，毕竟我不是执法人，你必须上法场。”

“我……我发誓，毒杀旅客的事，不是我的主意。”他仍图作最后挣扎：“那……那件事你……你也有责任。”

“什么？我有责任？理由何在？”

“是的，你也要负责。本来我策划了三件妙计，第一……”

“绑架金狮宋斌的亲友？”

“第二是绑架龙王帮主的次子，本来已经成功。”就因为你的介入。功败垂成。如果成功了，第三计划就不会实施。所以你有责任……”

“贼王八！你这是什么歪理？呸！老狗，亏你说得出这种混帐歪理来。”晁凌风粗野地破口大骂：“天下间的理都被你歪曲，成了你争名夺利的护身符，哪有半点人样？”

妙手空空突然向侧一窜，飞掠而走。

“哈哈！这老狗真了不起。”身后传来逍遥仙客的震耳狂笑：“大丈夫能屈能伸，大丈夫他当之无愧，难怪能混出非常的局面来，哈哈……”

他不在乎嘲笑，逃命要紧，一跃兰丈，穿林入伏如飞而遁，前面人影幻现，不假思索地一杖挥出，劲道已运足十成，情急拼命。

人影消失，枝叶纷飞，杖及处枝断叶落，打出一条生路来，不管是否击中，狂冲而过。

人影出现在右侧贴身而立，噗一声响，右肋挨了一肘尖。

噗噗声急剧传出，他觉得自己成了一个大铁砧，被三四个铁锤，同时向他锤打，打得他如中雷殛，三五下之后，便气散功消浑身骨肉欲散。

“噢……”最后他惨嚎一声，砰然倒地。

“我要带你到武昌投案。”晁凌风揪起他说：“从你口中迫出六合瘟神的下落。”

“哈哈……桀桀……”他突然反常地狂笑。

“你笑吧！”晁凌风制了他的任脉三处穴道：丹田、七坎、鸠尾。

“我不会跟你投案。”他似乎稳定下来了，恐惧感已经消失。

“你非去不可。”晁凌风将他摆平。

“你休想从我口中，迫出六合瘟神的下落。”

“你会说的。”

“不要太自信，六合瘟神会替我报仇，他会毒死上千上万的人。”

“所以我要找到他。”

“你永远找不到他，他却以找到你。”

“他是个六亲不认的恶魔，你都不敢亲自与他打交道，他不会为你报仇。”

你神通广大，知道他的下落，利用他的表侄请他行凶杀无辜的人，你一定知道他在何处藏匿。一个人有了太多的造孽钱，决不会仍在天下浪迹，他会建一处可以享受的秘窟，你一定知道在何处。”

“不错。”

“所以你要招供。”

“不可能了，阁下。”

“天地间没有不可能的事。”

“哈哈！我吞下的毒药要发作了……呃……”

晁凌风急急扣住了他的咽喉，他的舌头向外伸，一双怪眼睁得大大地，脸色渐变。

“糟！他……”晁凌风惊叫。

“他手下有毒郎君做爪牙，有香山毒叟撑腰，备有自杀毒药，该是正常的事。”一旁出现的逍遥仙客苦笑：“来不及了，小伙子。”

晁凌风颓然放手，妙手空空气息已绝，脸色死灰泛青，一代枭霸，含恨而终，死不瞑目，伸手一按妙手空空的眼睛，大姆指轻扣牙关，片刻，手挪开，妙手空空的怪眼已经闭上了，舌头也缩回口中，口也闭合了。

“完了，到何处去找六合瘟神的下落？”晁凌风沮丧地说。

“回武昌。”逍遥仙客说。

“回去能找得到线索？不如到李端公的家，去向他的亲友找线索……”

“连李端公都不知道，他的亲友会知道吗？回武昌找天绝谷主，错不了，他的消息灵通得很。”

“什么？找天绝谷主？”

“是呀！那些鬼面人，就是天绝谷的人。”

“但是……我又不认识他们……”

“总该试试，对不对？”

“好吧！也只好一试了。”

他们仍然在鸿宾店落脚，逍遥仙客回到自己的庄院处理事务。

晚膳设在这一进的客院雅室中，四位侍女张罗吃食。飞燕杨娟的伤势已经痊愈，显得灵秀温婉，往昔的英风媚态，早已消失无踪。一个有决心改变自己的人，就可以克服困难。

“魔鸢要在近期内，仗剑在江湖行道。”晁凌风信口说：“以她的武功才华，扬名立万是弹指间事。小娟，你是不是感到心动？”

“我才不羡慕她呢！”杨娟白了他一眼：“好像那天荆门山庄的饯别宴上，你似乎要同意她所提的鸢燕双飞，为武林添佳话计划，你是什么意思？”

“我似乎？似乎两字是不是莫须有？”他笑笑：“我若有意思，上次就答应她了。”

你这只飞燕，已把江湖搞得风风雨雨，再加上一只魔鸢，不天下大乱才怪。说实话，我希望她不要仗剑出来行什么道。我不知道用剑来行道能代表些什么，道是剑呢？抑或是道需要剑来行？”

“凌风，你不放弃追凶，不也是行道吗？”

“不是的，我认为这是理。道，是道路。道字从首，从走。意思是说，要正正当当领先往前走，往正确的道路上走，是顺乎自然的法则，没有强迫性的约束。而理，是有明辩性的，黑白曲直必须分明，必须有正确的认定。”

六合瘟神为了五千两银子，而昧着良心毒杀一船人，他这样做是不对的。我是船上的乘客之一，总算机警福大，幸而逃过大劫，我必须让他明白他是理屈的一方，他必须偿付理屈所造成惨案的代价，免得他一直认为自己的行事理所当然，继续残害他人。如果不牵涉我，我无法知道内情，我就不会多管闲事，但我是当事人，知道我是理直的一方，必须把这件事弄个是非分明。”

“六合瘟神是人见人怕的恶毒凶魔，江湖的高手名宿没有人敢找他，你……”

“我敢！糟的是我没有他的线索。逍遥仙客自称是无所不知的妖仙，他说武昌已找不到天绝谷的人了，要我等他的消息，天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你可以去找呀！”

“我从来没和天绝谷打过交道，怎么找？景庄主那些人讳莫如深，诡称不曾与天绝谷的人接过头，连他们都不知道，我算老几？唉！烦人。”

“你知道我有亲友。”

“不错，我见过一位自称宗老的人，他说是你的长辈，三昧真火的火候不差。”

“仅是不差而已？”姑娘笑问。

“我无意对你的尊长无礼。”晁凌风苦笑：“老实说，宗老比冷剑高明不了多少，三昧真火还克制不了冷剑的元神御剑，仅稍占些上风而已。我与冷剑交过手，也知道他的底细。”

“你胜了？”

“差不多。”

“他希望见你。”

“谁？”

“你说的宗老呀！”

“他……他……你知道他要说什么吗？”

“你知道的。”姑娘红云上颊，回避他的目光，羞态可掬，显然她知道宗老逼晁凌风表示意见的事。

“小娟，给我时间。”他突然捉住姑娘的手握得紧紧地：“让我们双方深入了解对方。我们是共过患难的好朋友，是不是？”

“是的。”

“我们要结伴遨游五湖四海，是不是？”

“是的。”杨娟含蓄地说，与往昔不可一世的表现迥然不同。

“希望在你的心目中，我不是一个乏味的、无趣的人。好，我去见他，同时向他道谢。”

“谢什么？”

“上次在鸚鵡洲，他带了八个人突然出现，揭破八极灵官情急召援的事。他知道妙手空空那些人见机撤走，等于是提早逼八极灵官露出叛徒面目。”

宗老就住在对街的悦来老店，那是颇有名气的客店。踏入第三进的客院，便看到那位相貌老丑的青衫客，这人在院子里活动手脚，看到晁凌风善意地笑笑，并没启口打招呼，笑完适自拉开马步打一趟太祖长拳，颇具功力火候。

晁凌风一怔，原来这位制了丧门恶煞的青衫客，是宗老的人，显然宗老一直就派人在他附近留意动静，也许是负责暗中保护杨娟的。

“前辈请了。”他客气地抱拳打招呼：“请问宗老可在？”

“西厢。”青衫客停止打拳，向西厢一指：“进去就可以看到他了。”

“谢谢。”

“不客气。”

西厢有座小院子，果然看到宗老坐在廊下的茶座品茗，附近冷清清，没有其他的人。

“过来坐，茶刚沏好，喝一杯，别站在那儿像个傻蛋。”宗老笑吟吟地说。

“打扰宗老了。”

“小子，想通了吧？”

“无所谓想通。”他也笑说：“我说过的，小娟是位好姑娘，我们是共过患难的好朋友。我邀请她一同进游天下，第一站是出东海，宗老想必不反对吧？”

“出东海有事吗？”

“没有，看海，看海上的雄壮襟怀，找三神山。”他兴趣来了：“南京龙江船行的东主，追云拿月杨震寰，是家师的俗家师弟，他有二十余艘海舶，专走海路往返两京……来往南北运货……”

“且慢。”宗老突然阻止他往下说：“追云拿月杨震寰，很少与江湖人士打交道，地位很超然，手上的功夫非同小可，但很少听他与人争强斗气，他是你的师叔？”

“不但是师叔，也是我的表舅。”

“哦！难怪。”

“难怪什么？”

“难怪你这小子武功深不可测，追云拿月的武功根底，知道他的人就没有几个，知道他功臻化境深藏不露的人更少之又少，我是其中的一个。”

“宗老是……”

“你到南京见你表叔，提一提宗棠老哥向他致意，你到时候便会知道我是谁了……”

“宗老，你怎么突然变成了婆婆妈妈？你一说，岂不是会一清二楚吗？小姐不是姓杨……”

“她并不姓杨，杨是她娘的姓，我最好别先告诉你。好，我同意她与你游东海。小子，你要明白，女孩不像男人，男人五十岁更成熟神气，女人一到五十就成了老太婆，你明白我的意思？小娟十五岁就在江湖闯荡，表面放浪形骸，骨子里却在留心江湖动静，才能消息灵通，用心良苦，所以我才能对江湖情势了如掌指。可能她与你年岁相若，所以……”

“我……我明白，宗老，在我家乡妻子比丈夫大三五岁平常得很，何况小娟不可能比我大，你操什么心？”晁凌风大笑：“这可不是你这做长辈的人该说的话。小娟要我来向你老人家请教……”

“有关六合瘟神的下落？那丫头心急，要不得。”宗老摇头：“她希望你赶快了断三江船行的事，急着要你带她游东海。小子，我反对你去找那老毒魔。”

“这……”

“老毒魔凶残恶毒，无与伦比，有至毒的毒物防身，近身三丈的人难逃他的毒手。”

他与仇家照面，所走过的地方，仇家不走则已；走则必定中毒而死，

连他自己也没有几个灵光的解药。哼！我能让你去找他？”

“我不需走他走过的地方，也无需接近他三丈以内。”晁凌风固执地说；
“我会逼他来找我，我会在三丈以外杀他，甚至在百步外杀他。”

“什么？你……你吹牛也该有个谱。”

“请相信我，宗老。”他郑重地说：“对付这种凶残恶毒的人，我反而有必胜的信心。反之，我很可能栽在……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手下。只要我心生警觉，想计算我的人不会如意的。”

“这个……”

“不告诉我，我会踏遍天下找老毒魔了断，小娟也将辛辛苦苦，可可怜地跟在我后面走天涯。”

“你……小子，是勒索吗？可恶！你……”

“就算是勒索吧！”他怪笑：“你不希望小娟受苦？说啦！我听觉很灵敏的，小声说不要紧。”

“你赢了，小子。”宗老又好笑又好气地说。

府城东面十余里有座洪山，山很小，所以也称小洪山。云梦与襄阳之间，则有一座大洪山，山真大，峰岭上百，周围千里，有些地方人迹不至，北面与桐柏山接壤百峦千峰形成山区蔽地，也是亡命者的逃遁藪，豪霸强盗的垛子窑所在地。

山径窄小，鸟道羊肠，人在山里走动，走上三四十里不见人烟。有些小村落隐藏在山助深谷里，除非是熟人，不会走上这种小村的山径。

晁凌风只带一只比百宝囊稍大的革囊，从京山的北面入山，出城二十余里，便进入一处河谷，通过一座面水的歇脚亭，他看到亭中坐着一个村夫打扮的人，正在用砾石细心磨着砍柴刀，对过往的行人毫不在意，连头也不抬，专心地磨着本来就很锋利的砍柴刀。

晁凌风也不加理会，大踏步昂然而过；

村夫朝他逐渐去远的背影瞥了一眼，然后长身而起，本来平平凡凡的怪眼中，涌起冷电似的光芒，冷哼一声，收起了砾石。

刚要举步出亭，猛地倏然转身，刚从刀匣中取出砍柴刀，却又僵住了。

亭侧，鬼魅般的站着三位青袍人，中间那人正是宗老，意外地佩了一把古色斑澜的长剑。以往，他从不公然佩剑，即使在鸚鵡洲群雄大会时，也不佩兵刃出现。

“呵呵！是你。”宗老大笑：“怎么，做起樵夫来了？大概是发财发腻了，想回归自然重享山林之福啦！”

“郝……郝谷主，你怎会跑到这地方来了？”樵夫显得不胜惊讶：“不会是找地方重建天绝谷吧？”

“我不能来吗？呵呵！我知道，这地方是绝地，天地不容的所在。”宗老仍然怪笑：“天绝谷不会再重现世间了，人老了，难免要改变的。江湖道上，年轻的一代人才辈出，天绝谷已经吓不住这些年轻后彦了，何苦再现世？田兄，你怎么替怡园做起看门的人来了？”

“没地方好混呀：我五年前投靠怡园的，闲着也是闲着，总得找些事来打发日子呀！”

“哦！谷主是追踪那小辈来的？”

“不错。”

“是何来路？居然劳动谷主亲自出马，他……”

“他叫晁凌风。”

“晁凌风？没听说过，是哪一位高人的门下？”

“你不知道？早些日子，詹老魔从武昌得意返园，大概一直就闭门享福，未留意他走后的变局了。”

“是的，詹老哥也上了年纪，在江湖走动一遍之后，返园休息一段时日，懒得再过问山外的事。谷主与那姓晁的小辈……”

“呵呵！田兄是不是要发信号？”宗老顾左右而言他：“怡园就会派人出来收拾前来闯山的人！田兄，不要发信号。”

“这……为什么……这……”樵夫听出警兆，立即戒备。

“晁凌风是郝某的晚辈，我很爱惜他，他是来找詹老魔讨债的，你说该怎么办？”

“谷主，请听我说……”

“有什么好说呢？”宗老笑笑：“你不能为人谋而不忠，唯一的办法是各行其是各尽其责。你还要发信号吗？”

“你说过，各尽其责……”

“很好，很好。”宗老向同伴挥手：“打发他。”

柴刀立下门户护住了身前要害，田兄的神情相当不稳定。徐徐向河滨退移。

“得罪了！”雷霆使者沉叱，踏出一步左手疾扬。

田兄猛地飞跃而起，后空翻远出三丈。只要一着地再跃一次，就可以跳落河中。

三枚晶亮沉重的奔雷镖，发出隐隐殷雷似的破风声，接二连三飞出，快得肉眼难辨。

田兄的身形向下翻落，晶芒恰好挟风雷而至，砍柴刀狂急地拍击，连一枚也没拍中，连贯入体。任何精纯的内功，也挡不住这种专破内家气功的霸道暗器，田兄砰然翻落挣扎。

“走！不要接近，免得小家伙发现。”宗老向小径举步：“他若知道咱们跟来，会生气的。”

小山谷的谷口，树立一座牌楼式的木栅门，匾额上刻了两个大字：怡园。

晁凌风站在没有建有门的木栅前，不住打量四周的形势，片刻，开始从革囊取出油布、火折子等物，找根枯枝缠上干草，再加上油布。

“吱！”一声轻响。火折子的火刀擦击火石，火星溅出，引燃了火媒，撮口一吹，火焰上升。

栅内右方的矮树丛中，跳出一名大汉。

“你干什么？”大汉沉喝，举起了手中的虎尾纹奇形喷筒。

“放火。”晁凌风笑笑说：“不久，整座怡园与山谷便会成为一方火海，老兄反对？”

“该死的混蛋！”大汉大骂：“胆大包天竟敢在这里放火，你死吧……”

嘭一声响；喷筒喷出一股青蓝色的毒汁，以三尺径的汁网，向晁凌风喷去。

人影突然消失，出现在大汉身侧，一把扣住了大汉的颈背，另一手拍

飞他手中喷筒。

“你把话带给六合瘟神詹老毒魔，告诉他武昌李世鸿的事犯了。”晁凌风厉声说：“我在此地等他了断，他如果不出来，我就火化了这座山谷，记住了没有？”

“我记……记住了……”大汉嘎声答。

“我等片刻，他最好在火起之前出来。走！”

大汉一面狂奔，一面发出长啸。

年过花甲的六合瘟神并不显出老态，甚至头发还是黑色的，生了一张朴实面孔，令人难相信他是一个凶残恶毒的一代毒魔。他亲自领了八名中年彪悍大汉，挟了他的活招牌紫金蟠龙手仗，掠走如飞抢出谷口。

晁凌风站在木栅口，手中有一根三尺六寸长的木棍，留了一段横枝，便成了一根手钩，与他初次出现在咸宁道上，所持用的如意竹钩杖有点相似。

小径前面三丈左右，地上排列着九块鹅卵石，其大如拳，三列排成九宫格，径大三尺见方。

“不要超越石堆，詹老魔。”晁凌风在对方到了五丈外，才发出沉雷似的暴喝，山谷为之应鸣，似乎草木也为之簌簌撼动，令人感到耳膜欲裂，脑门发晕。

六合瘟神浑身一震，脚下一顿。八名中年大汉大叫一声，双手托头乱蹦乱跳，丢掉挟着的奇形喷管，几乎摔倒，惊骇莫名，然后蜷缩着、叫嚎着，倒了一地随即昏厥。

“咦！你是……”六合瘟神吃惊地叫，不为喝声所撼。

“是我，有点面熟，是吗？”晁凌风沉声说：“我也依稀看出你这双怪眼，似曾相识。我是三江船行下行客船的乘客，也是唯一幸而逃命的人。阁下，我该叫你李世鸿呢？抑或是六合瘟神詹无极？”

“不可能。”六合瘟神怪叫：“五十具尸体，老夫数得一清二楚，决不可能的！”

“可是，数是不可靠的，你太过自信，没有一一查验，对不对？”

“你真是……”

“半点不假，我是唯一幸存的旅客，所以我出现在这里，要将你带往武昌投案。另一个凶手，五湖水妖已经落案，育龙帮已因此宣告解散，只等你了。”

“你混蛋！你是什么东西？知道老夫的名号，依然敢一个人前来送死，老夫要将你化骨扬灰……”六合瘟神一面说，一面阴森森地向前接近。

“我知道你的厉害，所以不容你接近三丈以内，你最好不要超过地下的石阵，记住，我已经警告过你了。詹老魔，你很喜欢金银，为了五千两银子，你竟然失去人性，毒杀五十个人。我带了一百两银子，是准备给你的。”

“五十个人算得了什么？这世间人太多了，最好成千上万杀掉，可以节省许多粮食。”六合瘟神乖戾地说，在石阵前站住了：“你这几块石头，称之为石阵？别笑掉老夫的大牙了，你以为你在玩儿戏吗？”

“那确是石阵，每块石头纵横间隔一尺，九为数之极，极数有一种神奇的毁灭或重生的力量，只要加上外力驱动，接近的人必有两种结果：毁灭，或重生。”晁凌风从革囊中掏出一锭十两装的纹银亮了亮：“我带来十锭银子给你，但你必须凭本事接住。接得了，我允许你超越石阵，与我面对面公平

地生死一决，我会冒中毒的凶险和你了断。

接不住，你输定了。”

“什么玩意？哼！居然有人敢在我六合瘟神面前，说这种骗小孩的话。”六合瘟神向前迈步：“老夫练气五十年，十两银子还不配替老夫掸灰尘……哎……”

石阵前缘的中间鹅卵石，突然不可思议地飞起，太快了，即使全神注视，也无法看清。

远在三丈外的晁凌风，脚平分宽与肩齐，宝相庄严，眼中有奇异的光芒射出，从双手支棍的手上可看出用力的线条，眼中有奇异的光芒凝聚在六合瘟神的身上，眼神极为怪异。

飞起的石块，击中六合瘟神的小腹，传出沉重的打击怪响和石块爆裂声。六合瘟神在惊叫声中，暴退八尺，左手按住了小腹，脸上有强忍痛楚的表情流露。

“你……你在搞什么鬼？”六合瘟神骇然问：“石……石块下埋……埋了炸药？”

“我又不是白痴，为何要告诉你？”晁凌风阴森森说：“不听警告的人，必须受到应得的惩罚。”

“老夫却是不信邪。”六合瘟神怒叫，伸杖飞跃而起、直上两丈，要从石阵上空飞越。

“噗噗！”两声怪响，又有两块鹅卵石飞起在上空击中六合瘟神的右大腿和左鞋底。

“哎呀！”六合瘟神厉叫，半空倒空翻飘落原地，屈右腿挫倒，脸色突然变得苍白失血。

鹅卵石坚硬无比，也被六合瘟神的气功反震成碎屑，但老毒魔也禁受不起打击的彻体神奇劲道，双方皆用了全力，功深者胜。

“你过不来的。”晁凌风冷笑：“我不许你接近至三丈内洒毒。你已经牵动气机，损了两成元气，再挨三两下，就会气散功消，石块可以贯入你的躯体了。”

六合瘟神激怒得快要疯了，大吼一声，挫身冲进，蟠龙手仗贴地扫向剩下的六块鹅卵石，不可思议的异象第三次发生，杖一近石，石便先一刹那飞起，循杖飞升，一闪即中，共有三块鹅卵石飞起。

这三记挨得更沉重，右腋、右肋、胸下三处全中。这次鹅卵石碎裂的程度减弱，已经不是碎屑，而是裂成七八片，老毒魔的气功反震劲道，快接近强弩之末啦！

六合瘟神连退了七八步，直不起腰来，浑身痛苦地抽搐，头脸直冒冷汗。

“差不多了，你又损耗了两成先天真气。”晁凌风大声说：“你非常了不起，柏大空没能把你请在身边做护法，这是他最大的失策，天地间能制你的人没有几个，你足以横行天下。”

六合瘟神调和呼吸，蓦地一声长啸，先斜跃出路旁，再折向反扑，避开小径的石阵，挥杖疯狂地向晁凌风冲去。

“啪！”银锭破空化虹而至，击中了前伸的蟠龙手仗，手杖断裂尺余，震散出一阵灰汁腥雨，掉落三枚灰蓝色的四寸小毒钉，银锭也碎了。

“啪！噗！噗！……”暴响似连珠，银锭接二连三电射而出，击中人体

的异响相当惊人。

五锭银子。倒有三锭击中了六合瘟神的胸腹，两锭被杖击碎，蟠龙手杖也成了两尺余长，内中既无毒汁也无毒钉的废物。

晁凌风退了两丈余，保持三丈的距离以策安全。

“嗯……”六合瘟神蹲在地上呻吟，快要受不了啦！

“还有五十两。”晁凌风咬牙说：“为了五千两银子，你毒杀了四十九个人，用血腥的人命钱，来供你在此地建造怡园享福，你不死，天道何在？”

“你……你永远要不了我的命。”六合瘟神从原路吃力地退走，一步步后退：“我在怡园等……等你，你难越雷池一步……”

“真的？”

“老夫的怡园，可以毒死千军万马，可以……”

“你看。”晁凌风向谷中一指：“我知道你的怡园栽满了毒草怪树，洒满了铅石奇毒，就算你死了，一百年之内，这地方仍可置人畜于死地，所以，我不能让它留下来为祸人间。”

栅内五六十步，小径两旁的草木丛中，升起十余柱青烟，火起了。

原来堆集了十二堆枯草干枝，中间各点了十二枝蜡烛，烛渐渐矮短，最后燃及靠近烛的枯草，计算得十分准确，这是行家定时纵火的妙术。

“你这个小王八蛋，你……”六合瘟神狂叫，向青烟升起处狂奔，强忍住痛楚，要将火扑灭。

晁凌风不从对方奔走的路线追逐，向侧绕走，速度比六合瘟神快十倍，一眨眼便到了左侧方三丈。

“接银子！”

噗一声响，六合瘟神的左肋挨了一击，没接住，砰一声向右摔倒。

“噗！噗噗噗！”后四锭银子，把六合瘟神打得满地乱滚，滚入路旁的草丛狂叫挣扎。

晁凌风的棍钩，突然凌空飞出，原来柄部系了一根三丈长的牛筋索，棍钩成了链钩。

一声怒吼，棍钩勾住了六合瘟神的腰带，在晁凌风的怒吼中，被钩飞而起。

噗一声巨响，飞贯在三丈外的一株大树干上，枝叶摇摇中反弹落地，这一贯要了老毒魔半条命。

钩再次抡起，再钩。第一次没钩中，第二次钩住了六合瘟神的右腿，一拉之下，右腿骨折。

棍钩不断钩落，十余次之后，六合瘟神手脚骨折，身上也出现不少伤口，已是气息奄奄，成了一团死肉，只能呻吟扭动，快要面目全非了。

由于棍钩是斜直的，所以有打击的功能，最后一击，形成斜钩的横枝，硬贯入六合瘟神的小腹，可知老毒魔早就气散功消了。

“哎……小王八蛋你……”六合瘟神含糊地叫骂，几乎难以听清了。

晁凌风拉紧牛筋索缠牢在草中，静静地注视老毒魔片刻。

“柏大空为名，你为利，最后终于为名利而道报。”他喃喃地说：“名利本身不会害人，害人的是人自己本身的欲望；在你们名成利收之前，不知有多少人死在你们手中，你们实在该死。要怪我，你们向阎王告我吧！”

他转身大踏步走了，火已燃及树林，正以奇速向四周蔓延，树枝爆裂声渐来渐紧。

后面里外，小径绕过一处高冈，冈上下来了十几个人，其中有飞燕杨娟，魔鸢景春莺也赫然在内。

阴盛阳衰，其中六名侍女，有两位是景姑娘带来的。

宗老不在，老人家不想出面。

“凌风，你在下面玩什么把戏？”杨姑娘兴奋地笑问：“好像你们并没交手，是怎么一回事？”

“在捉迷藏，好玩得很。”他笑笑：“你怎么不在城里等我？该打。哦！景姑娘怎么也来了？”

“我能放心呀？”杨娟幽幽一叹：“想起老毒魔我就心中发冷，要不是景小妹拉住我，我早就下去和你并肩应劫了。凌风，但愿以后不再有打打杀杀的事发生。”

“我是从武昌得到消息，十万火急赶来的，心想也许你用得着我。”景春莺说：“但一看你并没有接近老毒魔的意思，我知道这里用不着我了，所以也拉住娟姐，免得娟姐乱了你的心神，我做对了吗？”

“谢谢你，景姑娘。”晁凌风一面含笑道谢，一面亲热地挽住了杨娟的纤手：“任何人现身，都会让我陷入险地。小娟，回去再罚你。如果我所料的不差，宗老他老人家一定也来了，他呢？”

“走了。”杨娟喜悦地羞笑：“你是神鹰，他很放心让我伴你遨游天下。喂！要不要鸢燕双飞？景小妹对鬼蜮江湖极感寒心，从此不谈江湖事，你欢迎吗？”

景春莺红云上颊，连粉颈都红了，用满怀希望的绵绵目光，偷偷地注视着他。

“那不是我该管的事。”他笑笑：“火快烧到此地，这里没有我们的事了。”

——全书完——

